學術經典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

梁啓超

東方出版社

为了向读书界再现
民国时期中华学术的灿烂景观，
为了帮助人们
深层次地思考
中西文化的差异，
为了能站在新的高度
承继中华文明的传统，
开启面向21世纪的思想学术未来，
我们隆重推出
这套反映民国时期重要学术成果的
大型文库

——**民国学术经典文库**

學術經典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民国学术经典文库·



東方出版社

本书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编校再版

责任编辑:孙　涵
特邀编辑:傅　刚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任宗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文学史类丛/
薛德震主编)
ISBN　7-5060-0709-6
Ⅰ.中…
Ⅱ.梁…
Ⅲ.①韵文-文学研究-中国 ②韵文-文学史-中国
Ⅳ.I207.2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ZHONGGUO　ZHI　MEIWEN　JIQI　LISHI
梁启超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135千字　印数:1—6,800册
ISBN　7-5060-0709-6/I·63　定价:15.50元

编选说明

从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清王朝统治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38年，史称民国时期。与政治经济衰败不相对称的是民国学术大放异彩，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继承、整理，西方文化高强度地影响着当时学人的思维和视野，一时间著述兴盛、流派纷呈。为保存、借鉴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促进当今学人在更高层次上研考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及西方文化的交接融合，同时使民国学术著作的出版更见系统性，我们编选了这套《民国学术经典文库》。考虑到作品本身的学术价值、时代学术发展轨迹和现今出版状况，我们的编选工作按如下要求进行：

1. 入选范围为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中国学人发表的重要学术著作；个别作品虽初版于辛亥革命前（如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

清宣统二年，即1910年），但时限接近，且影响主要发生在民国时代及以后，故酌情选入。

2. 一些入选范围内的著作其学术地位虽很重要，但有近年出版的简体横排单行本，查找较为方便，故只酌情收选。

3. 选收进本文库的作品，原多为繁体竖排本（少数作品在收入作者个人文集时改成了简体横排），现统改为简体横排本。

4. 个别作品的编校参考，吸收了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同致谢忱。

5. 一些书原版中的外国人名、地名、书名等，译法与现在通用译法有别，为存原貌，不作更动；"的、地、得"等副词用法、异体字、通假字等，一仍其旧；标题层次也多与原版本近似。原版的个别印刷错误，本次编印时作了修订。

6. 个别著作的一些观点、提法等，明显带有时代局限性，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本次出版，极少删改。相信读者会用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取其有用，舍其不足。

编选这样较大规模的学术文库，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海内外专家读者指正。

1995. 12. 20

序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专制政体被推翻了，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历史进步。在文化学术方面，儒学独尊的局面也相对地被打破了，因而学术思想呈现了相当活泼的景象。同时西方学术思想不断涌进，人们的思路也比较开阔，于是哲学、人文科学方面思想相对自由。当时国势危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虎视眈眈，一再挑衅，更引起了学者的爱国保国的忧患意识。有些学者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专心学术，因而也做出了一些学术成果。

当时许多学者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作风，考据比较精审，析事论理，力求准确。也有些学者对于宋明理学有较多的了解，对于深邃的义理有较深的体会。自清末以来，西学东渐，西

方学术传入中国，受到重视，许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西方的治学方法，致力于中西学术的会通与融合，因而达到了学术研究的较高水平。

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史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是充满了内忧外患的时期，但是当时的学术界确实出现了很多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著作。民国时期的学术著作，有许多现在已买不到了，而实际上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东方出版社有鉴于此，计划编印一套能反映民国时代学术成果的系列文丛，搜集这段时期文史哲名著，汇为"典籍文库"，以简体字排印。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东方出版社的编辑部同志征求我的意见，并邀序于予，于是略述民国时期学术的价值，作为序言。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论

韵文之兴，当以民间歌谣为最先。歌谣是不会做诗的人（最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并无意要他流传。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所以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几千年不废。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专门诗家的诗而上之。

诗和歌谣最显著的分别：歌谣的字句音节是新定的，或多或少、或长或短，都是随一时情感所至，尽量发泄，发泄完便戛然而止。诗呢，无论四言、五言、七言，乃至楚骚体，最少也有略固定的字数、句法和调法，所以词胜于意的地方多少总不能免。简单说，好歌谣纯属自然美，好诗便要加上人功的美。

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只要歌谣不要诗，因为人类的好美性决不能以天然的自满足，对于自然美加上些人工，又是别一种风味的美。譬如美的璞玉，经琢磨雕饰而更美；美的花卉，经栽植布置而更美。原样的璞玉、花卉，无论美到怎么样，总是单调的，没有

多少变化发展。人工的琢磨雕饰栽植布置，可以各式各样月异而岁不同。诗的命运比歌谣悠长，境土比歌谣广阔，都为此故。后代的诗，虽与歌谣画然异体，然歌谣总是诗的前驱。一时代的歌谣往往与其诗有密切的影响，所以歌谣在韵文界的地位，治文学史的人首当承认。

歌谣自然是用来唱的，但严格论之，歌与谣又自有别。《诗经·魏风·园有桃》篇："我歌且谣。"《毛传》云："合乐曰歌，徒歌曰谣。"然则有乐谱者谓之歌，无者谓之谣。虽然，人类必先有歌而后有乐，凡歌没有不先自徒歌起者。及专门音乐家出，乃取古代或现代有名的歌谣按制成谱。于是乎有合乐之歌，则后世所谓乐府也。

诗并不是一定用来唱的，"不歌而诵"的也是诗之一体。但音乐发达的时代，好的诗多半被采入乐，几乎有诗乐合一之观。《史记》说："《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大抵三百篇里头，除三《颂》或者是专为协乐而作诗之外，其余十五《国风》多半是各地"徒歌"的民谣；二《雅》则诗人所作"不歌而诵"的诗，自孔子以后，却全部变成乐府了。后世乐府，其成立发达的次序，大概也是一样。

乐府之名，起于西汉。《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官名)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几句话叙乐府来历，大概是不错的。但有当注意的一点，当时是采歌谣以入乐府，并非先有乐府而后制歌谣。大抵汉代乐府可大别为二类：其一，《郊祀》《房中》诸歌，歌词与乐谱同时并制，性质和《诗经》的三《颂》略同；其二，即乐府所采之民谣，

其中大半是“徒歌”，而乐官被之以音乐。《铙歌鼓吹曲》之《朱鹭》、《思悲翁》……等十八调，《横吹曲》之《陇头》《折杨柳》……《相和歌辞》之《鸡鸣》《乌生八九子》《陌上桑》……等皆是也，看第三章性质和《诗经》的十五《国风》略同。汉乐府属于第二类者盖十而七八，此类乐府，大率采各地方之诗，而还被以各地方之乐，（注一）但后来有其诗而亡其谱，音节之异同，久已无考了。

汉代乐府，谅来都是能唱的（最少也可以徒歌），所以和普通的诗可以划然分出界限。魏晋以后，用乐府的调名来做五言诗的题目，虽号称乐府，已经和“不歌而诵”的诗没有分别了。此如《三百篇》与乐相丽，汉以后的四言诗便与乐相离；宋词与乐相丽，元明词便与乐相离；元明曲与乐相丽，近人曲便与乐相离，虽时代嬗变不得不然。然而名实之间，却不可含糊看过。要之乐府一体，自西汉中叶始出现，至东汉末年而消沈，乐府在汉代文学史的地位，恰如诗之在唐，词之在宋，确为一时代之代表产物。过此以往，虽继续摹仿者不少，价值却完全两样了。

南北朝以降，摹仿汉乐府的作品，已并吞在五言诗范围中。但其时却另有一种类似乐府之短歌谣，其格调和当时诗家的诗大有不同。把几个时代这类作品比而观之，可以见出数百年间平民文学变迁的实况。

本卷所叙录，以汉乐府为中坚，而上溯古歌谣以穷其源，下附南北朝短调杂曲以竟其委，魏晋后用乐府调名标题诸作，则各以归诸其时代之诗，不复在此论列。

（注一）《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

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歌诗》一篇、《雒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诗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可见当时乐府,以地为别。又别有所谓“声曲折”者,则乐谱也。

第一章　古歌谣及乐府

第一节　秦以前之歌谣及其真伪

歌谣既为韵文中最早产生者，则其起源自当甚古。质而言之，远在有史以前，半开化时代，一切文学美术作品没有，歌谣便已先有。试看现在苗子，连文字都没有，却有不少的歌谣。我族亦何独不然？虽然，古歌谣发达虽甚早，传留却甚难，不著竹帛，口口相传，无论传诵如何广远，终久总要遗失。何况歌谣之为物，本是当时之人自写其实感，社会状况变迁，情感的内容亦随而变。甲时代人极有趣的作品，乙时代人听起来或者索然无味。现代欧美一时流行的曲子，过了几年便无人过问者往往而有，况于一千几百年前的古歌？想他流传不坠，谈何容易。现在古书中传下来这类古董，也有好十几件，我们虽甚珍惜，却有审查真伪的必要。

最古之歌谣见于经书者，有帝舜与皋陶唱和的歌：

股肱起哉，元首喜哉，百工熙哉。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右歌见《尚书·皋陶谟》，在我们未能把《皋陶谟》的编辑时代从新考定以前，只得相信他是真。那么，这三首歌便是中国最古的古歌，距今约四五千年了。但即令是真，也不过君臣谈话之间，用韵语互相劝勉，在情感的文学上，当然没有什么价值。

《尚书大传》也载有性质略同的三首歌：

卿云烂兮，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顺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贤善，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

这三首歌，就诗论诗，总还算好。第一首且已采作国歌了，但以文学史的眼光仔细观察，这诗的字法、句法、音节，不独非三代前所有，也还不是春秋战国时所有，显然是汉人作品。《尚书大传》相传是伏生作，真否已属问题，就算是真，伏生已是汉初人了。据说第一首是帝舜倡，第二首是八伯和，第三首是舜载歌，显是依傍《皋陶谟》那三首造出来的无疑。

此外还有什么帝尧时代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见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什么帝舜的《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见晋王肃的伪《家语》。娘家的来历先自靠不住,更无考证之余地了。伪《列子》有尧时《康衢歌》四句,全钞《诗经》。此外各书还有尧舜时歌数篇,皆无征引之价值。

《离骚》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据此,则夏代的歌,战国时或尚有传闻,但其辞当已久佚了。枚赜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篇因此造出五首诗来,近人久已知其伪,不必辨了。要之夏代歌诗,一首无存。无已,则《孟子》书中有晏子所引夏谚:"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或算得是夏代仅存的韵语。《孟子》这书固然不假,但他根据何经何典,是否春秋战国时人依托之作,我们却未敢轻下判断。

殷代歌诗,传者依然很少,《商颂》五篇,是否有殷遗文在内,抑全属周时宋人之作,已属疑问。此外见于《史记》者有殷末周初之歌两首:

箕子《过殷墟歌》:

《史记·宋世家》:"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司

马迁释之曰:"所谓狡童者,纣也。"

伯夷《采薇歌》:

《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黄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史记》固然是最有价值的古史,但所记三代前事,很多令人怀疑之处。这两首歌我们不敢说一定就是原文,但周初诗歌,《三百篇》著录已不少,其有流传之可能性甚明,然则这两首歌,大概也当可信。歌中文辞之优美,意味之浓厚,不待我赞叹了。

西周和春秋初期的歌诗,当以《三百篇》为代表,此处不再说了。其次,则《左传》所载零碎歌谣及其他韵语还不少,今摘录若干章以觇沿革:

周辛甲《虞箴》襄四年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亡同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辛甲乃周武王时太史，左传不过追述其语。

宋正考父鼎铭昭七年

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予口。

正考父为孔子远祖，在宋佐戴武宣三公，盖□□时人，左传追述之。

右两篇本非歌谣，因其为韵文之一体，见于《左传》，故类录之。

鲁羽父引周谚隐十一年

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

晋士𫍲引谚闵元年

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

晋士𫍲赋僖五年

狐裘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

晋卜偃引童谣僖五年

丙之辰，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奔奔，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

宋筑城者嘲华元讴宣二年

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同腮鸟弃甲复来。

鲁声伯梦中闻歌成十七年

济垣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

鲁人为臧纥诵襄四年

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败于邾。

郑人为子产诵襄三十年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右子产初执政时所歌。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右执政三年后所歌。

鲁人为南蒯歌昭十二年

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 已乎已乎！ 非吾党之士乎！

鲁鸜鹆谣昭二十五年

鸜之鹆之，公出辱之。鸜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鸜鹆跦跦，公在乾侯，征褰与襦，鸜鹆之巢，远哉遥遥，稠父丧劳，宋父以骄。鸜鹆鸜鹆，往歌来哭。

吴申叔仪歌哀十三年

佩玉槃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

卫侯梦浑良夫噪哀十七年

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

右所录并未完备，不过把文学成分较多的摘出来便了。内中最有趣的是嘲华元讴，一群平民一面做工一面唱歌，把对面的人面目写得活现。最奇诡的是浑良夫噪，一个冤鬼被发跳掷的情状，在纸上飒飒有声。

右所录有许多要参考当时的本事，可看《左传》原文，今不赘

录。

我们读这些谣谚，当然会感觉他和《三百篇》风格不同，尤其是后半期——襄、昭、定、哀间的作品，句法是长短句较多，格调多轻俊，藻泽加浓厚，虽彼此文体本不从同，亦可以见诗风变迁之一斑了。《三百篇》中惟“胡为乎株林……”一章与《左传》诸歌谣最相似，此章乃陈灵公时诗，《三百篇》中最晚的一篇了。

周代歌谣见于《左传》以外者尚不少，但真伪问题却大半要当心了。内中时代最早的则所谓□□西王母《白云谣》

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

这首谣见《穆天子传》，说是周穆王上昆仑山见西王母，临归，王母觞之于瑶池，唱这谣送他，穆王还有和章。恕不录。《穆天子传》这部书，乃晋太康三年在汲县魏安厘王冢中，与《竹书纪年》同时出土，书之真伪，问题很杂，若认为全伪，那么便是晋人手笔，若认为真，便是战国人所记，可算中国最古的小说。若谓西周时的穆王真有此事真有此诗，未免痴人前说不得梦了。诗却甚佳，但和《三百篇》风格画然不同，细读自能辨。

次则所谓齐甯戚《饭牛歌》

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

这首诗始见于《史记集解》引应劭，云出《三齐记》。甯戚是管仲同时人，此诗若真，便是孔子前一百多年的作品了。但我们当注意者，《吕氏春秋·举难篇》、《淮南子·道应篇》，并详载甯戚饭牛事，但皆仅言其“扣牛角而歌，”并没有载他的歌词。而《后汉书·马融传》注引《说苑》则云：“甯戚饭牛于康衢，击车辐而歌硕鼠。”今本作歌顾见，字形近而讹。高诱《吕氏春秋》注亦云：“歌硕鼠也。”并将《诗经·硕鼠》篇全文录入注中。所歌是否必为硕鼠，虽未确知，但南山白石之篇为刘向、高诱所未见，总算有确实反证。《三齐记》已佚，不知何人所撰，恐是晚汉依托之作耳。又《艺文类聚》及《文选·啸赋》李善注又各载有《甯戚歌》一首，与此文不同。《文选注》那首末句云：“吾将与尔适楚国”，似是因原有歌硕鼠之传说乃将《硕鼠》篇“逝将去汝，适彼乐国”敷衍成文。《艺文类聚》那首，前四句和《三齐记》那首大同小异。末句云：“吾将舍汝相齐国”，似是将那两首改头换面凑成。要之，三首皆不可信也。此诗就诗论诗，原是很好的，若果真，那么便是七言诗之祖。但我敢说这种诗格，决非春秋时所有，摆在东汉乐府里头，倒还算上乘。其实甯戚饭牛事便根本不可信。布衣立谈取卿相，乃战国风气，春秋初期，决无有此事，本是战国游说之士造出来。诗则东汉末伪中生伪。

其次则所谓秦百里奚妻之歌

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贵，忘我为。

此诗见应劭《风俗通》劭东汉末人。百里奚为秦穆公时人，诗

若真，也是春秋初期作品了。但奚以五羊之皮要穆公，本是战国人造的谣言，孟子已经辩过，这诗句法，颇似汉《郊祀歌》，当属汉人依托，诗亦寡味。

其次则伍子胥自楚亡命时，渔人救之，作歌：

日月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

日已夕兮，余心伤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且急兮将奈何。

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

此歌见东汉袁康所著《吴越春秋》。这部书为半小说体的，所载事迹，我们未敢全信，但此歌尚朴，与《左传》所载春秋末歌谣还不甚相远，姑且算他是真的罢。《吴越春秋》还载有伍子胥《河上歌》、《申包胥歌》、扈子《琴曲》、《越王夫人歌》、《采葛妇歌》等，皆一望而知为汉人手笔，因此我连这首《渔父辞》，也不能不有些怀疑。

次则《论语》所载《楚狂接与歌》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此歌见《论语》我们当然该相信。但据近人崔适的考证，则《论语》末五篇之真伪还有问题。内中曾否有战国人窜乱，尚未可定。《庄子·人间世》篇亦载此歌而其词加长，末段有："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郤曲，无伤吾足"等语，似是从《论语》衍出。

《庄子·人间世》篇载有孟子反、琴张吊子桑户歌云："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尔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三人皆孔子时人，孟子反即孟之反，子桑户即子桑伯子，俱见《论语》。琴张见《孟子》，似是孔子弟子。但这首歌大概是庄周寓言代撰，未必为孔子时作品。

次则有孔子所闻的《孺子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此歌见《孟子》，且述有孔子赞美解释之词，我们应认为真。

孔子最爱唱歌，我们在《论语》和别的书里头，处处可以看出。《论语》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然则不哭之日必歌矣。但所歌像都是前人旧诗，自己作的很少见。各书中所载孔子诗歌比较可信者只有下列三首：

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女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

见《史记·孔子世家》，说是孔子相鲁，齐人馈女乐间之，孔子去鲁，作此。

违山十里，蟪蛄之声犹尚在耳。

见《说苑》，还加以解释，说是“政尚静而恶哗”。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见《礼记·檀弓》篇，说是孔子临没时负杖逍遥所作。

这三首歌所出的书，比较可信，但都是西汉人著述，那时的孔子早已变成半神话的人物，即如《孔子世家》中所载事迹，我们便有一半要怀疑。所以这三首歌是否必出孔子，仍未敢断，歌词也不见什么好处。

此外号称孔子诗者还有若干首，例如什么《适赵临河歌》，狄水衍兮风扬波，舟楫颠倒更相加，归来归来胡为斯。见《水经注》，什么《却楚聘歌》，大道隐兮礼为基，贤人窜兮将待时，天下如一兮欲何之？什么《获麟歌》，唐虞世兮凤麟游，今非其时兮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俱见伪《孔丛子》，什么《龟山操》，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见晋人所辑《琴操》。这些显然是魏晋以后赝作，本不足论列，但因一般人尚多崇信，是以录而辨之。

世传《琴操》二卷，题汉蔡邕撰。内载《琴曲歌辞》四十二首，其中三代人作品居十之九。此书若可信，那么真是《三百篇》以外之商周乐府，何等宝贵！然《后汉书·蔡邕传》并不言其著有《琴操》，《隋书·经籍志》有《琴操》三卷，则晋人孔衍所撰，今所传本若为《隋志》之旧，则亦晋人所作耳。晋人最好造伪书伪古典，凡那时代所出现之书言上古事者本极难信，《琴操》所录歌辞，无一首不滥俗恶劣，不惟非三代旧文，即两汉亦无此恶札也。故今一概不录，因《龟山操》事，附论于此。

战国韵文，除屈原宋玉几篇钜制震古铄今外，别的绝少流传，北方尤为稀见，勉强找一首，则惟赵武灵王梦中所闻歌：

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嬴。

此歌见《史记·赵世家》，说武灵王所闻者乃一处女鼓琴而歌，情节和词藻，都和《左传》所记声伯梦中闻歌有点相类。

《楚辞》以外战国时江南诗歌，《说苑·善说篇》所载《越女棹歌》，说是楚国的王子鄂君子皙乘船在越溪游耍，船家女孩子"拥楫而歌"，歌的是越音，其词如下："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堤随河湖"，鄂君听著，自然一字不懂，于是叫人译成楚国语如下：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在中国古书上找翻译的文字作品，这首歌怕是独一无二了。歌词的旖旎缠绵，读起来令人和后来南朝的"吴歌"发生联想。《说苑》虽属战国末著述，但战国时楚越之地，像有发生这种文体之可能，况且还有钩辀鴂舌的越语原文，我想总不是伪造的。

到秦汉之交，却有两首千古不磨的杰歌，其一，荆轲的《易水歌》，其二，项羽的《垓下歌》。

《易水歌》

《史记·刺客列传》记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始皇事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据史记,荆轲的歌当有两首。前一首作"变征声",大概是叙怆恻的别情,所以满坐垂泪,可惜歌词已失传了。这一首乃最后所歌,史言:"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至今我们读起来,还有一样的同感,当时更可想见了。虽仅仅两句,把北方民族武侠精神完全表现,文章魔力之大,殆无其比。

《垓下歌》

《史记·项羽本纪》叙羽最后战败,汉兵围之于垓下:"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歌阕,美人和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
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位失败英雄写自己最后情绪的一首诗,把他整个人格活活表现,读起来像看加尔达支勇士最后自杀的雕像。则今二千多年,无论那一级社会的人几乎没有不传诵,真算得中国最伟大的诗歌了。世俗传有虞美人和诗,乃是一首打油的五言唐律,更无辨证之价值。

综观以上所录，可见中国含有美术性的歌谣，自殷末周初，始有流传作品。起喜歌不能算美术的就此少数传品而论，周代八百年中，也很看出变迁痕迹。前期的格调，和《三百篇》有点相近；后期便和《楚辞》有点相近；到《易水》、《垓下》两歌，已纯然汉风了。最可惜是战国时代传品太少，不甚能看出嬗变的径路，史料阙乏，无可如何了。

第二节 两汉歌谣

本章所录，一、除却有曲调的正式乐府，二、除却句律严整的五言诗，所以范围甚窄，但此三种界限，原很难画分。不过为全书组织之便，姑别立此章以便于叙述。读者须与本卷第三章及第四卷第一章合参，方能见出历史全影。

汉代最有名歌谣，自然首推高祖的《大风歌》

《史记·高祖本纪》："十二年，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诗和项羽《垓下歌》对照，得意失意两极端，令人生无限感慨。诗虽不如《垓下》之美，但确表现他豪迈的人格，无怪乎多

年传诵不衰。

高祖还有一首《鸿鹄歌》

《史记·留侯世家》:"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后不果),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将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这首诗虽仅为一爱姬而作,但意态雄杰,依然流露句下。《汉书·艺文志》诗歌类首载"高祖歌诗二篇,"想他生平所作仅此。他本非文学家,然而这两首却已不弱了。

西汉文物全盛,端推武帝时代。专以文学方面,枚乘、司马相如……等辈,布满朝列,述作斐然。武帝自己也爱弄笔墨,流传的诗歌颇不少,但其中真伪颇有问题。见于正史最可信者,莫如《瓠子》、《天马》两歌,但辞并不见佳,录之备参考。

《瓠子歌》二首(见《史记·河渠书》)

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兮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柏(同迫)冬日。正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返

兮水维缓。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满难。搴长茭兮湛美玉，河伯许兮薪人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隤竹林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

《蒲捎天马歌》(见《史记·大宛列传》)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得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这两首歌出于武帝的大手笔，殆无可疑。但就文学家眼光看来，简直和清高宗的打油诗没有多少分别。他有较好的一首曰《李夫人歌》，见于《汉书·外戚传》。歌云：

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姗姗其来迟！

此诗是他的爱姬李夫人死后，他悲悼不已，令方士摄其魂来，在帐后仿佛望见，退而作此。《艺文志》载有“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此当即其一。《外戚传》又云：“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然则此歌又已入乐，不算“徒歌”了。此歌还算颇有诗趣，能写实感，但怎么好处也说不上。王子年《拾遗记》还有《落叶哀蝉曲》一篇，也说是武帝思李夫人作其词为：“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云云，一望而知为六朝作品，故不复录。

此外还有一首很流丽的诗，向来都公认为汉武帝所作，名曰《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首诗《史记》、《汉书》及其他汉人著述皆不见，惟见于《汉武帝故事》。《故事》号称班固撰，《四库提要》已断定是假的了。这首诗柔媚剽滑，毫没有西京朴拙气，和武帝别的作品尤其不类。起句分明抄袭《大风歌》，"兰秀"、"菊芳"两句分明抄袭《楚辞》之"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末两句像是有感慨，其实意浅而调滥，我实不敢信为汉人诗，且很不解二千年来何以人人赞赏他。

别有一首怪诗，据说是元封三年柏梁台落成，武帝宴集群臣作的，后人名之曰《柏梁诗》。这首诗是武帝和群臣每人作一句，每句七字，集合成篇。因为体格新奇，所以名为"柏梁体"。诗辞如下：

日月星辰和四时（帝）。　骖驾驷马从梁来（梁孝王武）。　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
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　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　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　撞钟伐鼓

声中诗(太常)。 宗室广大日益滋(宗正)。 周卫交戟禁不时(卫尉)。 总领从宗柏梁台(光禄勋)。 平理清谳决嫌疑(廷尉)。 修饰舆马待驾来(太仆)。 郡国吏功差次之(大鸿胪)。 乘舆御物主治之(少府)。 陈粟万石扬以箕(大司农)。 徼道宫下随讨治(执金吾)。 三辅盗贼天下危(左冯翊)。 盗阻南山为民灾(右扶风)。 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 椒房率更领其材(詹事)。 蛮夷朝贺常会期(典属国)。 柱枅欂栌相枝持(大匠)。 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 走狗逐兔张罘罳(上林令)。 啮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 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

这首诗据说初见于《三秦记》,但《三秦记》已佚,不可考了。大概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史。此诗诗句朴俚,颇有西汉古泽,所以向来都公认为真的。梁朝任昉的《文章缘起》,且推为七言之祖,联句之祖。但其中很有可疑的地方,既云此诗作于元封三年,然梁孝王薨于孝景之世,何以能列席?光禄勋、大鸿胪、大司农、执金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诸官,皆太初元年所更名,元封三年何以预书?然则此诗为后人拟作无疑。拟者是否汉人,则未敢断耳。

其他西汉诸臣之作及民间歌谣见于《史记》、《汉书》者摘录如下:

朱虚侯刘章《耕田歌》(见《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高后时作,

暗斥诸吕弄权。

> 深耕溉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案此歌似无韵，或是两“种”字为韵，“疏”字与“去”字为韵。

戚夫人《永巷歌》（见《汉书·外戚传》）高祖所爱戚姬生子如意封赵王，吕后临朝，囚戚于永巷。髡钳，衣赭衣，令舂。戚且舂且歌。

>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赵幽王友歌》（见《汉书·高五王传》）友高祖子，吕后妻以诸吕女。不爱，爱他姬。吕后幽絷之，饿死。饿中作歌。

> 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去国，自快案疑当作决中野兮苍天与直。案直者枉之对文，言望上天主持公道。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

此两歌虽无藻丽之辞，然抒情极质而丰。

文帝时民歌（见《汉书·淮南王传》）淮南厉王长，高帝子，文帝时以罪废死蜀道。民有作此歌者，文帝闻之，为置园如诸侯仪。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李延年歌》（见《汉书·外戚传》）延年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尝侍帝起舞，歌此，帝曰“世岂有此人耶”因进其女弟，是为李夫人。延年后为协律都尉。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此篇在汉歌中传诵最广，固是佳作。武帝时乐府，盖由延年主持，于汉代音乐最有关系。

武帝时《匈奴歌》（见《汉书·匈奴传》）元狩二年春，霍去病伐匈奴过焉支山，其夏又攻祁连山，匈奴人作歌。焉支山即燕支山，后世所谓胭脂也。

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匈奴传》尚载有高帝时民歌云：“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盖歌高祖被匈奴围困于白登时事，与此歌对照，可略见当时两个交战民族的情绪。

《乌孙公主歌》（见《汉书·西域传》）武帝元封中结乌孙以制匈奴，遣江都王建女细君妻乌孙昆莫，公主悲愁，作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此歌情绪甚真，后来《王昭君辞》之类，都是摹仿依拟他。

李陵《别苏武歌》(见《汉书·苏武传》)昭帝时，匈奴与汉和亲，汉使求苏武等，单于许武还。李陵置酒贺武曰："异域之人，一别长绝"，因起舞而歌，泣数行下：

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报恩将安归！

苏李往还诗，见正史者只此一首，词句甚质俚，还不及戚夫人、乌孙公主诸作。后人因此附会，造出"河梁""结发"等五言诗七首，殊不足信，辨详次章。

《燕王旦及华容夫人歌》(见《汉书》本传)昭帝时，燕王旦与上官桀谋反，霍光诛之。事将发觉，旦忧懑置酒万载宫，令宾客群臣妃妾坐饮，旦自歌，华容夫人起舞和之，坐中皆泣。

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街道也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右王旦)

发纷纷兮寘渠，骨藉藉兮无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安居言何处可容身也(右华容)

我极赏识刘旦这首歌，谓与项羽《垓下》同一绝调。旦畏罪引决，人格自然远非项羽之比，但这诗恰写出他自己一刹那间情绪，那时亦何至无鸡鸣狗吠街上无人行，但他脑子里萧条凄惨的景象是如此，抓住这点幻影写出来，所以独绝。华容歌虽稍显露，亦自不恶。广陵王胥有罪自杀，亦留一歌，不甚佳，故不复录。

《广川王去歌》（见《汉书》本传）去之妃妒，闭绝诸姬妾，去为姬崔修成作歌

> 愁莫愁，生无聊。心重结，意不舒。内弗郁，忧哀积，上不见天生何益！日崔隤，时不再，愿弃躯，死无悔！

此歌几全用三言，颇似当时郊祀歌体格，后此苏伯玉妻《盘中诗》仿之。

杨恽《拊缶歌》（见《汉书》本传）恽以罪废家居怨望，报其友孙会宗书云："……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酣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

>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恽为司马迁外孙，《史记》就是由他传授出来。这首短歌，有点像诗家之诗了。

成帝时童谣二首（俱见《汉书·五行志》）

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右两谣并非同时出现，当时言五行灾异者，指为某种事变之谶兆，我们可不必理他。但他的歌词，确有文学的价值。别的童谣多质俚，此独妍美。第二首绝似五言诗，我们若信民谣和诗人之诗有相互影响，那么，因这首黄爵谣，可略推定五言诗起于西汉之季。

王莽时汝南童谣(见《汉书·翟方进传》)

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

此歌亦丰于文学的趣味。

东汉一代，五言渐兴，许多乐府古辞也像是这时代的作品，容在次章再叙。东汉歌谣，可采录者不如西汉之多，仅录数章，以作代表。

马援《武溪歌》(见崔豹《古今注》)

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度，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

马援为光武功臣，然极长于文学，观本传所录各信札可见。

此歌虽不见正史，想当不伪。寥寥数句，抵得太白一篇《蜀道难》。

梁鸿《五噫歌》（见《后汉书》本传）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鸿字伯鸾，明帝章帝时人，传高士者首称之。这首歌格调崭新，音节谐美，意味渊永，无怪几千年传诵。

张衡《四愁诗》（见《文选》）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张衡为当时一大文学家，小传见卷二叶别的文学作品很不

少，这首诗采楚骚之神髓，而自创体格，情词曲折斐亹，所以别成一绝调。

以上三首，本应该在汉诗篇论列，因欲令读者知两汉歌谣格调变迁之迹，故改录于此。

《鸡鸣歌》(见《乐府诗集》)

东方欲明星烂烂，汝南晨鸡登坛唤。曲终漏尽废具陈，月明星稀天下旦。千门万户递鱼钥，宫中城上飞乌鹊。

《晋太康地记》云："后汉时，固始、鲖阳、公安、细阳四县术士习此曲于阙下歌之，今《鸡鸣歌》是也。"

桓帝初童谣二首(俱见《续汉书·五行志》)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城上乌，尾毕逋，一年生九雏。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作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相怒。

这两首谣，字句意味都有些不可解之处，也不必深究。但试把他和西汉初童谣比对，当然觉得有点不同。第一，字句较多，音节较长，第二，词藻较缛丽，诗的趣味越更浓厚。因此我们可以推

测许多时代不明的乐府古辞，大概都是在这个时发生。

此外《后汉书》中载有许多对人的歌谣，如："说经不穷戴侍中"、"五经无双许叔重"、"天下无双江夏黄童"、"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之画诺……"、"廉叔度，来何暮……"、"生世不谐，作太常妻……"等等。当时重名誉，喜标榜声气，臧否人物，故此类歌谣特多。因其与诗风无甚关系，故一概不录。

第三节 汉魏乐府

乐府起于西汉，本为官署之名，后乃以名此官署所编制之乐歌。浸假而凡入乐之歌皆名焉，浸假而凡用此种格调之诗歌无论入乐不入乐者皆名焉。

《汉书·礼乐志》记有"孝惠时乐府令夏侯宽"，然则乐府之官，汉初已有，或承秦之旧亦未可知。但此官有纪载价值，则自武帝时始。《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礼乐志》又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歌。……"《李延年传》亦云，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是知最初之乐府，皆李延年调其音节，制成乐谱。其歌辞则或为司马相如辈所作，或采自民间歌谣，于是此等有谱之歌，即名"乐府"。

至哀帝时，罢乐府官。见《乐志》颜注东汉一代，此官存置无考，然民间流行之歌谣，知音者辄被以乐而制为谱，于是乐府日多。汉魏禅代之际，曹氏父子兄弟祖孙——魏武帝操、文帝丕、陈

思王植、明帝睿——咸有文采，解音律，或沿旧谱而改新辞，或撰新辞而并创新谱，乐府于兹极盛矣。

关于纪载乐府歌辞及其沿革之书，可考者列举如下：

《汉书·礼乐志》汉班固撰，存。

志中叙乐府起原及录载房中歌、郊祀歌全文，最为可宝。

《乐府歌诗》十卷、《太乐歌辞》二卷晋荀勖撰，佚。

见《唐书·艺文志》。前种似久佚，后种宋时犹存。《郡斋读书志》著录又《古今乐录》曾引荀《录》语，系由《技录》转引，想亦为荀勖所著，不知即在此二书内否？勖为晋代大音乐家，其所著《笛律》今尚存，亦有歌辞传后。

《元嘉正声技录》一卷宋张解撰，佚。

《隋书·经籍》志称梁有此书，唐初已亡。《古今乐录》又曾引张永《技录》，不知永与解是否一人。

《伎录》宋王僧虔撰，佚。

各史皆不著录，惟《古今乐录》引之。郑樵、郭茂倩亦屡引之，不知是否宋时仍存，抑郑、郭从《乐录》转引？郑樵之乐府分类，多本此《录》，似是一有系统之书。

《广乐记》景袀撰

袀不知何时人，此书各史志皆未著录，惟《宋书·乐志》引之，则当为沈约以前书。

《宋书乐志》梁沈约撰，存。

叙汉魏晋乐府变迁沿革颇详，汉《铙歌》及许多乐府古辞皆赖以传。

《南齐书·乐志》梁萧子显撰，存。

拂舞歌词赖此以传。

《古今乐录》十三卷陈释智匠撰，佚。（新旧《唐书》皆作智丘）

此书当为六朝时叙录乐府总汇之书，隋、唐、宋《志》皆著录，想元初犹存。郑樵、郭茂倩所引甚多，辑之尚可成帙。

《乐府歌辞》八卷、《乐府声调》六卷隋郑译撰，佚。

前一种惟《新唐书·经籍志》著录，后一种《隋志》新旧《唐志》皆著录。译为隋代音乐大家，隋雅乐出其手定。

此书未见他书征引，不知是否专纪隋乐。

《晋书·乐志》唐太宗勅撰，存。

全采沈约《宋志》，间有加详之处。隋唐以后各史《乐志》与古乐府无甚关系，不复论列。

《乐府歌诗》十卷唐翟子撰，佚。

《乐府志》十卷唐苏夔撰，佚。

《乐府杂录》一卷唐段安节撰，存。《学海类编》本。

此书多言乐器沿革，间及唐乐章，关于汉魏乐府资料甚少。

俱见《唐书·经籍志》。

《乐府古题要解》二卷唐吴兢撰，存。《津逮秘书》本。

此书分相和歌、拂舞歌、白纻歌、铙歌、清商杂题、琴曲等类。各列曲题，每题考证其来历，实研究乐府最重要之资料。兢尚有《古乐府词》十卷，《郡斋读书志》著录，今佚。

《乐府古今解题》三卷唐郄昂撰，（或云王昌龄撰）佚。

见《唐志》。

《乐府解题》失名，佚。

《宋史·艺文志》著录，《乐府诗集》征引甚多，当是郭茂倩以

前人所著。但据郭所引，什九皆吴兢原文，想是宋人剽窃兢书而作耳。

《乐府广题》二卷沈建撰，佚。

见《宋史·艺文志》建何时人，待考。

《通典·乐典》唐杜佑撰，存。

此书虽特别资料不多，然清商乐诸曲调之存佚，言之颇详。

《通志·乐略》宋郑樵撰，存。

樵论古最有特识，著述最有条理，此书将乐府曲调名网罗具备，详细分类，眉目极清，甚便学者。但樵主张"诗乐合一"之说太过，将许多不能入乐之五言一并收入，是其疵谬。又分类亦有错误处，下文详辨。

《系声乐谱》二十四卷宋郑樵撰，佚。

《乐略》云："臣谨考摭古今，编系节奏。"此书见《宋史·艺文志》，想即其编系节奏之本。质言之，即乐府声谱也。惜书已佚，但汉魏乐府之节奏，樵时能否尚存，实不能无疑。

《乐府诗集》一百卷宋郭茂倩撰，存。

此书集各家大成，搜罗最富，研究乐府者必以此为唯一之主要资料。但录后代仿拟之作太多，贪博而不知别裁，有喧宾夺主之患，是其短处。

《古乐苑》五十二卷，《衍录》四卷明梅鼎祚撰，存。

此书因袭郭著，有删有补，较为洁净。

《古诗纪》一百五十卷明冯惟讷撰，存。

此书虽非专录乐府，但所收歌谣之类最多，可补郭著之阙。关于乐府之著述，存佚合计，略具于此。其现存可供主要参考品

者，则汉宋二《志》、吴郑郭三书，其最也。乐府之分类，似草创于王僧虔《技录》，而郑樵《乐略》益加精密。今将樵所分列表如下：

第一类…………短箫铙歌二十二曲

第二类…………｛鞞舞歌五曲
拂舞歌五曲

第三类…………｛鼓角横吹十五曲
胡角十角

第四类相和歌｛汉旧歌三十曲
吟叹四曲
四弦一曲
平调七曲
清调六曲
瑟调三十八曲
楚调十曲

第五类…………大曲十五曲

第六类…………白纻一曲

第七类…………清商八十四曲

右正声之一，以比风雅之声；

第八类…………｛汉郊祀十九章
东都五诗
梁十二雅
唐十二和

右正声之二，以比颂声；

第九类…………｛汉三侯诗一章
汉房中乐十七章
隋房内二曲
梁十曲
陈四曲
北齐二曲
唐五十五曲

右别声，非正乐之用；

第十类……琴曲…………｛九引
十二操
三十六杂曲

右正声之余；

第十一类……舞曲{文武舞二十曲
唐三大舞

右别声之余；

第十二类…………有辞无谱者四百十九曲（内又分二十五门今不备录）

右遗声，以配逸诗。

原文录八百八十九曲，分为五十二类，今依其性质，归并为十二类。

郑樵把自汉至唐的曲调搜辑完备，严密分类，令我们知道乐府性质和内容是怎么样，这是他最大功劳。因为正史《乐志》，专详郊祀乐章，至多下及铙歌而止，别的部分都抹杀。其实相和、清商诸调，占乐府最主要之部分，史家以其无关朝廷典制而轻视之，实属大误。郑氏之书，最足补此缺点。但其分类错谬之处似仍不少，下文当详辨之。

郭茂倩《乐府诗集》，其分类与郑樵稍有异同：

卷一至卷一二　郊庙歌辞

卷一二至一三　燕射歌辞

卷一四至二〇　鼓吹曲辞　（即短箫铙歌）

卷二一至二五　横吹曲辞　（即鼓角及胡角）

卷二六至四三　相和歌辞

一　六引　二　曲　三　吟叹曲　四　四弦曲　五　平调曲　六　清调曲　七　瑟调曲　八　楚调曲　九　大曲

卷四四至五一　清商曲辞

一　吴声歌曲　二　神弦歌　三　西曲　四　江南弄　五　上云乐　六　梁雅歌

卷五二至五六　舞曲歌辞

卷五七至六〇　琴曲歌辞

卷六一至七八　杂曲歌辞

卷七九至八二　近代曲辞

卷八三至八九　杂歌谣辞

卷九〇至一百　新乐府辞

右目录中所谓近代曲辞者，乃隋唐以后新谱，下及五代北宋小词，与汉魏乐府无涉，所谓新乐府辞者，乃唐以后诗家自创新题号称乐府，实则并未尝入乐；所谓杂歌谣，则"徒歌"之谣，如前章所录者是。以上三种，严格论之，皆不能谓为乐府。舞曲、琴曲，则古代皆有曲无辞，如《小雅》之六《笙诗》，其辞大率六朝以后人补作也。自余郊庙、燕射、鼓吹、横吹、相和、清商、杂曲七种，则皆导源汉魏，后代循而衍之。狭义的乐府，当以此为范围。今根据郑、郭两书，分类叙录乐府作品，以汉魏为断。其六朝作品，次章别论，唐以后不复列。

一　郊庙乐章

今所传汉乐府，非惟不知撰人名氏，即年代亦难确指。其可决为西汉作品者，惟《汉书·礼乐志》所载《房中》、《郊祀》两歌。

《房中歌》十七章分章依殿版《汉书》，原文但只得十六章，疑中有两章误合为一。

> 大孝备矣，纯德昭清。高张四县，注县古悬字乐充宫廷。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附记）称注者，颜师古原注，下同。
>
> 《七始华始》，肃倡和声。神来宴娭，颜注娭，戏也庶

几是听。粥粥音送，细齐人情。晋灼云："微感人情使之齐肃也。"超案，齐当读作剂，言能调剂人之情感。忽乘青玄，熙事备成。清思眑眑，经纬冥冥。

我定历数，人告其心。敕身齐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庙，敬明尊亲。大矣孝熙，四极爰辏。

王侯秉德，其邻翼翼，显明昭式。案此三句，每句有韵。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抚安四极。海内有奸，纷乱东北。诏抚成师，武臣承德。行乐交逆。刘敞曰："逆，迎也。"箫勺群慝。言以礼乐化强暴肃为济哉，盖定燕国。

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奔殖，民何贵，贵有德。

安其所，乐终产。乐终产，世继绪。飞龙秋，游上天。高贤愉，乐民人。注"言驾马腾骧，秋秋然也。扬雄赋曰：'秋秋跄跄入西园'，其义亦同。"超案，释龙为马恐非。此正用《易》之飞龙在天耳。又案，前章言"高贤愉愉"，此言"高贤愉"，与秋秋省作秋同一文法。前章"大山崔"，次章"丰草葽"，亦崔崔葽葽之省。

丰草葽，女萝施。善何如，谁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长莫长，被无极。

雷震震，电耀耀。明德乡，治本约。颜注："乡，方也；约，读曰要。"治本约，泽弘大。加被宠，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寿。

都荔遂芳，窅窊桂华。孝奏天仪，若日月光。乘玄四龙，回驰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随世，我署

文章。冯冯翼翼，承天之则。吾易久远，烛明四极。慈惠所爱，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绰永福。

硙硙即即，师象山则。乌呼孝哉，案抚戎国。蛮夷竭欢，象来致福。兼临是爱，终无兵革。

嘉荐芳矣，告灵飨矣。告灵既飨，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问不忘。

皇皇鸿明，荡侯休德。嘉承天和，伊乐厥福。在乐不荒，惟民之则。

浚则师德，下民咸殖。令问在旧，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乐，子孙保光。承顺温良，受帝之光。嘉荐令芳，寿考不忘。

承帝明德，师象山则。云施称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康，受福无疆。

汉志云："《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服处曰：'高帝姬也。'超案，《汉书·外戚传》无唐山名。）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因歌名《房中》，又成于妇人之手，后世望文生义，或指为闺房之乐。此种误解，盖自汉末已然。魏明帝时，侍中缪袭奏言："往昔议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省读汉《安世歌》，说'神来燕享，嘉荐令仪。'无有《二南》后妃风化天下之言。……宜改曰《享神歌》。"今案，袭说甚是。《房中歌》盖宗庙乐章，故发端有"大孝备矣"之文。然虽经缪袭辨明，而后世沿认者仍不少。郑樵依违其

说，乃曰："《房中乐》者，妇人祷祠于房中也。"可谓瞎说。"房"，本古人宗庙陈主之所，这乐在陈主房奏，故以《房中》为名。后来房字意义变迁，作为闺房专用，故有此误解耳。此歌为秦汉以来最古之乐章，格韵高严，规模简古，胎息出于《三百篇》，而词藻稍趋华泽，音节亦加舒曼，周汉诗歌嬗变之迹，最可考见。又此为汉诗第一篇，而成于一夫人之手，足为中国妇女文学增重。

《郊祀歌》 十九章

练时日，侯有望，颜注："练，选也。"焫膋萧，延四方。李奇曰："膋，肠间脂也。萧，香蒿也。"注以萧焫脂合馨香也。九重开，灵之斿，垂惠恩，鸿祜休。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灵之下，若风马，左仓龙，右白虎。灵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灵之至，庆阴阴，相放悊，震澹心。注："放悊，犹髣髴也。澹动也。"灵已至，五音饬，虞至旦，承灵亿。注："虞，乐也。亿，安也。"超案，虞即娱字。牲茧栗，粢盛香，尊桂酒，宾八乡。灵安留，吟青黄，遍观此，眺瑶堂。众嫭并，绰奇丽，孟康曰："嫭，好也。"颜如荼，兆逐靡。被华文，厕雾縠，注："厕，杂也。"曳阿锡，佩珠玉。侠嘉夜，茝兰芳，超案，侠，当读如浃旬之浃。澹容与，献嘉觞。　　右《练时日》第一

帝临中坛，四方承宇，绳绳意变，备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数以五。海内安宁，兴文偃武。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优游，嘉服上黄。　　右《帝临》第二

青阳开动，根荄以遂，膏润并爱，跂行毕逮。霆声发

荣，坪处顷听，注："顷，读曰倾。言蛰虫处严厓者，倾听而起。"枯槁复产，产，生也。乃成厥命。众庶熙熙，施及夭胎。群生啿啿，惟春之祺。 右《青阳》第三

朱明盛长，旉与万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诎。刘攽曰："桐，幼稚也。"敷华就实，即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尝。广大建祀，肃雍不忘，神若宥之，传世无疆。注："若，善也。宥祐也。" 右《朱明》第四

西颢沆砀，秋气肃杀，含秀垂颖，续旧不废。注："废，合韵音发。"奸伪不萌，妖孽伏息，隅辟越远，四貉咸服。既畏兹威，惟慕纯德，附而不骄，正心翊翊。 右《西颢》第五

玄冥陵阴，蛰虫盖臧，古藏字。屮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乱除邪，革正异俗，兆民反本，抱素怀朴。条理信义，望礼五岳，籍敛之时，掩收嘉谷。 右《玄冥》第六。以上四章分咏四时。原跋云："邹子乐。"

惟泰元尊，媪神蕃厘，注："泰元，天也。媪神，地也。蕃，多也。厘，福也。"经纬天地，作成四时。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阴阳五行，周而复始。云风雷电，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绪。继统共勤，顺皇之德，鸾路龙鳞，原跋云："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改此句为'涓选休成'。"罔不肸饰。嘉笾列陈，庶几宴享，灭除凶灾，烈腾八荒。钟鼓竽笙，云舞翔翔，招摇灵旗，九夷宾将。 右《惟泰元》第七

天地并况，惟予有慕，爰熙紫坛，思求厥路。恭承礼祀，缊豫为纷，黼绣周张，承神至尊。千童罗舞成八溢，

合好效欢虞，泰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璆磬金鼓，灵其有喜。百官济济，各敬厥事。盛牲实俎进闻膏，神奄留，临须摇。长丽前掞光耀明，寒暑不忒况皇章。展诗应律铜玉鸣，函宫吐角激征清。发梁扬羽申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长。声气远条凤鸟鹅，神夕奄虞盖孔享。　　右《天地》第八

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超案，池读如陀。**遍观是邪谓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超案，若，顺也，善也。言若能调御六龙以升天，则我心顺遂。**訾黄其何不徕下。**注："訾，嗟叹之辞。黄，乘黄也。叹乘黄不来下。"应劭曰："乘黄，龙翼而马身，黄帝乘以升天。"**右《日出入》第九

太一况，天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傥，精权奇，籋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　　右《天马》第十

天门开，诛荡荡，穆并骋，以临飨。光夜烛，德信著，灵浸(平而)鸿，长生豫。大朱涂广，夷石为堂，饰玉梢以舞歌，体招摇若永望。星留俞，塞陨光，照紫幄，珠熉黄。幡比翄回集，贰双飞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

明。假清风轧忽，激长至重觞。神裴回若留放，殣冀亲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漻上天知厥时。泛泛滇滇从高斿，殷勤此路胪所求。佻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砰隐溢四方。专精厉意逝九阂，纷云六幕浮大海。　　右《天门》第十一

景星显见，信星彪列，象载昭庭，日亲以察。参侔开阖，爰推本纪，汾脽出鼎，皇佑元始。五音六律，依韦响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籥鸣。河龙供鲤醇牺牲。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觿切和疏写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　　右《景星》第十二

齐房产草，九茎连叶，宫童效异，披图案牒。玄气之精，回复此都；蔓蔓日茂，芝成灵华。　　右《齐房》第十三

后皇嘉坛，玄玄黄服，物发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假狄合处，经营万亿，咸遂厥宇。　　右《后皇》第十四

华烨烨，固灵根，神之斿，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神之出，排玉房，周流杂，拔兰堂。神之行，旌容容，骑沓沓，般纵纵。神之徕，泛翊翊，甘露降庆，云集。神之愉，临坛宇，九疑宾，夔龙舞。神安坐，翔吉时，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贰觞，福滂洋，迈延长。沛施祐，汾之阿，扬金光，横泰河，莽若云，增扬波。遍胪欢，腾天歌。

右《华烨》第十五

五神相，包四邻，土地广，扬浮云。扢嘉坛，椒兰芳，璧玉精，垂华光。益亿年，美始兴，交于神，若有承。广宣延，咸毕觞，灵舆位，偃蹇骧。卉汩胪，析奚遗，淫渌泽，汪然归。　　右《五神》第十六

朝陇首，览西垠，雷电尞，获白麟。爰五止，显黄德，图匈虐，熏鬻殛。辟流离，抑不详，宾百僚，山河飨。掩回辕，鬗长驰，腾雨师，洒路陂。流星陨，感惟风，鬗归云，抚怀心。　　右《朝陇首》第十七

象载瑜，白集西，食甘露，饮荣泉。赤雁集，六纷员，殊翁杂，五采文。神所见，施祉福，登蓬莱，结无极。

右《象载瑜》第十八

赤蛟绥，黄华盖，露夜零，画晻濭。百君礼，六龙位，勺椒浆，灵已醉。灵既享，锡吉祥，芒芒极，降嘉觞。灵殷殷，烂扬光，延寿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泽汪涉，辑万国。灵禗禗，象舆轪，票然逝，旗逶蛇。礼乐成，灵将归，托玄德，长无衰。右《赤蛟》第十九

《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据此，知此歌为武帝时司马相如等所作，而李延年制其谱，但成之非一时。《天马》、《景星》、《齐房》、《朝陇首》、《象载瑜》诸章，各叙年分事繇，其不叙者想亦

历若干年陆续作成，但时日难确考了。作歌者非一人，想随时更互有订改。观成帝时匡衡尚改两句，可知，前此亦有之。故不著明某章为某人作，惟《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四章，注明为“邹子乐”，当是邹阳作。阳，景帝时人，似不逮事武帝，想是当时乐府采其词以制谱。然则十九章中，此四章时代又较早了。朝廷歌颂之作，无真性情可以发抒，本极难工，况郊庙诸歌，越发庄严，亦越发束缚，无论何时何人，当不能有很好的作品。这十九章在一般韵文里头，原不算什么佳妙，但专就这类诗歌而论，已是“后无来者”。试把晋、宋、隋、唐四《志》所载王粲、缪袭、傅玄、荀勖、沈约……诸家乐章一比较，便见。

这十九章在韵文史里头所以有特殊价值，因为他总算创作。他的体裁和气格，有点出自《诗经》的三《颂》，却并不袭三《颂》面目，有点出自《楚辞》的《九歌》，也不袭《九歌》面目，最少也是镕铸三《颂》、《九歌》，别成自己的生命。

十九章中，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皆有，又或一章中诸言长短并用，开后世作家无限法门。

各章价值，又自分高下，邹子四章最醇古，有《雅》、《颂》遗音。分咏四时，各各写出他的美和善。春则“枯槁复产乃成厥命”，夏则“桐生茂豫靡有所诎”，秋则“沆砀肃杀续旧不废”，冬则“革除反木抱素怀朴”，皆从自然界的顺应，看出人生美善相乐的意义。

《练时日》、《天门开》二章，想象力丰富，选辞腴而不缛，实诸章最上乘。《景星》章七言句。遒丽浑健，远非《秋风辞》靡靡之比。《天马》二章亦有逸气，其余诸章便稍差了。

二 郊庙乐章以外之汉乐府在魏晋间辞谱流传者

我的研究汉乐府歌辞所靠的资料，除前所录《房中》、《郊祀》两歌见《汉志》外，最古者便是沈约《宋书·乐志》。《晋书》所记事迹时代虽在前，其编著却在后。其《乐志》不过誊抄《宋志》而已。彼《志》所录魏晋以后辞皆标明某人作，内有不载作者姓名而单题曰“古词”者。沈约自言其体例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据此可知凡《宋志》中所谓“古词”，决为汉人作品。总在魏武帝诸作之前。但汉运历四百年之久，诸谣讴究属何时所造，无从考证。依我推测，总该以属于东汉中叶以后者为最多。因为年代愈久则散佚愈易，西汉武帝时乐府所采，传下来的至多不过百中之一二罢了。

汉乐府词多有不能句读且文义绝对不可解者，此非如寻常古书文学传写讹夺而已。盖其乱从伶工传习之本转录，而伶工所传，实为乐谱，将歌词与音符后世之“工尺”写在一起。景祐《广乐记》所谓“言字讹谬，声辞杂书。”《古今乐录》“所谓声、辞、艳相杂，不可复分。”俱《宋志》引《宋志》于《宋饶歌》词下亦注云：“乐人以音声相传，话不可复解。”盖我国乐谱制法拙劣，以致古乐一无遗留，间有一二，则声辞搅做一团，既不能传其声，反因而乱其辞，最可痛惜。试将《宋志》所载《汉铙歌》录出第一、第二两章以示其概：

《朱鹭曲》

朱露鱼以乌路訾邪鹭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将

以问诛者

《思悲翁曲》

思悲翁唐思夺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狗逐狡兔食交君枭子五枭母六拉沓高飞莫安宿

铙歌中有文义可解——且绝佳者,下文别录之,但其中大部分诘屈不可句读率类此。试更取一章并录汉、魏、晋、宋四代歌词如下:

艾如张 (铙歌第三章)

(汉曲)

艾而张罗夷于
何行成之四时
和山出黄雀亦
有罗雀以高飞
奈雀何为此倚
欲谁肯礞室

(魏曲)

获吕布,
戮陈宫,
芟夷鲸鲵,

驱骋群雄，

囊括天下，

运掌中。

（晋曲）

征辽东，

敌失据。

威灵迈日域。

洲既授首，

群逆破胆，

咸震怖，

朔北响应。

海表景附。

武功赫赫，德云布。

（宋曲）

几令吾呼历舍居执来随

咄武子邪令乌衔针相风

其右其右

几令吾呼群议破葫执来随

吾咄武子邪令乌令乌令

膗入海相风及后

几令吾呼无公赫吾执来

随吐吾武子邪令乌与公

赫吾娓立诸布诸布

一调谱，而魏辞最短，仅二十一字。汉晋辞皆三十五字，宋辞则多至八十字，可见所添之字，皆声辞相杂之结果。试想《卿云歌》仅十六字，今用为国歌，所用音符有多少个呢？若将音符逐一写作“上工尺一合六凡”等字，而与歌辞相杂，如何能读？《宋志》中极有限之“古词”，缘此而失其文义者又不少，真可惜极了！汉乐府辞谱俱全流传最久者为《铙歌》，亦名《鼓吹曲》，实军乐也。凡二十二曲，内四曲佚其辞，今将其曲名、次第、及魏晋依谱所造新歌列表如下：

《铙歌》二十二曲

（汉）

1 朱鹭

2 思悲翁

3 艾如张

4 上之回

5 雝离

6 战城南

7 巫山高

8 上陵

9 将进酒

10 君马黄

11 芳树

12 有所思

13 雉子班

14 圣人出

15 上邪

16 临马台
17 远如期
18 石留
19 务成
20 玄云
21 黄爵行
22 钓竿

（19—22）此四曲歌辞佚

（魏）

1 初之平
2 战荥阳
3 获吕布
4 克官渡
5 旧邦
6 定武功
7 屠柳城
8 平南荆
9 平关中
10 应帝期
11 雍熙
12 太和　魏仅用十二曲

（晋）

1 灵之祥
2 宣受命
3 征辽东
4 宣辅政

5 时运多难

6 景龙飞

7 平玉衡

8 百揆

9 因时运

10 惟庸蜀(当有所思)

11 天序

12 承运期(当上邪)

13 全灵运(当君马黄)

14 于穆我皇(当雉子班)

15 仲春振旅(当圣人出)

16 夏苗田

17 仲秋獮田

18 从天运

19 唐尧

20 玄云

21 伯益

22 钓竿

以上曲调名称,在文学上本无甚关系,因《铙歌》在乐府中最为重要,故稍详其历史沿革。

魏晋以后《铙歌》乃由"帮闲文学家"按旧谱制新辞,一味恭惟皇帝,读起来令人肉麻,更无文学上价值。《汉铙歌》则不然,其歌辞皆属"街陌谣讴",大概是社会上本已流行的唱曲,再经音乐家审定制谱,所以能流传久远,很可惜声辞相混不能解读者过

半。内中几首，虽间有三五讹字，大体尚可读。今录之如下：

《战城南》（第六曲）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裴回鸣。

梁筑室，何以南梁、何北？此九字似有讹禾黍而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

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归。

此诗代表一般人民厌恶战争的心理，好处在倾泻胸臆，绝不含蓄。用这种歌词作军乐，就后人眼光看起来，很像有点奇怪。但当时只是用人人爱唱的，像并没有什么拣择和忌讳。这首歌写军中实感，虽过于悲愤，亦含有马革裹尸的雄音。

《上陵》（第八曲）

上陵何美美，下津风以寒，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

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

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

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芝为车，龙为马，览遨游，四

海外。

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千万岁。

这首诗差不多没有韵，但细读仍觉音节浑成，意境有点像《离骚》、《远游》。

《君马黄》(第十曲)

君马黄，臣马苍，二马同逐臣马良。
易之有骢蔡有赭。此句不能解
美人归以南，驾车驰马，美人伤我心。
佳人归以北，驾车驰马，佳人安终极。

此首像纯是童谣，意义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但拙得有味。

《有所思》(第十二曲)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
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
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此句不甚可解
妃呼狶！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末句不审有无托脱

这一首恋歌，正是“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反面，赌咒发誓，斩钉截铁，正见得一往情深。后代决无此奇作，专门诗家越发不能道其只字。

《上邪》(第十五曲)

上邪，此二字不可解，或是感叹辞，和“妃呼豨”一样。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又是一首情感热到沸度的恋歌，意境、格调、句法、字法，无一不奇特。

《临高台》(第十六曲)

临高台以轩，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兰，黄鹄高飞离哉翻。关弓射鹄，令我主寿万年。

《汉铙歌》十八首中，比较的可以成诵的就算这六首了，其余或仅几句可解，或全首都不可解，真是可惜。

《铙歌》成于汉代何时，今难确考，据《晋中兴书》，则谓武帝时已有。《乐府诗集》引我们虽不敢断定，但认为西汉作品，大概还不甚错，惟未必全部都出武帝时耳。《上陵篇》有“甘露初二年”语恐是宣帝时作。他那种古貌古心古香古泽，和别的乐府确有不同，我们既认许多乐府是东汉末年作，这十八首的时代当然要提前估

算。

此外乐府曲调名经郑樵依据《伎录》、《古今乐录》等书及宋、晋两《志》分类列目如下：

汉鞞舞歌五曲：
- 关中有贤女
- 章和二年中
- 乐久长
- 四方皇
- 殿前生桂树

右汉代燕享所用，其辞至魏初已亡，魏晋皆依旧谱作新歌。

拂舞歌五曲：
- 白鸠
- 济济
- 独漉
- 碣石
- 淮南王

右汉歌五曲，魏武帝更分《碣石》为四，共八曲。

鼓角横吹十五曲：
- 黄鹄吟　洛阳道　骢马
- 陇头吟　长安道　雨雪
- 望行人　豪侠行　刘生
- 折杨柳　梅花落　古剑行
- 关山月　紫骝马　洛阳公子行

胡角横吹十曲：
- 黄鹄　入塞
- 陇头　折杨柳
- 出关　黄覃子
- 入关　赤之杨
- 出塞　望行人

《晋志》云："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张博望(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黄

鹄》、《陇头》……《赤之杨》、《望行人》十曲。"《乐府解题》云："后又有《关山月》、《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紫骝马》、《骢马》、《雨雪》、《刘生》八曲，合十八曲。"（《乐府诗集》引）据此，则鼓角、胡角，实同一乐，乃从西域传来，李延年采以制谱者。外国音乐之输入，实自此始。郑樵将鼓角、胡角分为二，似未谛审。但延年之二十八解，非惟歌辞多佚，即调名亦半已无传。樵所录合二十五曲，除去重复四曲，余二十一曲，又除魏晋后新增八曲，余十三曲。然则延年旧曲名失考者，尚十五曲也。

相和歌三十曲			
	江南行	短歌行	艳歌何尝行
	度关山	燕歌行	步出夏东门行
	长歌行	秋胡行	野田黄雀行
	薤露	苦寒行	满歌行
	蒿里	董逃行	棹歌行
	鸡鸣	塘上行	雁门太守行
	对酒	善哉行	白头吟
	乌生八九子	东门行	气出唱
	平陵乐	西门行	精列
	陌上桑	煌煌京洛行	东光

右三十曲，郑樵云："汉旧歌。"

相和歌吟叹四曲		
	大雅吟	楚妃叹
	王昭君	王子乔

相和歌四弦一曲——蜀国四弦

右二项，郑樵云："据张永《元嘉技录》。"

相和歌平调七曲		
	长歌行	君子行
	短歌行	燕歌行
	猛虎行	从军行
	鞠歌行	

相和歌清调六曲		
	苦寒行	相逢狭路间
	豫章行	塘上行
	董逃行	秋胡行

相和歌瑟调三十八曲		
善哉行	孤儿行	门有事马客行
陇西行	大墙上蒿行	墙上难为趋行
	野田黄雀行	日重光行
折杨柳	钓竿行	月重轮行
西门行	临高台行	蜀道难
东门行	长安城西行	棹歌行
东西门行	武舍之中行	有所思行
却东西门行	雁门太守行	蒲坂行
顺东西门行	艳歌何尝行	采梨橘行
饮马长城窟行	艳歌福钟行	白杨行
上留田行	艳歌双鸿行	胡无人行
新城安乐宫行	煌煌京洛行	青龙行
妇病行	帝王所居行	公无渡河行

相和歌楚调五曲
- 白头吟
- 泰山吟
- 梁甫吟
- 东武吟
- 怨歌行

右四项，郑樵云："据王僧虔《技录》。"

大曲十五曲		
东门行—东行	煌煌京洛行—园桃	满歌行—相乐
折杨柳行—西山	艳歌何尝行—白鹄	步出夏门行—夏门
艳歌罗敷行—罗敷	步出夏门行—碣石	棹歌行—布大化
西门行—西门	艳歌何尝行—何尝	雁门太守行—洛阳令
折杨柳行—默默	野田黄雀行—置酒	白头吟

右一项郑樵不言所本。今案，盖采《宋书·乐志》。

白纻歌一曲——白纻歌

清商曲七曲：
- 子夜——即白纻
- 前溪
- 乌夜啼
- 石城乐
- 莫愁乐
- 襄阳乐
- 王昭君

右一项，郑樵不言所本。今案，盖采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也。

- 白雪　欢闻歌　乌夜飞
- 公莫舞　团扇郎　杨叛儿
- 巴渝　懊侬　雅歌

清商附三十三曲：

明之君	长史变	骁壶
	丁督护	常林欢
铎舞	读曲	三洲
白鸠	乌夜啼	采桑度
白纻	估客乐	玉树后庭花
子夜	石城乐	堂堂
吴声四时歌	莫愁	泛龙舟
前溪	襄阳	春江花月夜

右一项，郑樵不言所本。今案，盖采杜佑《通典》。清商在唐武后时犹存六十三曲，至佑时则仅此三十三曲也。《唐书·乐志》亦采佑说。

夷乐四十一曲：
- 西凉五曲
- 龟兹二十曲
- 天竺二曲
- 康国四曲
- 疏勒三曲
- 安国三曲
- 高丽二曲
- 礼毕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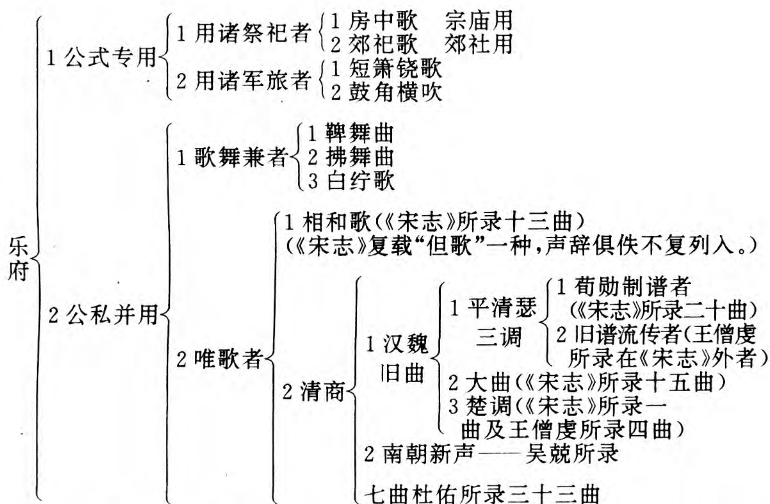
琴操五十七曲（曲名不录）

遗声四百十八曲（曲名不录）

遗声者，郑樵谓本有节奏而后乃失之也，以比古之逸诗。但所列四百十八曲之曲名，率多魏晋六朝人五言诗，并非乐府。

右郑樵所搜录者如此，其后郭茂倩虽稍有分合，然大体皆与樵同。内曲名重复互见者虽甚多。然搜辑之勤，我们对他总该表谢意。然樵有大错误者一点，在把“清商”与“相和”混为一谈。均于《相和歌》三十曲以外，复列相和平调、清调、瑟调、楚调四种，而清商则仅列七曲，附三十三曲，皆南朝新歌，一若汉魏只有相和别无清商者。殊不知惟清商为有清、平、瑟三调，楚调是别出的，是否为清商未可知。而相和则未闻有之。凡樵据王僧虔《伎录》所录之五十一曲，皆清商也。《宋书·乐志》以下省称《宋志》云：“《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合之为十三曲。”此十三曲《宋志》全录：“1《气出唱》、2《精列》、3《江南》、4《度关山》、5《东光乎》、6《十五》、7《薤露》、8《蒿里》、9《对酒》、10《鸡鸣》、11《乌生八九子》、12《平陵》、13《陌上桑》。魏明帝时所传相和歌止此，并无三十曲之说也。至于清商，则杜佑《通典》云：“《清商三调》，并汉氏以来旧典，歌章古调与魏三祖所作者皆备于史籍。”佑所谓史籍，即指《宋志》也。《宋志》录完《相和》十三曲之后，另一行云：“《清商三调》歌诗，荀勖撰旧词施用者。”此下即分列《平调》六曲，《清调》六曲，《瑟调》八曲，则此三调皆属于清商甚明。王僧虔所录，《平调》增一曲，《瑟调》增三十曲。僧虔与沈约同时，所增者约盖亦见，但作史有别裁，不能全录，但录荀勖造谱之二十曲

耳。而郑樵读《宋志》时，似将“《清商三调》荀勖撰”一行滑眼漏掉，漫然把《宋书》卷二十一所录诸歌，全都归入《相和》，造出“相和平调”……等名目。于是本来仅有十三曲的《相和》，无端增出几十曲来，本有几十曲的《清商》，除《吴声》七曲外，汉魏歌辞一首都没有。樵亦自知不可通，于是复曲为之说，谓：“汉时所谓清商者，但尚其音耳。晋宋间始尚辞，观吴兢所纂七曲，皆晋宋间曲也。”殊不知《清商三调》，本惟其音不惟其辞，《魏书·乐志》载陈仲孺奏云：“瑟调以角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宫为主，”其性质如宋乐府之有南吕宫、仙吕宫、大石调、小石调……等。本属有声无辞，其被之以辞，则衍为若干曲有《陌上桑》、《相逢》、《善哉》……诸名，则犹宋乐府各宫调中有《菩萨蛮》、《浪淘沙》……诸曲。郑樵说：“汉但尚音”，实则晋宋何尝不是尚音？他说：“晋宋尚辞”，实则晋宋间辞倒逐渐散亡了。《宋志》载王僧虔奏云：“今之清商，实犹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九重，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这便是清商汉魏间有辞而晋宋间散佚之明证。郑樵的话，刚刚说倒了。大抵替清商割地，始自吴兢，而郑樵、郭茂倩沿其误。今据王僧虔、沈约所记载，复还其旧。又《宋志》于三调之外，复有所谓“大曲”、“及楚调”，其性质如何虽难确考，既王僧虔以类相次，则宜并属清商。至《通典》所载清商诸曲，则专就唐时现存者言。清商在南朝递有增加，至唐时则远代之汉魏曲尽亡，存者仅近代之梁陈曲耳。今依鄙见别造乐府类别表如下：



各种乐府除《房中》、《郊祀》辞谱同时并制，《郊祀》多出当时著名文学家手笔外，自《铙歌》以下，皆《宋志》所谓“采自街陌谣讴”，所谓“始皆徒歌，既而被诸弦管”。故欲观两汉平民文学，必以乐府为其渊海。《房中》、《郊祀》、《铙歌》，前已具录，左方所录，断自鼓角横吹以下。

左方所录，全采《乐府诗集》之标题“古辞”者。“古辞”之名，起于《宋志》，后之录乐府者皆袭之。《宋志》定“古辞”界说，谓“并汉世街陌谣讴”，惟《乐府诗集》所录古辞，多于《宋志》一两倍，未必尽出汉代。今以意别择，其确知为魏晋后作品者不录，界在疑似间者姑录之，仍以鄙见间加考证焉。

《陇头》(横吹)

陇头流水，流离四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右一篇，《乐府诗集》编入《梁鼓角横吹曲》中，然《乐府古题要解》称汉横二十八曲，魏晋间存者十曲，《陇头》在焉。此词矫健朴茂，虽未必便出李延年，要是汉人作品。

《出塞》(横吹)

候骑出甘泉，奔命入居延。旗作浮云影，阵如明月弦。

汉横吹二十八曲，据《晋书·乐志》言当时存者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今存者只此一曲。歌辞尚好，但对偶声病颇谨严，颇疑是齐梁后作品，最早亦不过晚汉人拟作。若谓出李延年，我断不敢信。

《紫骝马》(横吹)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烹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紫骝马》这调也是胡角横吹，但属后人所加，不见李延年廿八曲之内，《乐府解题》说何时所加却无可考了。此歌《乐府诗集》载在《梁鼓角横吹》项下，全首之前尚有八句，又引《古今乐录》云："《十五从军征》以下是古辞"，然则非梁时作品明矣。依我看，全首风格朴茂，可以认为汉作，至其词之沈痛，又在杜老《三别》之上，不用我赞美了。

《箜篌引》（相和六引之一）

崔豹《古今注》云："《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坠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声甚凄惨，曲终亦投河死。子高还以语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坠河而死，将奈公何！

这歌不用一点词藻，也不著半个哀痛悲怆字面，仅仅十六个字，而沈痛至此，真绝世妙文！

《江南曲》一名《江南可采莲》（相和）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歌像是相和歌中最古者，所以各书论及相和歌历史，便首

举之。歌辞也不见什么特别好处,但质朴得有趣。

《薤露》、《蒿里》(相和)

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之挽歌。"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蒿里谁家地,聚散魂魄无贤愚。《乐府诗集》云:"蒿里,山名,在泰山南。"鬼伯一何相催促,人民不得少踟蹰。

此二歌是否必出田横门人,虽不可知,要当在李延年以前,实汉歌中最古者。

《鸡鸣》一名《鸡鸣高树巅》 (相和)

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一解)

黄金为君门,碧玉为轩阑。堂上双尊酒,作使邯郸倡。刘王碧青甓,复出郭门王。案,此二句似有讹字。(二解)

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三解)

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

傍。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四解)

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五解)

右歌旧不分解，今分作五解，每解六句，各解似皆独立，文义不相连属。又间有全句和别的歌大同小异者，殆当时乐人喜唱之语，故不嫌犯复，汉魏六朝乐府多如此。

《乌生》一名《乌生八九子》一名《乌生十五子》（相和）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案，乌而云"端坐"，用语奇特。唶！我！案此歌连用"唶我"二字凡五处，颇难解，窃疑我"即"哦"，与"唶"字同为感叹辞，重叠叹之。"秦氏家有游荡子，工用睢阳强，苏合弹。案强当为弓之异名左手持强，弹两丸，出入乌东西。唶！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唶！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

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唶！我！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钩尚得鲤鱼口。

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此歌大旨言世路险巇，祸机四伏，难可避免。因睹乌子而触发，故详叙其事而述所感，复推想到白鹿黄鹄鲤鱼作陪以广其意，末二句点出实感。

《平陵东》(相和)

《古今注》云:“平陵东,汉翟义门人所作。”《乐府解题》云:“义,丞相方进之少子,为东郡太守,以王莽方篡汉,举兵诛之。不克,见害。门人作歌以怨之也。”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
劫义公,在高堂。交钱百万两走马。
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
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陌上桑》三解一名《日出东南隅》一名《艳歌行》(大曲)

《古今注》言罗敷邯郸人,为千乘王仁妻,不知何据。《孔雀东南飞》亦有罗敷名,盖当时用以代表好女子,其事实可不必深考也。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憙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归来相怒怨,但坐观罗敷。(一解)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二解)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朗,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

《乐府诗集》原注云:“三解前有艳,歌曲后有趋。”案,“艳”与“趋”皆音乐中特别名词,乐府中在末一解之前有“艳”,全曲之末有“趋”者不少。

这首歌几乎人人共读,用不著我赞美的批评。我感觉最有趣的是第三解,没头没脑的赞他夫婿,大吹特吹,到末句戛然而止,这种结构,绝非专门诗家的诗所有。晋傅玄有《艳歌行》,将此歌改头换面,末两句作为罗敷告使君语云:“天地正厥位,愿君改其图。”真臭腐得不可向迩。“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王子乔》(相和吟叹)

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

王子乔,参驾白鹿上至云戏游遨。上建逋阴广里践近高。结仙宫,过谒三台。东游四海五岳,山过蓬莱紫云台。

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圣朝应太平。养民若子事父明，当究天禄永康宁。

玉女罗坐吹笛箫嗟行，圣人游八极，鸣吐衔福翔殿侧。圣主享万年，悲吟皇帝延寿命。

“相和吟叹曲”凡四曲，曲目见前表古辞现存者只此一曲，辞并不佳，且有讹字，因其稀罕，故录之以备历史。

《长歌行》其一　（清商平调）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此歌音节谐顺，绝似建安七子诗，与其他汉乐府气格不同。但既相传为古辞，或是晚汉作品耳。

《长歌行》其二　（清商平调）

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一白更黑，延年寿命长。

岧岧山上亭，皎皎云间星。远望使心思，游子恋所生。驱车出北门，遥观洛阳城。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倾。黄鸟飞相追，咬咬弄音声。伫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

此歌《乐府诗集》连写作一首，细绎文义，似确是两首，当是传抄者误会耳。拆作两首，每首字句与“青青园中葵”那首正相等。前一首纯属汉乐府音节，后一首已带建安诗风。

《猛虎行》 （清商平调）

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

此歌《乐府诗集》不录入正文，惟于魏文帝《猛虎行》之前著一小序引及之，未知其辞是否止于此。

《君子行》 （清商平调）

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亲授，长幼不比肩。劳谦得其柄，和光甚独难。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哺三握发，后世称圣贤。

此歌全属建安诗风，且亦不见佳。

《豫章行》 （清商清调）

白杨初生时，乃在豫章山。上叶摩青云，下根通黄泉。凉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我□何皎皎，梯落□□□。根株已断绝，颠倒岩石间。大匠持斧绳，锯墨齐两端。一驱四五里，枝叶自□捐。□□□□□，会为

舟船燔。身在洛阳宫，根在豫章山。多谢枝与叶，何时复相连。

吾生百年□，自□□□俱。何意万人巧，使我离根株。空格皆原阙

此歌与《乌生八九子》同一意境，气格亦略相类。

《董逃行》五解　（清商清调）

吾欲上谒从高山，山头危崄大难言。遥望五岳端，黄金为阙班璘，但见芝草叶落纷纷。（一解）

百鸟集来如烟，山兽纷纶，麟辟邪。案辟邪獬豸也其端。鹍鸡声鸣，但见山兽援戏相拘攀。（二解）

小复前行，玉堂未心怀流还。案此七字疑有讹夺传教出门来，“门外人何求所言？”“欲从圣道求得一命延。”（三解）

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案，谓使兔捣药，虾蟆丸之。丸者，搓使成团也。奉上陛下一玉拌，服此药可得神仙。”（四解）

服尔神药，莫不欢喜。陛下长生老寿，四面肃肃稽首，天神拥护左右，陛下长与天相保守。（五解）

《续汉书·五行志》云：灵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

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风俗通》云："董卓以《董逃》之歌，主为己发，大禁绝之。"《古今注》云："《董逃歌》，后汉游童所作，终有董卓作乱，卒以逃亡，后人习之为歌章，乐府奏之。"超案，"董逃"二字本有音无义，殆童谣尾声用以凑节拍，如"丁当"耳。董卓心虚迷信，因其同音，认为己谶，如洪宪时禁卖元宵(袁消)也。但我们因此可以推定"上谒高山"之歌出现在董卓后，恐是汉乐府中最晚出的了。

相逢行 一名《相逢狭路间》，一名《长安有狭邪》（清商清调）

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年少，夹毂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尊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音声何噰噰，鹤鸣东西厢。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调丝未遽央。

此歌与《鸡鸣高树巅》多相同之语句，窃疑两首中必有一首为当时伶人所造，采集当时通行歌语而谱以新调，乐府中类此者尚多。

《乐府诗集》别录有《长安有狭邪》古辞一首，其词与此首大同小异，两调本属一调，今不复录。

六朝人用法调袭此歌改换数字成篇者，不下十数家。荀昶、梁武帝、梁简文帝、庾肩吾、王冏、徐防、张率……等，俱见《乐府诗集》，真是文章孽海。辛稼轩词《调寄清平乐》云："茆檐低小，溪畔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看剥莲蓬。"正从这首歌的"三妇"脱胎出来。像这样的模仿，才算有价值呢。

《善哉行》六解 （清商瑟调）

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一解）
经历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乔，奉药一丸。（二解）
自惜袖短，内同纳手知寒。惭无灵辄，以报赵宣。（三解）
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亲交在门，饥不及餐。（四解）
欢日常少，戚日苦多。以何忘忧，弹筝酒歌。（五解）
淮南八公，要道不烦。参驾六龙，游戏云端。（六解）

此首在四言乐府中，音节最谐美，和魏武帝的"对酒当歌"颇相类，想时代相去不远。但魏武别有《善哉行》数首，此首必在其前耳。第一解语颇酸恻，生当乱世汲汲顾影的人确有这种感想。

《陇西行》 一名《步出夏门行》 （清商瑟调）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皇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

"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促令"办粗饭",慎勿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

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乐府中意境新颖,结构瑰丽,全首无一懈弱之点者,莫如《陌上桑》和这篇。这篇以陇西为题,想是写陇西风俗。写的是一位有才干知礼义的主妇,却从天上人"顾视世间"的眼中看出来。写天上话不多,境界却是极美丽闲适。写主妇言语举动,琐琐如画。却无一点堆垛,可谓极技术之能事。

《步出夏门行》即前调 (清商瑟调)

邪径过空庐,好人常独居。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过谒王父母,乃在太山隅。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揽舆为我御,将吾上天游。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趺。

这首末四句和前首起四句全同,两首不知孰先孰后,当时乐府并不嫌字句抄袭,只要全首组织各有各妙处。

《折杨柳行》四解 (大曲)

默默施行违，厥罚随事来。妹喜杀龙逢，桀放于鸣条。（一解）

祖伊言不用，纣头悬白旄。指鹿用为马，胡亥以丧躯。（二解）

夫差临命绝，乃云负子胥。戎王纳女乐，以亡其由余。（三解）

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杼趋。卞和之刖足，接舆归草庐。（四解）

此首堆积、若干件故事，别是一格，词却不佳。

《东门行》四解　（大曲）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储，还视桁上无悬衣。（一解）

拔剑出门去，儿女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二解）

“共餔糜，上用以也，因为也仓同苍浪天故，下为黄口小儿。言上要对得起苍天，下要替儿女积福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三解）

“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行吾，此二字不可解，疑“吾”读作“乎”，感叹辞去为迟！此三字亦不甚可解，疑有讹夺平慎行，望君归。”（四解）

此篇写一有气骨的寒士家庭，人格岳岳难犯，爱情却十分浓

挚，又是乐府中一别调。

《乐府诗集》于此篇之前尚录有《西门行》古辞一篇，凡六解："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云，但原书引《古今乐录》谓"据王僧虔《技录》，古《西门》一篇今不传。"然则僧虔时该诗已佚矣。《诗集》所录，乃据《乐府解题》者，但该诗辞意浅薄，采《古诗十九首》中"生年不满百"一首添补而成，似非古辞。今从僧虔，不录。

《饮马长城窟行》（清商瑟调）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昔朝夕也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

此诗《玉台新咏》题为蔡邕作，但《乐府诗集》据《解题》仍题古辞。格调纯类五言诗，想时代定不甚早，邕作之说或可信。

《上留田行》（清商瑟调）

《古今注》云："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邻人为其弟作悲歌以风其兄。"

里中有啼儿，似类亲父子。谓亲父所生之子回车问啼儿，慷慨不可止。

底下所录《妇病》、《孤儿》两首，以繁语写实感，此首以简语

写实感，各极其妙。

《妇病行》（清商瑟调）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勿笪音挞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此句疑有误字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疑当作父，下同。泣坐不能起。对父原作交，今以意改。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父，原作交，今以意改。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病妇临终言：“勿令儿饥寒，”乱曰以下，正写儿饥寒之状，有两三孤子。故稍长者能到市逢亲父，幼者啼索母抱，父始终未归，故旁观者“徘徊空舍”，叹惜“弃置”。

《孤儿行》 一名《放歌行》（清商瑟调）

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坐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

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蜡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此字难解，当是三谒父母影堂。下堂，孤儿泪下如雨。

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草鞋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

渫渫，清涕垒垒。

冬无复襦，夏无单衣。

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

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昭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与校计。

乱曰："里中一何诜诜，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这首歌可算中国头一首写实诗，妙处在把琐碎情节委曲描写，内中行汲收瓜两段特别细叙，深刻情绪自然活现，是写生不二法门。

《雁门太守行》八解 （清商瑟调）

孝和帝在时，洛阳令王君，本自益州广汉蜀民，少行宦，学通五经论。（一解）

明知法令，历世衣冠。从温补洛阳令，治行致贤，拥护百姓，子养万民。（二解）

外行猛政，内怀慈仁、文武备具，料民富贫。移恶子姓，篇著里端。（三解）

伤杀人，比伍同罪对门。禁鍪予八尺，捕轻薄少年，加笞决罪，诣马市论。（四解）

无妄发赋，念在理冤，敕吏正狱，不得荷烦。财用钱三十，买绳理竿。（五解）

贤哉贤哉，我县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六解）

临部居职，不敢行恩。清身苦体，夙夜劳勤。治有能名，远近所闻。（七解）

夭年不遂，早就奄昏。为君作祠，安阳亭西。欲令后世，莫不称传。（八解）

此歌专颂一地方官功德，所颂为王涣字稚子，《后汉书》有传，石刻中存有《王稚子阙铭》。体例与他歌皆异。歌并不佳，但既为汉人作品，仍录之以备一格。

《艳歌何尝行》四解　一名《飞鹄行》（大曲）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

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二解）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

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踌躇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

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原注云："念与"下为趋。

此歌著语不多，然伉俪挚爱，表现到十二分。“五里反顾，六里徘徊”、“吾欲衔汝，吾欲负汝”等句，我们悼亡的人，不能卒读。

此歌分五段，而旧本只云“四解”，原注又谓“念与下为趋”，然则末段十句非本文矣。《古今乐录》引王僧虔云：“大曲有艳有趋有乱，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乐府诗集》引案，“趋”或有歌辞，在本文中为附庸；或并无歌辞，由乐工临时增入以凑音节。如《日出东南隅》等篇，原注云：“曲后有趋”，而其趋辞无传，想是听乐工自由增入也。本篇前四解皆“艳”，为本文，后十句之“趋”则附庸。又最末两句“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与全文意义不相联属，殆乐工临时增唱者，乐府中类此者甚多。

《相逢狭路间》之末两句“丈人且安坐，调丝未遽央”，性质亦与此同。乐工唱完这一曲，说道还有他曲，请安心等等云耳。“调丝”并不连上句之“挟瑟”而言。

《艳歌何尝行》五解 （大曲）

何尝快，独无忧，但当饮醇酒炙肥牛。（一解）

长兄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二解）

小弟虽无官爵，鞍马驱驱，往来王侯长者游。（三解）

但当在王侯殿上，快独驱驱六博对坐弹棋。（四解）

男儿居世，各当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五解）

少小相独抵，寒苦常相随。忿恚安足诤，吾中道与

卿共别离。约身奉事君，礼节不可亏。上惭沧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奈何复老，心皇皇独悲，谁能知！原注云“少小”下为趋，曲前为艳。

这首亦有很长的“趋”，不在原曲五解中，注所谓“曲前为艳”，疑当作“前曲”，盖谓“趋”以前之曲皆“艳”耳。这首的“趋”，和前曲不相连属，当是伶工临时杂凑。“沧浪天”、“黄口小儿”等语，明明割裂《东门行》凑成。

《艳歌行》（清商瑟调）

《古今乐录》曰：“《艳歌行》非一，有直云《艳歌》，即此《艳歌行》是也，若《罗敷》、《何尝》、《双鸿》、《福钟》等行，亦皆艳歌。”（《乐府诗集》引）案，普通大曲，曲前有艳，或末解之前有“艳”，此歌及《罗敷》、《何尝》等四章，殆全曲皆“艳”的音节，故专以“艳歌”名。后人指香奁体为艳歌，误也。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同揽取为我组。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垒垒，远行不如归。

此诗结构颇有趣，说的一位作客的人，流寓在别人家。那家的男人却亦出去作客，末句“远行不如归”总结两客。

《艳歌行》（清商瑟调）

南山石嵬嵬，松柏何离离。上枝拂青云，中心十数

围。洛阳发中梁，松树窃自悲。斧锯截是松，松树东西摧。持作四轮车，载至洛阳宫。观者莫不叹，问是何山材？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被之用丹漆，薰用苏合香。本是南山松，今为宫殿梁。

此歌与《豫章行》同一命意，但辞不逮彼。

《艳歌》（清商瑟调）

今日乐相乐，相从步云衢。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鲤鱼。青龙前铺席，白虎持榼壶。南斗工鼓瑟，北斗吹笙竽。姮娥垂明珰，织女奉瑛琚。苍霞扬东讴，清风流西歈。垂露成帷幄，奔星扶轮舆。

此歌《乐府诗集》不录，据冯惟讷《古诗记》补入。此歌专讲享受自然界之美，颇富于想象也。但以格调论，除首二句外，全首对偶。末四句颇伤雕饰，疑非汉作，姑存之。

《白头吟》（大曲）

皑如山上雪，皎似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乐府诗集》载“晋乐所奏”，此曲凡分五解；首四句为第一解，次四句为第二解；但在解前添“平生共城中，何尝斗酒会”二句，共六句，此下添“郭东亦有樵，郭西亦有樵。两樵相推与，无亲为谁骄”四句，为第三解；“凄凄复凄凄”四句为第四解；“竹竿”以下为第五解；但末又添四句：“龂如马啖萁，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对乐，延年万岁期。”所添之句殊拙劣，且或与原辞文义不属。此皆乐工增改原文以求合音乐节拍，如元人曲本，明清伶人动多增改也。其所增改，或插入别的歌谣零句，如“郭东亦有樵”四句便是；或乐工自己杂凑，如“平生共城中”二句及末四句便是。乐府中类此者当甚多，后人或因其文义不连属，斥为不通；或又惊奇之以为特别好章法，皆无当也。

此诗《文选》采载，题为卓文君作，二千年来几公认为正确的故实。所以凡论五言诗者，率推枚乘、苏、李及此诗为最古之作。卓文君作《白头吟》事，始见于《西京杂记》、《杂记》为晋以后人伪书，久有定论，然则此事确否，已难征信。就算是确，那原辞恐决不是如此。此诗每四句一转韵，音节谐媚，最早也不过东汉末作品，西汉中叶断无此音调。王僧虔《技录》不著作者姓名，但题古辞，《乐府诗集》据《古今乐录》引然则六朝初年人并不认为文君作也。

《怨诗行》（楚调）

天德悠且长，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几时，奄若风吹烛。嘉宾难再遇，人命不可续。齐度游四方，各系太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

《满歌行》（大曲）

为乐未几时，遭时险巇，逢此百罹。伶丁荼毒，愁苦难为。遥望极辰，天晓月移。忧来填心，谁当我知。
戚戚多思虑，耿耿殊不宁。祸福无形，惟念古人，逊位躬耕。遂我所愿，以兹自宁。自鄙栖栖，守此末荣。暮秋烈风，昔蹈沧海，心不能安。揽衣瞻夜，北斗阑干。星汉照我，去自无他。奉事二亲，劳心可言。穷达天为，智者不愁，多为少忧。安贫乐道，师彼庄周。遗名者贵，子遐同游。往者二贤，名垂千秋。饮酒歌舞，乐复何须！照视日月，日月驰骋。轗轲人间，何有何无！贪财惜费，此一何愚！凿石见火，居代几时？为当欢乐，心得所喜，安神养性，得保遐期。

此歌并不佳，年代似亦不古。

右所录除《铙歌》外，凡《横吹曲》一首、《相和引》一首、《相和歌》七首、《相和吟叹曲》一首、《清商平调》四首、《清商清调》三首、《清商瑟调》十首、《楚调》一首、《大曲》八首，共二十九首。皆两汉古辞曾制谱入乐而其音节至魏晋时犹传者。《乐府新集》每首

之下皆注:"右魏乐所奏"、"右晋乐所奏"字样,盖本诸《古今乐录》。

《独漉》六解　（拂舞）

独漉独漉,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解一）
雍雍双雁,游戏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解二）
翩翩浮萍,得风摇轻。我心何合,与之同并。（解三）
空帷低床,谁知无人。夜衣锦绣,谁别伪真。（解四）
刀鸣削中,倚床无施。父冤不报,欲活何为。（解五）
猛虎班班,游戏山间。虎欲啮人,不避豪贤。（解六）

此《拂舞》五曲之一也,《南齐书·乐志》仅录第一解,云:"晋时《独漉舞歌》六解,此是前一解。"此歌为何时作品难确考。《晋书》云:"《拂舞》出自江左",而吴兢云:"读其辞,除《白鸠》一曲,余并非吴歌,未知所起。"然则亦汉魏古辞矣。《齐志》复引《伎录》所载曲词云:"求禄求禄,清白不浊。清白尚可,贪污杀我。"未知与此孰先。

《淮南王》　（拂舞）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楼与天连。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

汲寒浆,饮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贤,扬声悲歌音绝天。我欲渡河河无梁,愿化黄鹄还故乡。

还故乡,入故里。徘徊故乡,苦身不已。繁舞寄声

无不泰，徘徊桑梓游天外。

此亦《拂舞》五曲之一，《古今注》谓“淮南王安死后，其徒思恋不已而作。”但辞靡意浅，断非西汉作品，或东汉末乐伶所造耳。

此外舞曲歌辞今有者尚有两篇，皆“声辞杂写，不可复辨。”《古今乐录》语其一为《汉铎舞曲》：“昔皇文武邪弥弥舍谁吾时吾行许……咄等邪乌素女有绝其圣乌乌武邪”凡百八十一字，一为《汉巾舞曲》：“吾不见公莫时吾何婴公来婴姥时吾哺……君去时思来婴吾去时母何何吾吾”凡三百零三字。在王僧虔、沈约时已如读天书，我们更不用说了。

《俳歌》 一名《侏儒导》 （散乐）

俳不言不语，呼俳噏所。俳适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断肤耳。马无悬蹄，牛无上齿。骆驼无角，奋迅两耳。

此歌见《齐志》云：“侏儒导舞人自歌之。古辞《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摘取之也。”作品年代无考，但侏儒演剧，汉武帝时已成行，这首歌辞也像很古。

右两首亦有音乐为节，但已不算正式乐府。

《蜨蝶行》 （杂曲）

蜨蝶遨游东园，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接我苜蓿

间，持我入紫深宫中，行缠之传欂栌间。雀来，燕燕子见哳哺来，摇头鼓翼，何斩奴轩。

这歌有些错字，不甚可读。作为被燕子捉去的胡蝶儿口吻，颇有趣。

《悲歌》(杂曲)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歌辞一句一字都有郁郁累累气象，乐府中无上妙品。

《前缓声歌》(杂曲)

水中之马，必有此二字无甚意义，或涉下文而衍。陆地之船，但有意气，不能自前。心非木石荆根株数得覆天，当复思——此十四字中似有讹舛。

东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鱼。不在大小，但有朝于后来——此处当有讹字或脱句。

长笛续短笛，欲令皇帝陛下三千万岁。末二句伶工作吉语。

《东飞伯劳歌》(杂曲)

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谁家儿女对门居，开颜发艳照里间。南窗北牖挂月光，罗帷绮帐脂粉香。女儿年岁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谁与同。

这首歌是好的，惟音节太谐协，和梁武帝《河中之水》、鲍照《行路难》那一类诗极相近。我很疑是六朝作品，但既相传是古辞，姑录于此。

《焦仲卿妻》一名《孔雀东南飞》（杂曲）

原序云："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而为此辞也。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

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之慎莫留。"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动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裹。"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

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盘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盘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无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决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住欲何云。"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

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束，骆驿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窗前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催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府吏谓新妇：“贺君得高迁。盘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但复在旦夕。”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入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青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赴傍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这首诗几于人人共读，用不着我赞美了。刘克庄《后村诗话》疑这诗非汉人作品，他说汉人没有这种长篇叙事诗，应为六朝人拟作。我从前也觉此说新奇，颇表同意，但子细研究，六朝人总不会有此朴拙笔墨。原序说焦仲卿是建安时人，若此诗作于建安末年，便与魏的黄初紧相衔接。那时候如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诗》，都是篇幅很长。然则《孔雀东南飞》也有在那时代成立的可能性，我们还是不翻旧案的好。

此诗与《病妇》、《孤儿》两行，同为乐府中写实的作品。但其

中有大不同的一点,《妇病》、《孤儿》纯属“街陌谣讴”,——质而言之。纯是不会做诗的人做的,《孔雀东南飞》却是会做诗的人做的。所以那两首一句一字都是实在状况,这一首就不免有些缘饰造作的话。篇中“妾有绣腰襦”一段、“著我绣夹裙”一段,“青雀白鹄舫”一段,后来评家极力赞美,说他笔力排奡,为全篇生色。这些话我也相对的承认,因为全首一千多字都属谈话体,太干燥了,以文章技术论,不能不有几段铺叙之笔瑰丽之辞。但可惜这类铺叙,和写实的体裁已起了冲突了。因为所铺叙的富贵气太重,和“小吏”家门不称。又如“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分明和上文“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两句冲突。小姑那里会长得这样快呢?又如“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分明是借用《日出东南隅》那首诗的典故,怎么“东方千骑、夫婿上头”的罗敷还会在闺中待字,又恰是庐江小吏的“东家”呢?凡此之类,都是经不起反驳的。文人凭他想像力所及,随意挥洒,原是可以的,笨伯吹毛挑剔,固是“痴人前说不得梦”。但这诗既是写实,此类语句,终不能不说是自乱其例。总之这首诗是诗人之诗,不免为技术而牺牲事实,我们不必为讳。

《枯鱼过河泣》(杂曲)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绝似一首绝句,但音节还近古,或是晚汉作品。

《咄唶歌》一名《枣下何纂纂》(杂曲)

枣下何攒攒，荣华各有时。枣欲初赤时，人从四边来。枣适今日赐，此字疑有误谁当仰视之。

《无题》(杂曲)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

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此歌《乐府诗集》不载，据《古诗纪》补入，疑与前所录《悲歌》为同时作品。

右《杂曲》七首，皆无乐谱传在魏晋间者，郑樵谓之遗声，谓本有赠而后来失却也。但如《孔雀东南飞》等长篇，我们敢决其自始即未尝入乐，何从得有谱来？郑樵主张诗乐合一说太过，致有此偏见耳。《杂曲》之名，郭茂倩所用，今从之。

右所录先后次第，俱依《乐府诗集》。以歌曲之种类相从，凡横吹、相和、大曲、拂舞、散乐、杂曲共口十口首。《合诸房中歌》十七首、《郊祀歌》十九首、《铙歌》十八首，两汉乐府尽于此，大约总数不能逾百首。内中尚有年代可疑或应属六朝作品者若干首，有与五言诗界限不甚分明者若干首。

就篇幅之长短统计，则最短者为《箜篌引》，仅十六字，最长

者为《孔雀东南飞》口千口百口十口字。其余则二十字以上口首，五十字以上口首，百字以上口首，二百字以上口首，五百字以上口首。

就句法之长短统计，则全首三字句口首，全首四字句口首，全首五字句者口首，全首七字句者口首，长短句相杂者口首。

右各篇有作者姓名可考者，惟《郊祀歌》中《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四首，《汉志》明载为邹阳作，其余十五首为“司马相如等”所造，已不能确指某首属某人。其《饮马长城窟》则见《蔡邕集》，《玉台新咏》亦指为邕作，此外则作者一无可考。沈约所谓“皆汉世街陌谣讴”，当属实情。故欲观两汉平民文学，必以乐府为总汇。

既无作者姓名，那么，各篇的年代先后自然也无从稽考。若勉强找过标准，则《郊祀歌》我们已知决为汉武帝时作品；《铙歌》假定是武昭宣间作品，可拿来作西汉中叶风格的代表；《饮马长城窟》假定是蔡邕作，可拿来作东汉末风格的代表。还有次节所录曹氏父子各篇也可作这时代的代表。用这两把尺来将各篇子细一量，总可以看出些消息，但也不过略知其概罢了。正确的标准到底没有，依我的见地，朴拙的作品，也许东汉时还有，流媚的作品，敢说西汉时必无。

三　建安黄初间有作者主名之乐府

汉乐府除武帝时所造《郊祀》雅歌外，余皆采自街陌谣讴。作者之名，靡得而指。及建安末，风流文采，盛于邺下。其尤卓荦者称“七子”。见第三卷而曹氏父子兄弟——武帝操、文帝丕、陈思王

植为之领袖。于是五言诗规模大备，而乐府之作亦极盛。其时则杜夔深通古乐，而左延年善为新声，皆在操幕府。黄初太和间，则朱生、宋识、列和等以知音奉事宫廷，凡操、丕所作诗歌，率皆被诸弦管。其谱则依汉旧者十之七八，而新创者亦十之二三。但其时诗风已一变，乐府与五言诗几不复可分矣。今取《宋书·乐志》所录操、丕、植诸篇为当时伶官所奏者，择其尤异，录若干首，其《宋志》不载者，虽用乐府旧题，仍归诸次卷。

魏武帝曹操

操，字孟德，沛国谯人。（今亳县）汉桓帝永寿元年生，建安二十五年死，年六十六。（西纪 155——220）事迹具史志，不待赘述。操虽以功业显，然学问极博，文翰尤长。自言年二十余筑精舍于谯东五十里，秋夏读书，冬春射猎，若将终身焉。有集三十卷，见《隋志》，久佚，明张溥辑为一卷。

《短歌行》（相和平调）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杜康，古始造酒者。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宋志》载晋乐所奏，无“呦呦鹿鸣”及“月明星稀”两首，盖《短歌行》仅有六解，删原诗以就音节也。

《步出夏门行》即《陇西行》（相和瑟调）

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临观异同心，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宋志》原注云：“云行至此为艳”。超案，此原诗小序，制谱者谱之，为导引也。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永志。（一解）《观沧海》

孟冬十月，北风裴面。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鹍鸡晨鸣，鸿雁南飞。鸷鸟潜藏，熊罴窟栖。钱镈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正设，以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思。（二解）《冬十月》

乡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难行。锥不入地，丰藾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三解）《河朔寒》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四解）《龟虽寿》

每解后“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二句，当是入乐时用以凑音节，是否原文所有，不敢断定。《宋志》尚载魏武《秋胡行》四解，每解末句皆复首句“晨上散关山”。末二句云：“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二解以下同，亦当是添句凑音节，与此同例。

右两篇在四言诗中，算是韦孟、邹阳以后一大革命。大抵两汉四言，过于矜严，遂乏诗趣。或貌袭《三百篇》，益成陈腐。魏武此两篇，以当时五言的风韵入四言，遂觉生气远出，能于《三百篇》外别树一壁垒。子建五言虽独步一时，至其四言——如《责躬》、《应诏》等篇，实远出乃翁下也。可与抗衡者，惟前节所录汉乐府中《来日大难》一篇耳。然吾颇疑彼篇为魏武同时作品且或在其后。

“东临碣石”、“神龟虽寿”两章，是作者人格的表现。以“冬春射猎秋夏读书”之一少年，遭逢时会，戡定祸乱，卒至骑虎难下，取汉而代之。于豪迈英鸷中，常别有感慨怀抱。读此两篇仿佛见之。

《苦寒行》六解。（相和）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一解）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二解）

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三解）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

徊。（四解）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五解）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六解）

《宋志》每解前二句皆叠写，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殆入乐时须叠唱一遍乃合节奏也。此歌盖北征乌桓时所作。

《薤露》（相和）

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执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鸣。

《蒿里》（相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右三首皆纯五言诗，被以乐府节奏，魏武五言甚平常，不及子建远矣。

《陌上桑》(相和)

驾虹霓，乘彼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交赤松，及羡门，受要秘道爱精神。食芝英，饮醴泉，拄杖桂枝佩秋兰、绝人事，游浑元，若疾风游炊飘飘。景未移，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

此歌句法，绝似荀子《成相篇》。

试将前节所录《薤露》、《蒿里》、《陌上桑》三曲对照，可见同一曲调，而句法字数可以相去悬绝。

《气出倡》(相和)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谿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遨游，骖驾六龙饮玉浆。河水尽，不东流。解愁腹，饮玉浆。奉持行，东到蓬莱山。上至天之门玉关，下引见得入，赤松相对，四面顾望，视正惶惶。开王心正兴，其气百道至，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东到海，与天连。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澹无所愒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愿得神之人，乘驾云车，骖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乐。跪受之，敬神

齐。当如此，道自来。华阴山自以为大，高百丈，浮云为之盖。仙人欲来，出随风，列之雨。吹我洞箫鼓瑟琴，何訚訚，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玉女起，起舞移数时。鼓吹一何嘈嘈！从西北来时，仙道多驾烟、乘云、驾龙，郁何䔥䔥。遨游八极，乃到昆仑之山，西王母侧。神仙金止玉亭。来者为谁？赤松王乔，乃德旋之门。乐共饮食到黄昏。多驾合坐，万岁长，宜子孙。游君山，甚为真，磪魂砟硌，尔自为神。乃到王母台，金阶玉为堂，芝草生殿傍。东西厢，客满堂。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长乐甫始宜孙子，常愿主人增年，与相守。

此歌不尽能句读，字句亦有一二处不可解，想是因入乐有添字添句，或传钞更有小讹，录之以备魏武长篇。

《宋志》录魏武歌辞凡十五篇，今未录者九篇，一《精列》、二《度关山》、三《对酒》（以上相和）、四《短歌行》别一篇、五《秋胡行》二篇、六《塘上行》（以上平调）、七《善哉行》二篇（以上瑟调），附其目于此。

魏文帝曹丕

丕，字子桓，操子，灵帝中和三年生，黄初七年死。年四十（一八六—二二六）。

《秋胡行》（清调）

泛泛绿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随风靡倾。芙蓉含芳，菡萏垂荣。朝采其实，夕佩其英。采之遗谁，所思

在庭。双鱼比目，鸳鸯交颈。有美一人，婉如清扬。知音识曲，善为乐方。

《善哉行》（瑟调）

上山采薇，薄暮苦饥。谿谷多风，霜露沾衣。（一解）
野雉群雊，猴猿相追，远望故乡，郁何累累。（二解）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三解）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四解）
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转薄，有似客游。（五解）
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六解）

此篇笔力不让乃翁。

《善哉行》（瑟调）

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悲弦激新声，长笛吐清气。（一解）

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寥寥高堂上，凉风入我室。（二解）

持满如不盈，有德者皆卒。居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三解）

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四解）

比翼翔云汉，罗者安所羁。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

为。(五解)

《燕歌行》七解(平调)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一解)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二解)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滞他乡。(三解)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可忘。(四解)
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五解)
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六解)
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七解)

《宋志》所载魏文《燕歌行》二篇,格调相同,今录其一。

七言诗的发达,实际上比五言诗为更早。而初期的七言,大率皆每句押韵。如《楚辞》的《招魂》,自"魂兮归来入脩门些"以下,若每句将"些"删去,便是一七言长篇,如汉《房中歌》之"大海荡荡水何归?高贤愉愉民所怀!"汉《郊祀歌·天门》章之"函蒙祉福常若期,寂寥上天知厥时……"以下八句;《景星》章之"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以下十二句,都是每句押韵的七言。不必引别体的《柏梁诗》,方足征七言起于盛汉也。但《招魂》既别有语助辞,《房中》、《郊祀》诸歌每章中亦有三、四、五言相杂,故严格的七言,第一家当推张平子《四愁》,第二家便是魏文这两篇《燕歌》。而《燕歌》格调,尤为唐人七古不祧之祖,在文

学史上，永远有他的特殊地位。

《上留田》。（瑟调）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入食稻与粱，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亦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

这首和梁鸿《五噫》及灵帝末《董逃》童谣同一格调。

《秋胡行》（清调）

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嘉肴不尝，酒停杯。寄言飞鸟，告予不能。俯折兰英，仰结桂枝。佳人不在，结之何为？从尔何所之？乃在大海隅。灵若道言，贻尔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踟蹰，佳人不来，何得斯须！

《陌上桑》（相和）

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披荆棘，求阡陌，侧足独窘步，路局苲。虎豹嗥动，鸡惊，禽失群，鸣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盘石！树木丛生郁差错，寝蒿草。荫松柏，涕泣雨面沾枕席。伴旅单，稍稍日零落，惆怅窃自怜，相痛惜。

曹植。植小传见第四卷。

《野田黄雀行》《宋志》原注云："《箜篌》引亦用此曲。"（相和）

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一解）

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二解）

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三解）

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四解）

本集"惊风飘白日"两句在"盛时不再来"两句之上。

《明月》（楚调）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一解）

借问叹者谁？自云集作"云是"客子妻。夫集作君行逾十载，贱妾常独栖。（二解）

念君过于渴，思君剧于饥。集无此二句君为高山柏，集作"君若清路尘"妾为集作"若"浊水泥。（三解）

北风行萧萧，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泪堕不能止。集无此四句（四解）

浮沈各异路，集作"势"会合当何集作"何时"谐。愿作东北风，吹我入君怀。集作"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五解）

君怀常集作"良"不开，贱妾当何依？恩情中道绝，流

止任东西。集无此二句(六解)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集无此四句(七解)

右一首据《宋书·乐志》钞录,而以本集校注其下。本集与《文选》、《玉台新咏》皆同,其为原文无疑。《宋志》本添出十二句,改字八处,所添都是狗尾续貂,所改都是点金成铁。如“清路尘”、“浊水泥”,一浮一沈,永远碰不着头,真是妙语,改为“高山柏”,已经索然无味,中间插上“北风萧萧”四句,把文气隔断,下文“浮沈”二字,便成了没头没脑。“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意思是要把自己变成风,自由自在的一飞就飞到你怀里,改为“吹我入君怀”自己变了风,又自己吹自己,成何说话!至于篇末添那六句,毫无意义,更不待言了。这都是因为伶工要凑合歌调的节拍,把美妙的作品来削趾适履。正如《西厢记》、《牡丹亭》被唱曲的改得一塌湖涂。汉魏乐府中,像这样的谅来很不少,可惜不能逐篇的原文而校之耳。后来评注家,碰着字句不通的地方,强为解释,碰着语气不连属的地方,说他章法奇妙,真是梦呓。怕这些话误人不浅,所以不嫌累赘,详校这一首为例。

曹子建(植)用乐府旧调名所做的诗,还有二十余首,但实际上和他别的五言诗一点分别也没有。所以我在这里只录《宋志》所载两篇做个结束,其余还放在第四卷“建安七子诗”那章,庶子建诗风的全豹较容易看出。读者勿责我自乱其例。

陈琳

琳,字孔璋,——广陵人。琳初为袁绍记室,为绍草檄讨曹操,备极丑

诋。术败，复事操，仍掌书记。其文极优美，诗现存者仅下列之一首。
《饮马长城窟行》(瑟调)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章，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哺。君独不见长城下，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此一首纯然汉人音节，窃疑此为《饮马长城窟》本调，前节所录“青青河畔草”一首，或反是继起之作。辞沉痛决绝，杜甫《兵车行》不独仿其意境音节，并用其语句。

第二章 周秦时代之美文

第一节《诗经》之篇数及其结集

我们最古的文学宝典——《诗经》由三部分作品结集而成。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风》居全部过半数,《雅》约居三分之一,《颂》不及六分之一。汉初相传之卷数篇数如下:(注一)

卷一《周南》十一篇

卷二《召南》十四篇

卷三《邶》、《鄘》、《卫》风三十九篇

卷四《郐风》四篇

卷五《郑风》二十一篇

卷六《齐风》十一篇

卷七《魏风》七篇

卷八《唐风》十二篇

卷九《秦风》十篇

卷十《陈风》十篇

卷十一《曹风》四篇

卷十二《豳风》七篇

卷十三《王风》十篇

卷十四至二十《小雅》七十四篇

卷二十一至二十三《大雅》三十一篇

卷二十四至二十六《周颂》三十一篇

卷二十七《鲁颂》四篇

卷二十八《商颂》五篇

右《风》六十篇

《雅》百五篇

《颂》四十篇

凡三百五篇。

(注一)《毛诗》卷数、篇数及篇第与三家《诗》异同考。

《汉书·艺文志》云:"《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又云:"《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今所传者则《毛诗》三十卷,以十五《国风》为十五卷,《小雅》七卷,《大雅》、《周颂》各三卷,《鲁》、《商》、《颂》各一卷。三家《诗》则《邶》、《鄘》、《卫》共一卷。《国风》仅十三卷,合为二十八卷也。案《左传》襄二十九年记吴公子札聘鲁观乐,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吾闻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以《邶》《鄘》并为《卫风》,是古说三国不分之明证。故《汉书·地理志》亦为"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可见此为两汉经师相传通说。今试取《毛传》所析出之邶、鄘两国诗细读之,到处皆卫国史迹,事实无从分析。析一为三,毛氏之陋耳。

又十五《国风》之次第,今本一《周南》、二《召南》、三《邶》、四《鄘》、五《卫》、六《王》、七《郑》、八《齐》、九《魏》、十《唐》、十一《秦》、十二《陈》、十三

《桧》、十四《曹》、十五《豳》。郑玄《诗谱》则合《周》、《召》为一，合《邶》、《鄘》、《卫》为一。而《桧》在《郑》前，《王》在《豳》后，盖亦三家之旧。

又《召南》之《采蘩》《采蘋》编次本相连，毛本则以草虫间之。《周颂》之《桓》，本在《赉》后，毛本倒置。《小雅》之《采薇》、《出车》皆宣王时诗，毛本则以次于文王时。此皆篇第之宜改正者。

又《诗》本仅三百五篇，而毛本篇目则有百十一篇。其异同盖起于六《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之存佚问题。《毛传》于此六篇云："有其义而亡其辞"，其意似谓本有其文而后乃亡佚者，故以编入"鹿鸣之什"、"白华之什"，遂为三百十一篇。后此晋束晰作《补亡诗》，即沿此误。殊不知《笙诗》本有谱舞辞，孔子以前即已如此。(郑樵《乐略》辨之最明)。《汉书·艺文志》云："孔子纯取周诗，上取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龚遂谓昌邑王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谏"。凡汉人所述，皆言三百五篇，无言三百十一篇者，足见毛说之不可信。

这三百零五首诗，把不同时不同地之许多人的作品编为一集，体裁颇类后此之《文选》、《玉台新咏》等。然则编辑成书者究属何人，实为我们急欲知道之一问题。可惜这问题遍考古书到底不能有确实的答案。

后世盛传孔子删《诗》、《书》之说，此说起于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重复也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依他说，这是孔子六十四岁自卫反鲁以后的事。这话若真，则是孔子把许多古诗加一番选择，十汰其九，勒成今本，绝似手选《文选》的昭明太子了。但细查事实，大有可疑。孔子设教，不始晚年，而"子所雅言"，诗实居首。若果晚而删定，则未删以前，孔门所诵习，应为三千余首之旧本，何以《论语》一则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再则曰"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凡说到《诗》皆举三百之数呢？况孔子以前人征引诗

文者甚多,大抵不出今本之外。魏源尝列举《国语》引诗三十一条,不见今本者仅一条。《左传》引诗二百十七条,不见今本者仅十条。内左丘明自引及述孔子所引者四条,今佚者两条。列国公卿所引百〇一条,今佚者五条。列国歌诗赠答七十条,今佚者三条。彼《左》、《国》两书所记引诗之人,其先孔子生或数十年或数百年,何故引来引去总不出今本范围之外?因此可见三百篇之泐为定本,在春秋时久已盛行,绝非孔子所能去取加减。删诗之说,实出汉儒附会,欲尊孔子而反以诬之耳。看魏源《诗古微》卷一《夫子正乐论》中篇。

然则这部书到底编自何人定自何时呢?据《周官》、《礼记》诸书所说,周王室有太师、太史、大司乐等官;专管采诗、陈诗、教诗之职。《诗经》中一部分为周代全盛时的官定本,殆无可疑。但《三百篇》大半出于衰周,其东迁以后作品且将及半,最迟者乃至在春秋襄、昭之际,其时周王已久成虚位,是否还有权力及余裕做这种画一的文化事业,实属疑问。若勉强臆测,或者鲁史官因周京旧本随时增益以成今本。《左传》记吴季札适鲁观乐,为之遍歌各诗,其名目次第与今本略同,像给我们透几分消息。但此外别无有力的证据,终不敢断其必然。古代最有价值的作品,大半找不出主名,与其穿凿,毋宁阙疑罢了。

附 释"四诗"名义

相传有一副对子:"三才天地人",以为再不会有人对的,后来有人对个"四诗风雅颂",公认为古今绝对。三件东西而占有四个数码,恐怕谁也不能说是合理罢。四诗变成三诗,起自何时?《史记·孔子世家》说:《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

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把大、小《雅》分而为二,以凑足四数。伪《毛序》因袭其说,又把风、雅、颂、赋、比、兴列为六义,越发闹得支离。其实《诗经》分明摆着四个名字,有《周》、《召》二“南”,有《邶》至《豳》十三“风”,有小、大二“雅”,有《周》、《鲁》、《商》三“颂”,后人一定把“南”踢开硬编在“风”里头,因为和四数不合,又把“雅”劈而为二,这是何苦来呢。

我以为“南”、“风”、“雅”、“颂”是四种诗体,四体的异同,是要从音乐节奏上才分得出来。后世乐谱失传,无从分别,于是望文生义,造出许多牵强的解释,乃至连四诗的数目也毁掉了一个,真是怪事!今请把我所搜集的证据——虽然很贫薄——重新释其名义如下:

一 释南

伪《毛序》说:“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朱熹因此说了许多“南国被文王之化”,煞是可笑。二《南》是否文王时代的诗,已经是问题,三家《诗》都说不是。就算是文王德化大行,亦只能说自西而东,那里会自北而南。就令自北而南,也没有把“南”字做诗名的道理。明是卫宏不得其解,胡说乱诌罢了。《诗·鼓钟》篇“以雅以南”,“南”与“雅”对举,“雅”既为诗之一体,“南”自然也是诗之一体,《礼记·文王世子》说:“胥鼓南”,《左传》说:“象箾南籥”,都是一种音乐的名,都是指这一种诗歌。

这种诗歌何以名为“南”,颇难臆断。据《鼓钟》篇毛传说:“南方乐曰南”,或因此得名亦未可知。但此说纵令不错,也不能当南北的南字解。因为这个“南”字本是译音。《周礼·旄人》郑注、《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皆作“南方之乐曰任”,与北方之“昧”、

西方之“侏离”并举。“南”、“任”同音;恐是一字两译。因此我又连带想到两个字,汉魏乐府有所谓“盐”者——如《昔昔盐》、《黄帝盐》、《乌鹊盐》、《突厥盐》之类,六朝唐乐府及宋词有所谓“艳”者——如《三妇艳》、《罗敷艳》、《鞍子艳》之类,皆诗词中一体之专名。“南”、“任”、“盐”、“艳”同音,或者其间有多少连络关系也未可定。但没有得充分证据以前,我还不敢武断。总之,“南”是一种音乐,音乐之何以得名,本来许多是无从考据的。

这种音乐和《雅》、《颂》不同之点在那里呢?乐谱既已失传,我们自无从悬断,但从古书中也可以想象一二。据《仪礼·乡饮酒礼》、《燕礼》所载的音乐程序单,都是于工歌间歌笙奏之后,最末一套名曰“合乐”。合乐所歌是《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蘋》。《论语》亦说:“《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凡曲终所歌,名曰“乱”。把这些资料综合起来,“南”或者是一种合唱的音乐,到乐终时才唱。唱者并不限于乐工,满场都齐声助兴,所以把孔老先生喜欢得手舞足蹈;说道“洋洋乎盈耳”了。

二 释风

伪《毛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又说:“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据他的意思,则风有两义:一是讽刺之义,一是风俗之义,两义截然不相蒙。何以一首诗或一类诗中能兼备两种资格?《毛序》专以“美刺”解诗,把诗的真性情完全丧掉,都因这文字魔而来。依我看“风”即“讽”字,古书“风”读作“讽”者甚多,不可枚举。但要训讽诵之

"讽",不是训讽刺之"讽"。《周礼·大司乐》注:"倍文曰讽"。瞽矇疏引作"背文曰风"。然则背诵文词,实"风"之本义。

从《邶风》的《柏舟》到《豳风》的《狼跋》这几十篇诗,为什么叫做"风"呢?我想《南》、《雅》、《颂》都是用音乐合起来唱的,《风》是只能讽诵的,所以举他的特色,名这一体诗为"风"。《汉书·艺文志》:"不歌而诵谓之赋","风"、"赋"一音之转或者原是一字也未可定。《仪礼》、《周礼》、《礼记》里头所举入乐的诗,没有一篇在十三《风》内的。《左传》记当时士大夫宴享之断章赋诗,却十有九在十三《风》内,可见这一体诗是"不歌而诵"的。

或问曰:"《左传》季札观乐,遍歌各国《风》,《乐记》说:"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齐》即十三风之一,何以见得"风"不能歌呢?答曰《季札观乐》一篇,本来可疑,前人多已说过,但姑且不论。歌本来也有两种,一是合乐之歌。二是徒歌,《说文》:"谣,徒歌也",《左传》僖五年传疏:"徒歌谓之谣,言无乐而空歌,其声逍遥然也。""风"即谣类,宜于徒歌。《诗·北山》"或出入风议",郑《笺》云:"风犹放也。"《论衡·明雩篇》引《论语》"风乎舞雩"。释之曰:"风放歌也",不受音乐节奏所束缚,自由放歌,则谓之谣,亦谓之风。风诗和南、雅、颂的分别,大概在此。

但这是孔子以前的话,《史记·孔子世家》说:"《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然则孔子已经把这几十篇风谣都制出谱来。自此以后,风诗已经不是"不歌而诵"的赋,也不是"徒歌"的谣了。

三 释雅

伪《毛序》说:"雅者,正也"。这个解释大致不错。但下文又

申说几句道:“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从正字搭到政字上去,把《小雅》、《大雅》变成小政、大政,却真不通了。依我看,小、大《雅》所合的音乐,当时谓之正声,故名曰雅。《仪礼·乡饮酒礼》:“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工告于乐正曰:‘正乐备’……”。《左传》说:“歌《彤弓》之三,歌《鹿鸣》之三”,凡此所歌,皆大、小《雅》之篇,说“正乐备”,可见公认这是正声了。

然则正声为什么叫做“雅”呢?“雅”与“夏”古字相通,《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则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可见“安雅”之雅即夏字。荀氏《申鉴》、左氏《三都赋》皆云:“音有楚夏”,说的是音有楚音、夏音之别,然则风雅之“雅”,其本字当作“夏”无疑。《说文》:“夏,中国之人也”,雅音即夏音,犹言中原正声云尔。

四 释颂

伪《毛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这话大致是对的,可惜没有引申发明。《说文》:“颂皃也,从页公声,籀文作额。”皃即面貌,页,人面也,故从之。这字本来读作“容”。《汉书·儒林传》:“鲁徐生善为颂”,苏林注:“颂貌威仪”,颜师古注:“颂读与容同”。可见颂即容之本字,指容貌威仪言。

然则《周颂》、《商颂》、《鲁颂》等诗何故名为“颂”呢?依我看,《南》、《雅》皆唯歌,《颂》则以歌而兼舞。《乐记》说:“舞动其容也。”舞之所重在“颂貌威仪”,这一类诗举其所重者以为专名,所

以叫做“颂”。

何以见得这类诗是舞诗呢？舞分文武舞，所舞皆在颂中。《礼记·内则》：“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勺和象是什么呢？郑注云：“谓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勺即《周颂·酌》于铄王师章象即《周颂·维清》维清缉熙章，奏象舞也。”是“酌”与“维清”皆舞诗之证。《礼记·文王世子》：“登歌清庙，于穆清庙章下管象。”郑注：“象，周武王伐纣之乐也。以管播其声，又为之舞”。《明堂位》、《祭统》、《仲尼燕居》皆有“升歌清庙下管象”语。玩其文义，似是在堂上歌清庙之章，同时在堂下舞《维清》之章而以管为之节。两诗节奏或相应，亦未可知。《礼记·郊特牲》：“朱干设锡冕而舞大武”，《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大武，又是什么呢？《周颂》有《武》一章，于皇武王章《毛序》云：“武舞，大武也”，郑笺云：“大武，周公作乐所为舞也。”《左氏宣十二年传》云：“武王克商作《武》，其首章曰：“耆定尔功”，今《武》篇文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今《赉》篇文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桓》篇文……然则《大武》不止一章，今本《赉》、《桓》两篇皆《武》之一部分，且最少还应有三篇才合成全套的《大武》。那三篇不知是何篇；总之不出《周颂》各篇之外罢了。《大武》怎样舞法呢？《乐记》说：“大武，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又说：“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又说：“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以上几段把《大武》的舞颂——即舞容大概传出了。可见三《颂》之诗，都是古代跳舞的音乐，与《雅》、《南》之唯歌者有异，

与《风》之不歌而诵者更异也。

* * * * *

总而论之，“风”是民谣，“南”、“雅”是乐府歌辞，“颂”是跳舞乐或剧本。因为各自成体不能相混，所以全部《诗经》分为这四类。这样解“四诗”，像是很妥当。

我这种解释，惟《释颂》一项本诸阮元《揅经室集》而小有异同，其余都是自己以意揣度的。或者古人曾说过亦未可知，说得对不对，还盼望好古之士下批评。

第二节《诗经》的年代

凡认真读书的人，每读一部书，总要求得他正确的年代。《诗三百篇》，既非一时一人所作，想逐篇求得作者时代，本属绝对的不可能。但最低限的要求，也想知道全部《诗经》在历史上所占的时间从某时起到某时止。专就这一点论，我敢大胆答复道，《诗经》没有周以前的诗，里头最古的作品不能过西纪前一一八五年之前，最晚的作品不能过西纪五八五年以后，头尾所跨历史的时间约六百年。（按原稿至此止）

第三章　汉魏时代之美文

第一节　建安以前汉诗

西汉文辞，率宗质实。散文方面，有万古不朽的史界杰作，如《史记》；有华实并茂的哲学书，如《淮南子》。至于韵文方面，则惟以铺叙的赋为其特产。其诗歌之属，除民谣外，其章句现存时代灼然可信者，惟第二卷所录淮南小山《招隐士》一篇及第三卷所录下列诸篇。

《房中歌》十七章
《郊祀歌》十九章
《铙歌》十八章
《高帝歌》二篇
《戚夫人歌》一篇
《赵王友歌》一篇
《朱虚侯歌》一篇

《武帝歌》三篇四章
《李延年歌》一篇
《乌孙公主歌》一篇
《李陵别苏武歌》一篇
《燕王旦及华容夫人歌》各一篇
《燕王旦歌》一篇(未录)
《广川王去歌》二篇(录一)
《杨恽歌》一篇

世所传四皓《采芝歌》、武帝《秋风辞》及《落叶哀蝉曲》、淮南王安《八公操》、东方朔《诫子诗》、《昭帝歌》二首、《霍去病歌》二首,来历皆不分明,吾未敢轻信。

右诸篇,除《铙歌》外,都有作者主名,但其人却都非诗家。除《房中》《郊祀》两歌外,都不是会做诗的人做的,都不是有心去做诗的,换一句话说,虽然在文学上有相当的价值,却并不是文学家的文学。此外正正经经做的诗,说也可怜,只有韦孟、韦玄成一家祖孙所做的四首,今录其一以见当时诗品。

韦孟《讽谏诗》《汉书·韦贤传》:“孟鲁国邹人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道,孟作诗讽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又作一篇。孟卒于邹。”案,孟生卒年,史不载,约当汉高祖时(西纪前二〇六)。

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黼衣朱绂,四牡龙旗。彤弓斯征,抚宁遐荒。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勋绩惟光。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赞,实绝我邦。

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坠。我祖斯微,迁于

彭城。在予小子，勤唉厥生。厄此嫚秦，耒耜斯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宁。乃眷南顾，授汉于京。

于赫有汉，西方是征。靡遵不怀，万国攸平。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辅。

矜矜元王，恭俭静一。惠此黎民，纳彼辅弼。享国渐世，垂烈于后。乃及夷王，克奉厥绪。咨命不永，惟王统祀。左右陪臣，斯惟皇士。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继祖考。邦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悠悠，是放是驱。务此鸟兽，忽此稼苗。烝民以匮，我王以偷。所弘匪德，所亲匪俊。惟囿是恢，惟谀是信。睮睮谀夫，谔谔黄发。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纵逸。嫚彼显祖，轻此削黜。

嗟嗟我王，汉之睦亲。曾不夙夜，以休令闻。穆穆天子，照临下土。明明群司，执宪靡顾。正遐由近，殆其怙兹。嗟嗟我王，曷不斯思。

匪思匪监，嗣其罔则。弥弥其逸，岌岌其国。致冰匪霜，致坠匪嫚。瞻惟我王，时靡不练。兴国救颠，轨违悔过。追思黄发，秦穆以霸。岁月其徂，年其逮耇。于赫君子，庶显于后。我王如何，曾不斯览。黄发不近，胡不时鉴。

孟尚有“徙家于邹”后所作一首，体格和这首一样。他的六世孙玄成元帝时丞相的两首，一首《自劾》，一首《戒子孙》，体格也和孟所作一样。因为我不觉得他的好处，都不录了。韦孟的两首是否

绝对可信，还不敢说。《汉书》云，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据此，怕四首都是玄成作的，因为气息体格完全相同。这些诗完全摹仿《三百篇》，一点没有变化，而徒得其糟粕。很像明七子摹仿"盛唐"的样子，颇觉可厌。但我们不能怪他，西汉时所谓诗人之诗，恐怕都是如此。

纯粹的诗，在西汉我们是不能多见了。只有些和诗相类的作品，还可以引来比照参考。如司马相如《封禅文》，里头插有一首颂，其辞如下：

> 自我天覆，云之油油。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滋液渗漉，何生不育。嘉谷六穗，我穑曷蓄。匪惟雨之，又润泽之。匪惟遍之，我泛布护之。万物熙熙，怀而慕之。名山显位，望君之来。君兮君兮，侯不迈哉。……

把这首颂和《郊祀歌》里头的'邹子乐'四章——《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来同韦孟的诗参互着看，可想见西汉盛时——武帝前后文学家矜心作意做的诗，都是以摹仿《三百篇》为能事。不过邹阳、司马相如聪明些，摹仿得活泼一点，韦孟厚重些，摹仿得呆滞一点。总而言之，西汉文学家用心作的诗，全摹仿《三百篇》。那些非文学专家的人——如高祖、武帝、至杨恽等，——随手做的歌谣，便用当时通行的《楚辞》腔调。讲到创作，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既作这等主张，当然牵涉到一个大问题，即五言诗发生的时代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便有下列几首诗的时代最要仔细研究。

第一，《史记正义》所载虞姬和项羽歌一首；

第二,《玉台新咏》所载枚乘诗九首;一、《西北有高楼》,二、《东城高且长》,三、《行行重行行》,四、《涉江采芙蓉》,五、《青青河畔草》,六、《兰若生春阳》,七、《庭中有奇树》,八、《迢迢牵牛星》、九、《明月何皎皎》

第三,《文选》所载苏武诗四首,李陵《与苏武诗》三首;(《玉台》同)

第四,近代选家所载卓文君《白头吟》一首;

第五,《文选》所载班婕妤《怨歌行》一首。(《玉台》作《怨诗》)

倘若这几首诗作者主名不错,那么,五言诗在秦汉之交已经发生,到汉景帝、武帝时已经十分成熟了。但这几首诗可疑之点,其实甚多。内中最易判明者为第一项,所谓虞姬和歌者。原文云:"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一望而知为唐以后的打油近体诗,连六朝人也不至有这等乏句,何况汉初。这诗始见于张守节《史记正义》,据云出《楚汉春秋》。《楚汉春秋》久佚,唐时所传已属赝本,节引之徒见其陋耳。而王应麟《困学纪闻》乃推为五言之祖,可谓无识。此诗之伪,近人多能知之,不俟多辨。

次则第四项也容易解决。所谓卓文君《白头吟》者,《宋书·乐志》中有其文,题曰"古辞"。原文见卷三凡《宋志》所谓"古辞"者,皆"汉世街陌谣讴。"沈约既自著其例,然则此诗在约时并无作者主名可知。《玉台新咏》亦无作者主名,且并不名为《白头吟》,仅用首句标题云"皑如山上雪"。《太平御览》、《乐府诗集》亦皆云古辞,并无卓文君之说。卓文君作《白头吟》。始见于伪《西京杂记》。但亦仅记其事,未著其词。至宋末黄鹤注杜诗,始以《杂记》傅会《宋志》,指此书为卓作。明冯惟纳《古诗纪》因之,此

后盲盲相引，几成定案。然冯舒《诗纪匡谬》已明辨之矣。

第二项所谓枚乘古诗九首，其八首皆在《文选·古诗十九首》中，并无作者主名。钟嵘亦不认枚乘曾有此作品，刘勰虽引当时传说，然亦仅作怀疑语。钟、刘原语俱详下文。至徐陵辑《玉台新咏》，乃贸然竟题枚作，以冠全编之首，陵时代后于钟、刘及昭明太子，谅来必有什么确证为他们所未见。我们与其信《玉台》不如稍取谨慎态度信《文选》及钟、刘等。

第五项所谓班婕妤《怨歌行》，《文选》、《玉台》同载，似无甚疑窦，但刘勰已疑之。《文选》李善注引《歌录》则云："《怨歌行》古词"。然则此诗是否确有作者主名，久已成问题了。

剩下第三项的苏、李诗，《文选》、《玉台》都认为真的，钟嵘亦无甚异议，惟刘勰对他作怀疑之词。后世则苏轼公然攻击之谓为后人拟作，然附和者少。但我们最当注意者，相传苏、李诗并不止《文选》所载七首，还有十首见于《古文苑》、《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书，所以这问题颇复杂不易解决，当在下文录本诗时更详论之。

以上所论，是关于这五家之诗各别可疑的资料，除虞姬一家伪迹太显不劳辨证外，其余都有虚心商榷之必要。我以为对于这些问题，要求一个总解决。什么叫做总解决？就是五言诗发生时代问题，再直捷点说，是西汉曾否有五言诗的问题。

对于这问题最持谨慎态度者，莫如刘勰《文心雕龙》。他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

也。”彦和䌹字之意以为西汉有四言诗，如韦孟《讽谏》，有七言诗。如《柏梁》联句，有长短杂言，如严助、司马相如诸遗什。独至五言，则成帝时命刘向总校《诗赋略》——即今《汉书·艺文志》所载“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里头却有一首。因此世俗所传李陵、班婕好……那几首五言作品，不能不令人动疑了。彦和所发问题如此，他虽没有下斩截的判断，然其疑西汉无五言之意，已隐跃言外。我以为因刘向品录不及，便指为无，原未免过于武断，反驳的人也可以说道：“韦孟四言，《汉志》亦并未著录，难道也说是假吗？”话虽如此说，但枚乘、苏、李若有这种好诗，刘向似不容不见，见了似不容不著录。彦和所挑剔，最少也令主张西汉有五言之人消极的失却根据了。但仅靠这一点，还不能解决这问题，我们应做的工作，是要审查彦和所谓“辞人遗翰，莫见五言”这句话的正确程度何如。

一般人的幻觉，大概以为诗的发达，先有四言，次有五言，次有七言。其实不然，除《三百篇》的四言和《楚辞》的长短句，其发达次第为人所共见外，若专拿五言和七言比较，七言的历史，实远在五言之前。今试列举战国至西汉中叶七言或类似七言之作。

其一，《楚辞·招魂》篇：“魂兮归来入修门些”以下，若将每句“些”字删去，便是一首极长的七言诗。《大招》篇每句删去“只”字亦然。

其二，《荀子·成相》篇：“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用两句三言一句七言组成一小段音节，全篇皆如此，也可以说是有一定规则的长短句，也可以截出每小段之第三句为纯粹的七言。

其三，秦始皇时史游作《急就章》。“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殊快意。……”全篇俨然一首七古，后此西汉字画皆仿其体。又后来《黄庭经》之类，亦从此出。这类作品，虽没有文学上价值，但专就七言韵语的历史论，却不能把他们除外。纬书中亦最多七言句，如“玄立制命帝卯行”(《孝经·援神挈》)，如“太易变教民不倦”(《乾凿度》)之类。纬书大率战国秦汉间儒生方士所作。

其四，《易水》、《垓下》、《大风》诸歌，或并“兮”字计算，或将“兮”字删除，皆成七言。例如“威加海内归故乡，安得猛士守四方。”此等句法，《楚辞》中已多有例，如《九辩》的“悲忧穷蹙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怿，去乡离家兮来远客……”若将“兮”字省去，便是七言。但其中有五个字中夹一“兮”字者，却不能照办。例如：“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若将“兮”字删去，“蕙肴蒸兰藉，奠桂酒椒浆”，便不是五言句法。“有美人兮心不怿，去乡离家来远客”，却恰是七言句法。

其五，汉高祖时《房中歌》，“大海荡荡水所归，大贤愉愉民所怀”，纯粹的七言。

其六，武帝时《郊祀歌·天门》章：“函蒙祉、福常若期……”以下八句，《景星》章：“空桑琴瑟结信成……”以下十二句，都是纯粹的七言。

其七，《柏梁台诗》真假尚难确定，若真当然是很完整的七言了。

据以上所论列，则自战国到西汉，七言作品连绵不绝。以后逐渐稀少，惟张平子《四愁》、魏文帝《燕歌行》独传。建安七子诗风盛行之后，七言几乎绝响，直至鲍照、庾信，始复兴长短句的歌

行。入唐而极盛。七言发展变迁之历史大略如此。推原其所以发展较早之由，盖缘秦汉间诗歌皆从《楚辞》蜕嬗而来，音节舒促相近。即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形式上纯祖《楚辞》，而上句合一兮字，下句去一兮字，皆成七言。由《楚辞》渡到七言，其势实比五言为顺也。

以上这段话，说得离题太远了，现在要归结到五言发展的历史。

刘彦和又云："按《召南·行露》，肇始半歌，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我以为若觅一二断句作证，则可引者原不止此。专就《诗经》论，如"胡为乎泥中"、"谁谓雀无角"、"无使尨也吠"、"期我乎桑中"、"洞酌彼行潦"、"宛在水中央"、"或尽瘁事国"，……此类句子很不少。乃至《左传》引逸诗："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论语》记《接舆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都不能不算是五言句法的远祖。却是全首完整的五言诗，在汉以前到底找不出一首来。

汉代第一首五言诗，当推《戚夫人歌》：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这首歌虽有两句三言相间，大体总算是五言了。我们若肯认《大风歌》为七言之祖，也可以认这歌为五言之祖。但是除了这歌四句以外，别的却就难找了。倘若把苏、李、枚、卓那几首剔出，简直可以说，从高祖到武帝八、九十年间，除戚夫人那四句外更无第二首五言。最当注意者，《房中》、《郊祀》两歌共三十六章，内中

三言、四言、六言、七言都有，独无五言。勉强找，算找出四句："幡比翅回集，贰双飞常羊"、"假青风轧忽，激长至重觞。"《郊祀歌·天门》章这四句夹杂在三言、六言、七言中间，音节异常佶屈，和所传枚乘、苏、李诸作截然不同。

第二首五言是那首呢？《铙歌》十八章中《上陵》章云：

"上陵何美美，下津风以寒。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芝为车，龙为马，览遨游，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十万岁。"

这首歌虽有三、四、六言插入，但五言为多，我们姑且勉强认为五言。《铙歌》作品年代难确考，依我看，并不是一时作成的，惟这首有"甘露初二年"一句，认为宣帝时作品，当无大错，然则在枚乘、苏、李后五、六十年了。他的格调音节之朴僿拙劣如此。

第三首的五言是那首呢？《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童谣云：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这一首真算纯粹的五言了，彦和所谓"《邪径》童谣，近在成世"即指此。其音节谐畅，和后来的五言诗几无甚分别，但虽作于成帝时，已是西汉之末了。

西汉二百年间五言诗，其时代确凿可信绝无问题者，只有这三首。内中两首还是长短句相杂，其纯粹的一首又是童谣，然则彦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之语并不为过了。

我们试在这种资料之下来解决苏、李、枚、卓诸诗的时代问

题。凡辨别古人作品之真伪及其年代,有两种方法,一曰考证的;二曰直觉的。考证的者,将该作品本身和周围之实质的资料搜集齐备,看他字句间有无可疑之点。他的来历出处如何?前人对于他的观察如何?……等等,参伍错综而下判断。直觉的者,专从作品本身字法、句法、章法之体裁结构及其神韵气息上观察,拿来和同时代确实的作品比较,推定其是否产于此时代。譬诸侦探案件,考证的方法是搜齐人证物证,步步踏实,毫不杂以主观;直觉的方法则如利用野蛮人或狗之特别嗅觉去侦查奇案。虽像是很杳茫很危险,但有时亦收奇效。文学美术作品,往往以直觉的鉴别为最有力。例如碑帖字画等类,内行家可以一望而知为某时代作品,某人手笔,丝毫不容假借。文体亦然。东晋晚出之伪《古文尚书》,就令将传授上及其他种种罅漏,搁在一边不提,专以文字论,已可断其决非三代以上文也。《文选》所载李陵《答苏武书》,别无他种作伪实证,而识者早公认其为六朝人语。凡此之类,皆用直觉的鉴别,似武断而实非武断也。西汉承战国之后,——除少数作者摹仿《三百篇》作四言诗外——全部文学家之精力,皆务蜕变《楚辞》以作赋。就实质论,则铺叙多比兴少,就形式论,则多用自由伸缩之长短句,而未有每句之一定字数。乃若"行行重行行"、"皑如山上雪"、"携手上河梁"……诸篇,在实质方面,则陈旨婉曲,寄兴深微,在形式方面,则虽非如魏晋之讲究对偶,齐梁后之拘束声病,然而句法调法皆略有一定,音节谐畅流丽。凡此,皆与西汉其他作品绝不相类。我们用历史家的眼光忠实观察,以为西汉景、武之间未必能发生这种诗风这种诗体;倘使已经发生,便当继续盛行,又不应中断二三百年,到建

安、黄初间始再振其绪。所以我对于五言诗发生时代这个问题，兼用考证的、直觉的两种方法仔细研究，要下一个极大胆的结论曰：五言诗起于东汉中叶，和建安七子时代相隔不远，——“行行重行行”等九首决非枚乘作，“皑如山上雪”决非卓文君所作；“骨肉缘枝叶”、“良时不再至”等七首决非苏武、李陵作；“新裂齐纨素”是否班婕妤作尚在未定之列。今具录诸作，先分别考定其时代，再评论其价值。

《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附一首：

章末有△符者，《玉台新咏》所指为枚乘作；有▲符者，《文心雕龙》所指为傅毅作；有＊符者，陆机有拟作。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里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以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莫复道，努力加餐饭。△＊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李善注："疏刻穿之也。"盖窗棂之类。**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哀。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鸣鹤，奋翅起高飞。△*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远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李注玉衡，北斗第五星也。**众星何历历。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诗》云："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借众星以喻有名无实也。此引用之，故下云："虚名复何益"。**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晨风》、《蟋蟀》皆《诗经》篇名。**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驰情整中带，**李注："中带，中衣带也。"**沉吟聊踯躅。愿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驱车上东门，**李注引"河南郡图经"云："东有三门，最北头曰上东门。"盖纪洛阳城阙也。**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即趋也，就也。《楚辞》："去白日之昭昭，袭长夜之悠悠。"**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

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绥引车之缰绳也。**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亮无晨风翼，**《尔雅》“晨风，鹯也；亮，同谅。”**焉能凌风飞。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晞。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李注引《仪礼》郑注云：“著，谓充之以絮也。”又引《礼记》郑注云：“缘，饰边也。”**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兰若生春阳，涉冬犹盛滋，愿言追昔爱，情款感四时。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夜光照玄阴，长欢恋所

思。谁谓我无忧，积念发狂痴。△*

右二十首，除最末一首外，皆见《文选》，不题撰人名氏，惟题“古诗”。《玉台新咏》则九首题枚乘《杂诗》。一、《西北有高楼》二、《东城高且长》三、《行行重行行》四、《涉江采芙蓉》五、《青青河畔草》六、《兰若生春阳》七、《庭中有奇树》八、《迢迢牵牛星》九、《明月何皎皎》馀七首不录。《文心雕龙》则云：“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冉冉孤生竹）则傅毅之词。”是对于枚乘之说，付诸存疑，而割出一首以属傅毅。《诗品》则为分二类，其一陆机所曾拟之十四首，认为时代最古。今存者仅十二首。一、《行行重行行》二、《今日良宴会》三、《迢迢牵牛星》四、《涉江采芙蓉》五、《青青河畔草》六、《明月何皎皎》七、《兰若生春阳》八、《青青陵上柏》九、《东城高且长》十、《西北有高楼》十一、《庭中有奇树》十二、《明月皎夜光》。《玉台》所谓枚乘九首，全在其中，馀二首已佚，不知属何题。其余“去者日以疏”等四十五首，钟未列其目，惟十九首中‘客从远方来’一首在内。复举有‘橘柚垂华实’一首，余四十三首不知何指。则谓“疑是建安中曹（植）、王（粲）所制。”昭明《文选》选者萧统、彦和《文心雕龙》著者刘勰、仲伟《诗品》著者钟嵘、孝穆《玉台新咏》选者徐陵同是梁人，而所传之异同如此，可见这一票古诗之作者和时代在六朝时久已成问题了。其所拟议之作者，最古者枚乘，西汉初人；次则傅毅，东汉初人，距枚乘百余年；最近者曹、王，汉魏间人，距傅毅又百余年，距枚乘且三百年。

我以为要解决这一票诗时代，须先认一个假定，即“古诗十九首”这票东西，虽不是一个人所作，却是一个时代，——先后不过数十年间所作，断不会西汉初人有几首，东汉初人有几首，东汉末人又有几首。因为这十几首诗体格韵味都大略相同，确是一

时代诗风之表现。凡诗风之为物，未有阅数十年百年而不变者，如后此建安、黄初之与元嘉、永明；元嘉永明之与梁、陈宫体；乃至唐代初、盛、中晚之递嬗，宋代“西昆”、“江西”之代兴。凡此通例，不遑枚举。两汉历四百年，万不会从景、武到灵、献，诗风始终同一。“十九首”既风格首首相近，其出现时代，当然不能距离太远。读者若肯承认我这个前提，我们才可以有点边际来讨论他的出现时代了。

汉制避讳极严，犯者罪至死，惟东汉对于西汉诸帝则不讳。惠帝讳盈，而十九首中有“盈盈楼上女”、“馨香盈怀袖”等句，非西汉作品甚明，此其一；“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相阙百余尺。”明写洛阳之繁盛，西汉决无此景象。“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上东门为洛城门，郭北即北邙，显然东京人语，此其二。此就作品本身觅证，其应属东汉不应属西汉，殆已灼然无疑。然东汉历祚，亦垂二百年，究竟当属何时耶？此则在作品本身上无从得证，只能以各时代别的作品旁证推论。刘彦和以“冉冉孤生竹”一首为傅毅作，依我的观察，西汉成帝时，五言已萌芽，傅毅时候，也未尝无发生《十九首》之可能性。但以同时班固《咏史》一篇相较，风格全别固诗见后其他亦更无相类之作，则东汉之期——明、章之间似尚未有此体。安、顺、桓、灵以后，张衡、秦嘉、蔡邕、郦炎、赵壹、孔融，各有五言作品传世。音节日趋谐畅，格律日趋严整，其时五言体制已经通行，造诣已经纯熟，非常杰作，理合应时出现。我据此中消息以估定《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纪一二〇至一七〇约五十年间。比建安黄初略先一期，而紧相衔接，所以风格和建安体格相近，而

其中一部分钟仲伟且疑为曹王所制也。我所估定若不甚错，那么，《十九首》一派的诗风，并非西汉初期瞥然一现中间戛然中绝，而建安体亦并非近无所承，突然产生，按诸历史进化的原则，四方八面都说得通了。

十九首在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或与《三百篇》、《离骚》相埒，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能知道，无待我赞美了。对于他最古的批评，则刘彦和谓："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宛转附物，怊怅切情。"钟仲伟谓："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对于他的价值，差不多发挥尽致了。我为帮助读者兴味起见，且再把他仔细解剖一下。

十九首第一点特色在善用比兴。比兴本为《诗》六义之二，《三百篇》所恒用，《国风》中尤什居七八。降及《楚辞》，"美人芳草"，几舍比兴无他技焉。汉人尚质，西京尤甚，其作品大率赋体多而比兴少。长篇之赋，专事铺叙无论矣，即间有诗歌，也多半是径情直遂的倾泻实感。到《十九首》才把《国风》、《楚辞》的技术翻新来用，专务"附物切情"。胡马越鸟，陵柏涧石，江芙泽兰，孤竹女萝，随手寄兴，辄增妩媚。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纯借牛女作象征，没有一字实写自己情感，而情感已活跃句下。此种作法，和周公的《鸱鸮》一样，实文学界最高超的技术。汉初作品如高祖之《鸿鹄歌》、刘章之《耕田歌》，尚有此种境界，后来便很少了。

论者或以含蓄蕴藉为诗之唯一作法，固属太偏，然含蓄蕴藉，最少应为诗的要素之一，此则无论何国何时代之诗家所不能否认也。《十九首》之价值，全在意内言外，使人心醉。其真意所在，苟非确知其"本事"，则无从索解。但就令不解，而优饫涵讽，

已移我情。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不是凭空替牛郎织女发感慨,自无待言,最少也是借来写男女恋爱。再进一步,是否专写恋爱,抑或更别有寄托而借恋爱作影子,非问作诗的人不能知道了。虽不知道,然而读起来可以养成我们温厚的情感,引发我们优美的趣味,比兴体的价值全在此。这种诗风,到《十九首》才大成。后来唐人名作,率皆如此,宋则盛行于词界,诗界渐少了。

《十九首》虽不讲究"声病",然而格律音节,略有定程。大率四句为一解,每一解转一意。如"行行重行行"至"各在天一涯"为一解,"道路阻且长"至"越鸟巢南枝"为一解,"相去日以远"至"游子不顾返"为一解,"思君令人老"至"努力加餐饭"为一解。其用字平仄相间,按诸王渔洋《古诗声调谱》,殆十有九不可移易。试拿来和当时的歌谣乐府比较,虽名之为汉代的律诗,亦无不可,此种诗格,盖自西汉末五言萌芽之后,经历多少年,才到这纯熟谐美的境界。后此五言诗,虽内容实质屡变,而格调形式,总不能出其范围。

从内容实质上研究《十九首》,则厌世思想之浓厚——现世享乐主义之讴歌,最为其特色。《三百篇》中之变《风》、变《雅》,虽忧生念乱之辞不少,至如《山枢》之"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等论调,实不多见。大抵太平之世,诗思安和,丧乱之余,诗思惨厉。《三百篇》中代表此两种气象的作品,所在多有。然而社会更有将乱未乱之一境,表面上歌舞欢娱,骨子里已祸机四伏,全社会人汲汲顾影,莫或为百年之计,而但思偷一日之安,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厌世的哲学文学便会应运而生。依前文所推论,《十九首》为东汉安、顺、桓、灵间作品,若所测不谬,那么正是将乱未乱极沉闷极不安的时代了。当时思想界,则

西汉之平实严正的经术，已渐不足以维持社会，而佛教的人生观已乘虚而入。桓、灵间安世高、支娄迦谶二人所译出佛经已数十部。下文所录仲长统一诗，最足表示此中消息。看第一六七页《十九首》正孕育于此等社会状况之下，故厌世的色彩极浓。“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种思想，在汉人文学中，除贾谊《鹏鸟赋》外，似未经人道。《鹏鸟赋》不过个人特别性格特别境遇所产物，《十九首》则全社会氛围所产别物，故感人深浅不同，《十九首》非一人所作，其中如“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之类，一面浸染厌世思想，一面仍保持儒家哲学平实态度者，虽间有一二，其大部分则皆如《山枢》之“且以喜乐，且以永日”，以现世享乐为其结论。“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诸篇其最著也。他们的人生观出发点虽在老庄哲学，其归宿点则与《列子·杨朱》篇同一论调。不独荣华富贵功业名誉无所留恋，乃至“谷神不死”、“长生久视”等观念亦破弃无余。“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真算把这种颓废思想尽情揭穿。他的文辞既“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故所诠写的思想，也给后人以极大印象。千余年来中国文学，都带悲观消极的气象，《十九首》的作者怕不能不负点责任哩。

《十九首》之考证批评略竟，今当以次论列所谓苏、李诗者。

《文选》所录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李陵字少卿，广之孙，为骑都尉。武帝天汉中，将步卒五千人击匈奴，转战失利，遂降虏。单于以女妻

之，立为右校王，在匈奴二十余年卒。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李注云："晨风，早风也。"超案，李说误，晨风，鸟名也，送子以贱躯。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溪路侧，悢悢不能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李注云"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张弓弛弦也。望，月满之名也。日在东，月在西，遥相望也。"超案，诗意谓虽一别无相见期，犹冀如日月之由弦而望，有短时间得遥遥相对也。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又苏子卿诗四首。苏武，字子卿，京兆人。天汉二年，以中郎将使匈奴十九年，不屈节。会昭帝与匈奴和得归国。宣帝神爵二年卒，年八十余。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昔者长相近，邈若胡与秦。惟念当乖离，恩情日以新。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

依。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丝竹厉清声，慷慨有余哀。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归。俛仰内伤心，泪下不可挥。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归来，死当长相思。

烛烛晨明月，馥馥秋兰芳。芬馨良夜发，随风闻我堂。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嘉会难再遇，欢乐殊未央。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

右七首中，《玉台新咏》惟录“结发为夫妻”一首，余不录。而《艺文类聚》及《古文苑》所载复有十首：

李陵《录别诗》八首：

有鸟西南飞，熠熠似苍鹰。朝发天北隅，暮闻日南陵。欲寄一言去，托之笺彩缯。因风附轻翼，以遗（遗当作遣）心蕴蒸。鸟辞路悠长，羽翼不能胜。意欲从鸟逝，驽马不可乘。

烁烁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凉应节至，蟋蟀夜悲鸣。晨风动乔木，枝叶日夜零。游子暮思归，塞耳不能听。远望正萧条，百里无人声，豺狼鸣后园，虎豹步客庭。远处天一隅，苦困独零丁。亲人随风散，历历如流星。三苹离不结，思心独屏营。愿得萱草枝，以解饥渴情。

寂寂君子坐，奕奕合众芳。温声何穆穆，因风动馨香。清言振东序，良时着西庠。乃命丝竹音，列席无高唱。怨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扬。长哀发华屋，四坐莫不伤。

晨风鸣北林，熠熠东南飞。愿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楼，想见余光辉。玄鸟夜过庭，仿佛能复飞。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归。浮云日千里，安知我心怨。思得琼树枝，以解长渴饥。

涉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阳，尔行西南游，我独东北翔。辕马顾悲鸣，五步一彷徨。双凫相背飞，相远日已长。远望云中路，相见来圭璋。万里遥相思，何益心独伤。随时爱景耀，愿言莫相忘。

钟子歌南音，仲尼欲归与。戎马悲边鸣，游子恋故庐。阳鸟归飞云，蛟龙乐潜居。人生一世间，贵与愿同俱。身无四凶罪，何为天一隅。与其苦筋力，必欲荣薄躯。不如及清时，策名于天衢。

凤凰鸣高冈，有翼不好飞。安知凤凰德，贵其来见稀。……阙

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阙

苏武《答别诗》二首：

童童孤生柳，寄根河水泥。连翩游客子，于冬服凉衣。去家千里余，一身常渴饥。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汉湄。寒风吹我骨，严霜切我肌。忧心常惨戚，晨风为我悲。瑶光游何速，行愿支荷迟。仰视云间星，忽若割长帷。低头还自怜，盛年行已衰。依依恋明世，怆怆难久怀。

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一别如秦胡，会见何讵央。怆恨切中怀，不觉泪沾衣。愿子长努力，言笑莫相忘。

《艺文类聚》为隋唐间欧阳询所著，《古文苑》为唐人所辑，失辑者姓名，其书以《文选》所不录者为范围。盖唐时所传苏、李诗，除《文选》七首外，复有此十二首也。明冯惟讷《古诗纪》则以前七首为原作，后十二首为后人拟作。后十二首中李陵八首之末两首，《古文苑》仅录首次联，下注"阙"字，盖唐时已佚后半。而明杨慎《升庵诗话》则有其末首之全文，云"见《修文殿御览》"。其文如下：

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音盛杀气，凄风从此兴。招摇西北指，天汉东南倾。嗟尔穹庐子，独行如履

冰。短褐中无绪，带断续以绳。泻水置瓶中，为辨淄与渑。巢父不洗耳，后世有何称。

关于苏李诗的资料之全部如此。

《文心雕龙》云："……所以李陵、班婕好见疑于后代"，可见这几首诗的真伪问题，盖起自六朝以前了。近代昌言其伪者，则始自苏东坡。他说："刘子玄(知几)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书》非西汉文，盖齐梁间文士拟作者也。吾因悟陵与苏武赠答五言，亦后人所拟。"又说："李陵书、苏武五言，皆伪，而萧统不能辨。"章樵《古文苑注》引。但东坡未能指出其作伪实据，故不足以夺历史上相沿之信仰。间有祖其说者，或摘"独有盈觞酒"之"盈"字犯惠帝讳，或摘"俯观江汉流"、"小海隔中州"、"送子洪水阳"、"携手上河梁"等句与塞外地理不合，或摘"行役在战场"、"一别如秦胡"、"骨肉缘枝叶"、"结发为夫妻"等句为与陵、武情事不合，斯皆然矣。然为之辩护者亦自有说，如谓各诗未必皆作于塞外，谓陵诗未必皆赠武，武诗未必皆赠陵，则许多矛盾之点也可以勉强解释过去。所以仅靠这些末节，还不能判定此公案。

我是绝对不承认这几首诗为李陵、苏武作的。我所持的理由，第一，则汉武帝时决无此种诗体，具如前文所论。此诸诗与《十九首》体格略同，而谐协尤过之。如"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如"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如"骨肉缘枝叶"、如"努力崇明德"，……其平仄几全拘齐梁声病，故其时代又当在《十九首》之后；第二，赠答诗起于建安七子，两汉词翰，除秦嘉《赠妇》外更无第二首，然时已属汉末。至朋友相赠，则除此数章外更不一见。

盖古代之诗，本以自写性情，不用为应酬之具。建安时，文士盛集邺下，声气相竞，始有投报。苏、李之世，绝对的不容有此；第三，苏、武于所传诸诗外别无他诗，固无从知其诗风为何如。至于李陵则《汉书·苏武传》，尚载有他一首歌，其辞云："行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陨。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纯是武人质直粗笨口吻，几乎没有文学上价值。凡一个人前后作品，相差总不会太远，何况同时所作？作"经万里兮度沙漠……"的人，忽然会写出"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会写出"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我们无论如何，断不能相信。我据这三种理由，所以对于东坡所提出的抗议深表赞同。

然则这几首诗是后人有意作伪吗？又未必然。《石崇集》中有《王昭君辞》一首，《李贺集》中《庾肩吾还自会稽歌》一首，都是本无此诗，而作者悬揣前人心事替他补作的。幸亏石、李二人对于这两首诗各有一篇小序声明系代作，不然被一位冒冒失失的选家，将那两首迳题为昭君作、肩吾作，又不知把多少人引入迷途了。李陵这个人，本来不算什么大人物，文学史上更不会有他的位置，徒以司马迁因他获罪，《报任安书》里头有一大段替他抱不平，引起后人对于他格外的表同情，于是好事者流，有人替他拟一篇《答苏武书》，倾吐胸中块垒；《答苏武书》之为拟作，刘知几《史通》辨之已明，现在几为学界所公认了。又有人因他送苏武归国时本有一首歌明见《汉书》，而那首歌实在做得不见高妙，因此重新替他拟作一两首，来完成这段佳话，后来又有人觉得李陵既有诗送苏武，苏武也不可无诗送李陵，于是又替苏武也作几首。在作

者原是自己闹着玩，并非有意伪托，自昭明太子编入《文选》，迳题苏、李之名，却令千余年来坠入云雾了。

然则什么人拟作呢？我们虽没有法子找出作者主名，大概总是建安七子那班人。而各首又非成于一人之手，各诗气格朴茂淡远，决非晋宋以后人手笔，而汉桓灵以前，又像不会有替人捉刀的风气，建安七子既创开赠答之风，自然容易联想替古人赠答，他们又喜欢共拈一题，数人比赛着做，或者谈论之间，觉得苏李言别是一种绝好诗材，因此拈为课题，各人分拟，所以拟出的共有几首之多，各首语意多相重复，而诗的好坏亦大相悬绝。

还有该注意的一点，《文选》所录七首之中，李陵的比苏武强多了。《文心雕龙》只言"李陵、班婕妤见疑于累代"；不提苏武，《诗品》也只有李陵，并无苏武。《诗品·叙论》里头有"子卿双凫"一语，似是指苏武之"双凫俱北飞"一首，但彼文历举曹子建至谢惠连十二家，皆以年代为次，"子卿双凫"句在"阮籍咏怀"句之下，"叔夜双鸾"句之上，则子卿宜为魏人，非汉之苏武也。窃疑魏别有一人，字子卿者。今所传苏武诗六首，皆其所作，自后人以诸诗全归诸武，并其人之姓名亦不传矣。此说别无他证，不敢妄主张，姑提出俟后之好古者。因此我颇疑拟李陵的几首，是早已流行，刘勰、钟嵘对他都狠重视，拟苏武的那几首，或者是较晚的时代续拟，因此批评家不甚认他的价值，但最迟的也不过魏晋间作品罢了。

至于《升庵诗话》所载"红尘蔽天地"的全首，古书中绝未曾见，杨升庵自谓出于《修文御览》但《修文御览》早佚，升庵何从得见？升庵最好造假典骗人，这首诗之靠不住，冯已苍《诗纪匡谬》早已辩明了。

各诗的价值，要分别言之。拟李陵的“良时不再至”和“携手上河梁”两首，真算送别诗的千古绝唱！“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意深刻而语飞动，真是得未曾有。“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把极热烈的情感像放在熏炉中用灰盖住，永远保持温度，真极技术之能事。钟仲伟谓“王粲之诗，源出李陵”，依我看，这两首的气味，绝似仲宣《七哀》，或者迳是仲宣拟作亦未可知。此外则拟苏武的“结发为夫妻”一首，甚曲折微婉；拟李陵的“有鸟西南飞”一首，劲气直达，其余则“自郐以下”了。钟仲伟举“二凫俱北飞”一首，此首最切合苏李情事，但浅薄寡味。

《十九首》和苏李的两大公案既大略解决，最后更附带说说班婕妤的问题。

《文选》所录班婕妤《怨歌行》。班况之女，少有才学，成帝选入宫，以为婕妤。后为赵飞燕所谮，黜废居长信宫。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此诗纯用比兴，托意微婉，在古诗中固为上乘。婕妤为成帝时人，以当时童谣中“邪径良田”的体制对照，则亦有产生此类诗之可能性。但《文选》李注引《歌录》但称为“古词”，而刘勰亦谓其“见疑于后代”，然则是否出婕妤手，在六朝时本有问题，恐亦是后人代拟耳。

钟仲伟云：“自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无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

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彬彬之盛,大备于时。"仲伟不信枚乘及苏武,故西汉只数李班两家,叹其寥落,又颇以东汉二百年斯道中绝为慨。我以为凡一体新文学之出现,其影响必及于社会,断不会仅有一两个人孤丁丁的独弹独唱,又不会没有人继续仿摹,隔二百多年才突然复活转来。所以宁采刘彦和怀疑的态度,把所传西汉五言作品都重新估定时代,庶几历史之谜,渐渐可以解答了。

以上将西汉传疑的作品都已说过,以下论东汉确有主名之作品。

东汉初期诗,流传仍极少,最著闻者如马援《武溪》之吟,梁鸿《五噫》之什,见卷三页皆从《离骚》一转手,虽词韵极美,而体格无变。第一首五言诗,则史学大家班固之《咏史》。固小传见第二卷

>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我们若将《十九首》苏、李诗等重新估定年代之后,这首便算有史以来最古的五言诗了。试拿来和晚汉作品比较,真可笑已极。钟嵘批评他"质直无文",一点都不冤枉。班孟坚并不是"无文"的人,且勿论他的史笔超群绝伦,即以《两都赋》而论,固当有

不朽的价值。赋末所附那五首四言、七言诗也并不坏，何以这首《咏史》独稚弱到如此？可见大辂椎轮，势难工妙。孟坚首创五言，便值得在文学史上一大纪念，进一步求工，却要让后人了。至于《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一首，若果如刘勰说的为傅毅所作，那便与班固同时，但我仍未敢信。

东汉中叶，在诗界稍占位置的人曰张衡。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安帝时徵拜郎中，再迁太史令。顺帝阳嘉中迁侍中，为宦官所谗，出为河间王相，永和四年卒。衡为汉代大科学家，深于历学，著有《灵宪》一卷，《浑天仪》一卷。又会测算地震，著有地动仪，惜皆已佚。他的文学以赋著名，所作《两京赋》费十年功夫乃成。他的诗现存三首，除四言《怨诗》一首没有什么特别外，余两首都在文学史上很有关系。

《同声歌》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立中馈，奉礼助蒸尝。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金粉御，列图陈枕张。（此句疑有误字）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四愁诗》

《文选》有序云，张衡不乐久处机密，阳嘉中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车，治威严，能内察属县，奸滑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尽服擒。诸豪侠游客，悉惶惧逃出境，郡中大治。争讼息，狱无系囚。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芬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其辞曰：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五言诗除孟坚《咏史》外，平子的《同声歌》便是第二件古董了。孟坚那首，只能谓之五言有韵的文，不能谓之诗。平子这首，才算有诗的气味。进化路径，历历可指。玩语意当是初迁侍中时

所作，自述初承恩遇感激图报之意。全首用比体，在五言尤为首创。此诗若作赋体读之，认为男女新婚爱恋之词，便索然寡味。平子现存三诗，皆全用比兴。《怨诗》、《四愁》皆有序，明言之，此首亦应尔。

《四愁诗》最有盛名，他用美人芳草托兴，是《楚辞》意境。一唱三叹，词句不嫌复沓，是《国风》格调。然而形式上却全不袭《国风》，不袭《楚辞》，所以有创作的价值。昔人谓《柏梁诗》为七言之祖，柏梁为真为伪，本属问题，就算是真，也没有文学上价值。纯粹的七言，总应推《四愁》首唱了。晋傅玄有《拟四愁诗》自序云："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超谓平子不俗，休奕拟之乃俗耳。凡绝调皆不许人拟。

著《楚辞章句》的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安帝时，——也有一首七言诗，名为《琴思楚歌》。

盛阴修夜何难晓，思念纠戾肠摧绕，时节晚莫年齿老。冬夏更运去若颓，寒来暑往难逐追，形容减少颜色亏。时忽晻晻若骛驰，意中私喜施用为，内无所恃失本义。志愿不得心肝沸，忧怀感结重欲噫，岁月已尽去奄忽。亡官失禄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复位，久处无成卒放牵。

叔师注《楚辞·九章》、《九辩》、《远游》等篇，全用此等句法，若将每句末"也"字删去，便成若干首七言。例如《远游》注之"哀众嫉妒迫协贤，高翔避世求道真，质性鄙陋无所因。将何引援而升云，逢遇暗主触谗佞，思虑烦冤无告陈。……"《九辩》注之"修德见过愁惧惶，孤立特

止居一方，常念弗解内结藏。偕违邑里之他邦，去郢南征济沅湘。……”注文用韵起于《易经》各爻家之象辞，叔师效之而一律裁为七言。《琴思》一章，疑亦某篇之注，后人摘以为诗耳。韵味当然不及《四愁》，但可见当时竞创新体也。

桓灵之间，音节谐美格律严正的五言诗体完全成立，作品流传名氏可指者数家：曰秦嘉及嘉妻徐淑、曰郦炎、曰赵壹、曰蔡邕及邕女琰。秦嘉《留郡赠妇》诗三首嘉字士会，陇西人，桓帝时为郡上计掾。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难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空复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辗转。忧来如寻环，匪席不可卷。

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念当远离别，思念叙款曲。河广无舟梁，道近隔邱陆。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针药可屡进，愁思难为数。贞士笃终始，恩义不可属。

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清晨当引迈，束带待鸡鸣。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何用叙我心，遣思致款诚。宝钗可耀首，明镜可鉴形。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

琼。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徐淑《答秦嘉诗》

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沈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瞻望兮踊跃，停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晖。君发兮引迈，去我兮日乖。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

嘉诗《玉台新咏》有序，盖嘉为郡上计京师，其妻寝疾还家，不获面别，故赠此诗。《诗品》云："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案，赠答诗始此。

郦炎诗二首。炎字文胜，范阳人，当灵帝时。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舒吾凌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鍾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

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泰山阿。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

赵壹诗二首：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人。灵帝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公府十辟不就。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执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二家诗皆不韵；姑录之以见当时诗风之一种云尔。其在建安七子以前，确然能以诗名家者当推蔡邕父子。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灵帝建宁中，拜郎中，校书东观。董卓，为司空，辟之，迁尚书侍中。献帝初平三年(一九二)王允诛卓，邕亦遇害。邕有良史才，在东观续《汉书》未成，其著书有《月令章句》十二卷。《独断》二卷、《集》二十卷。文章书法，皆绝妙一时。诗则有《玉台新咏》所载《饮马长城窟》一首。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

此诗《文选》不著作者姓名，惟《玉台》则题邕作。我们并非轻信《玉台》，但以进化法则论，五言诗自东汉初叶发生以后，经历班固、张衡、秦嘉几个阶级，到蔡邕时才算真成熟，固宜有此圆满美妙之作品。伯喈文才掩映一世，其女文姬之诗，载在《后汉书》，精工如彼，则伯喈必能诗可知。故孝穆以此诗归伯喈，我们乐予承认。不惟如此，此诗与《十九首》音节气韵极相近，我还疑《十九首》中有伯喈作品在内，不过别无他证，不便主张罢了。伯喈能书之名，震铄千古，然今汉碑中，无一种能定为蔡书，而后人则每种皆揣测为蔡书。我对于蔡诗，也抱同一的观念哩。

邕女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献帝兴平元、二年间，天下丧乱，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归，重嫁陈留董祀。归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

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旁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回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弊降掳，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已。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顾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影，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

岁。

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门户单。身执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羌蛮。山谷眇兮路漫漫，眷东顾兮但悲叹。冥当寝兮不能安，饥当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眥不干，薄志节兮念死离，虽苟活兮无形颜。惟彼方兮远阳精，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窈停。岁聿暮兮时迈征，夜悠长兮禁门扃。不能寐兮起屏营，登胡殿兮临广庭。玄云合兮翳月星，北风厉兮肃泠泠。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乐人兴兮弹琴筝，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胸愤盈，欲舒气兮恐彼惊。含哀咽兮涕沾颈。家既迎兮当归宁。临长路兮捐所生。儿呼母兮啼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追持我兮走茕茕，顿复起兮毁颜形。还顾之兮破人情，心怛绝兮死复生。

两诗并见《后汉书》，或疑第二首为后人拟作，范蔚宗未经别择，误行收录。此说我颇赞同，因为两诗所写，同一事实，同一情绪，绝无做两首之必要。第二首虽亦不恶，但比起第一首来却差得多了。第一首则真千古绝调，当时作家，皆善用比兴，独此诗纯为赋体，将实事实感，赤裸裸铺叙抒写，不加一毫藻饰，而缠绵往复，把读者引到与作者同一情感。我想二千年来的诗除这首和杜工部《北征》外，再没有第三首了。这首诗与《十九首》及建安七子诸作，体势韵味都不一样，这是因文姬身世所经历，特别与人不

同所以能发此异彩，与时代风尚无关。要之五言诗到蔡氏父女，算完全成熟，后此虽有变化，但大体总不能出其范围了。

（附言）俗传有所谓《胡笳十八拍》者，亦题蔡文姬作。今录其头尾两拍如下：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烟尘蔽野兮胡虏盛，志意乖兮节义亏。对殊俗兮非我宜，遭恶辱兮当告谁。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右第一拍

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管律同。十八拍兮曲难终，响有馀兮思无穷。是知丝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乐各随人心兮有变则通。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合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右第十八拍

此十八首音节靡弱，意境凡近，与《后汉书》所载五言诗截然不类，其非出文姬手无疑。唐刘商《胡笳曲序》云："……文姬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今《胡笳弄》是也。"李肇《国史补》云："唐有董庭兰，善沉声祝声，盖大小胡笳云。"然则十八拍之音节，乃姓董者所创。其人为唐时人，名庭兰，而歌辞又当在节拍之后，去文姬时远矣。作者亦非有心冒充文姬，只是借他的事，代他拟作，无识的选家，硬要把他送给文姬，却成了真伪问题。此本不足深

辩，因恐浅学误认，故述其来历如右。

以上所述，皆建安以前五言诗，蔡琰一首在建安后，因邕作顺次附录。五言在历史上发展的路径，大略可见了。此外四言诗在这时代，也起一种变化，读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尝以尚书郎参曹操军事，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卒。——的《述志》二首，最能见此中消息。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驰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缭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乱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翱翔太清，纵意容冶。

公理是晚汉一位思想家，他所著的《昌言》十二卷，和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有同等价值。可惜除《后汉书》所摘录那几篇外，其余都亡佚了。他的诗也只存这两首，但这两首在四言诗里是有特别地位的。自韦孟以下三百多年的四言诗，都是摹仿《三百篇》皮毛，陈腐质木得可厌。这两首诗命意结体选词，都自出机杼，完全和《三百篇》两样，与曹孟德《对酒》、《观沧海》诸篇，

同为四言诗一大革命。这是技术上的特色，至于实质方面，他能代表那时候思想界沉寂不安的状况。他对于传统学术，一切怀疑，一切表示不满，虽不能自有建设，然而努力破坏。读他第二首，可以知魏晋间清谈派哲学的来龙去脉。

此外作者姓名虽存而时代事迹失考之诗尚有两首：

辛延年的《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炉。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馀。不意金五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峙蹰。就我求清酒。丝竹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鲙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裙。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渝。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宋子侯的《董娇娆》诗

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纤手折其枝，花落可飘扬。请谢彼姝子，何为见损伤。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秋时有零落，春月复芬芳。何如盛年去，丁福保云

"如"，宋刻《玉台》作"时"，诸本亦皆作"时"，惟《艺文类聚》作"如"。案，此四句本言花落仍可重开，不如人之盛年一去即遭捐弃，而从前之欢爱俱忘，乃一篇立言寄慨之本旨。如作"时"字，则此句并不可解，全篇文义俱阂矣。今从《艺文类聚》改正。欢爱两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琴上高堂。

右两诗作者虽不能得其时代，细审气格，当是桓灵间作品。辛诗言"大秦珠"，当在安敦通使之后。宋诗言"洛阳城"，当在迁邺以前。

其余失名之首，除前卷所录各乐府外，尚有以下各首：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四坐且莫喧，愿听歌一言。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离娄自相联。谁能为此器，公输与鲁班。朱火然其中，青烟扬其间。从风入君怀，四坐莫不欢。香风难久居，空令蕙草残。

非与亲友别，气结不能言。赠子以自爱，道远会见难。人生无几时，颠沛在其间。念子弃我去，新心有所

欢。结志青云上,何时复来还。

穆穆青风至,吹我罗衣裾,青袍似春草,长条随风舒。朝登津梁山,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为期。

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人傥欲我知,因君为羽翼。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烹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新树兰蕙葩,杂用杜蘅草。终朝采其华,日暮不盈抱。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馨香易销歇,繁华会枯槁。怅望何所言,临风送怀抱。

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我欲渡河水,河水深无梁。愿为双黄鹄,高飞还故乡。

钟仲伟评品古诗,于陆士衡曾经拟作之十四首外,题已见前别指"去者日以疏"等四十五首疑为建安中曹、王所制,而"橘柚垂华实"一首与焉,其余不知何指。大约此八首皆应在内,《十九首》中亦有七八首在内,然所缺尚多。乐府歌辞中之"鸡鸣高树颠"、"日出东南隅"、"青青园中葵"、"君子防未然"、"相逢狭路

间”、“天上何所有”、“默默施行违”、“飞来双白鹄”、“翩翩堂前燕”、“今日乐相乐”、“皑如山上雪”、“天德悠且长”、“昭昭素明月”、“蒲生我池中”诸篇或亦皆在内。乐府与诗，本无界限，特诗之曾经傅以音符，被之弦管者斯谓之乐府耳。此诸诗迳指为曹、王制，固未必然，但恐多是建安作品，其较早者亦不过上溯桓、灵而止。

汉末五言诗有篇幅极短绝类后此之绝句者数首。录如下：

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交莫羞贫，羞贫友不成。

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利傍有倚刀，贪人还自贼。

藁砧公何在，藁砧，砍也，借射夫字。山上复有山。射出字何当大刀头，刀头有环，借射还字。破镜飞上天。月上下弦时如破镜为半，言此当归时也。

日暮秋云阴，江水清且深。何用通音信，莲花玳瑁簪

菟丝从长风，根茎无断绝。无情尚不离，有情安可别。

南山一树桂，上有双鸳鸯。千年长交颈，欢庆不相忘。

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

兰草自然香，生于大道旁。腰镰八九月，俱在束薪中。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鲊，相教慎出入。

大抵晚汉之诗此指广义的诗，连乐府包在内。可分二大派，第一派音节谐美，寄兴深微，词旨含蓄，其源出于《国风》、《十九首》及拟苏李诗等皆属之。第二派，音节倔强，竟境俶诡，笔力横恣，其源出于《离骚》、《招魂》，乐府中之大部分皆属之。两派虽途径不

同，而皆用比兴体为多。其用赋体者，则蔡文姬一诗属第一派，《孤儿行》、《焦仲卿妻》诗等属第二派。要而言之，晚汉诗虽未能尽诗的境界，然而后代许多做诗的路子，已在那时候开发出来了。

传世的汉诗本来不多，除正史各传及《文选》与《玉台新咏》所录外，则《艺文类聚》、《初学记》、《古文苑》、《乐府诗集》各有录载，明末冯惟讷《古诗纪》、清初李因笃《汉诗评》，集其大成。近人丁福保因冯《纪》之旧，辑为《全汉诗》五卷，总算完备了。然而真伪杂糅，时代错迕，则诸家皆所不免。今据丁辑分其种类综其首数列表如下：

叙例

——兹表之作，缵述先师，凡厥体制，咸遵遗意。

——兹表命名，虽由己撰，凡厥意义，俱准原书。

——诗歌乐府，厘为三类，悉准原书，无或稍违。

——先师作表，欲本丁辑，萧规曹随，今亦从之。

——诗歌篇名，一准原书，歧异之处，略加诠释。

——诗歌谣谚，丁辑各以类聚，先师讲述，体制少有出入，今准师说，旁参己意。小有不同，读者自知，无关宏旨，故不附注。

——诗歌谣谚，句读各异，略加区分，取便读者。虽非师意，亦无舛失。

——乐府分类，先师表著甚详，惟汉魏合著一表，而于全汉乐府乖异，因参己意，稍事更张。实事求是，亦无违失。

——作者真伪，年代先后，悉遵师意，以为序次，间有怀疑，辄著己意，以示区别，匪敢标异。

叙曰:先师梁任公尝著《中国美文及其历史》一书,惟于周秦时代之美文,仅成第一章《诗经之篇数及其结集》,与第二章《诗经之年代》;于唐宋时代之美文,则仅成第一章《词之起源》,而于汉魏诗则皆蔚然成帙矣。其第一章《建安以前汉诗》,辨别作者之真伪,详考五、七言诗之起源,皆俱有卓识,足以谳定古代文学史中之悬案。其第二章《两汉歌谣》。其第三卷则为《古歌谣及乐府》,其第一章《周秦以前之歌谣及其真伪》,其第二章《两汉以前歌谣》,其第三章《建安黄初间有作者主名之乐府》,均足以发蒙启覆,开导后学。惟于第一章"建安以前汉诗"之末,欲依丁福葆辑之《全汉诗》而作一全汉诗《种类篇数》表,未成而卒。天民不才,昕夕籀诵,爰据丁辑《全汉诗》四百零六篇,附以先师所辑录之《出塞》、《紫骝马》、《独漉》、《艳歌》、《何尝行》五解,《鸡鸣歌》、《东飞伯劳歌》六篇,计共四百十二篇(《作者之真伪及其诗之年代》俱详于原书内及本表中,兹不赘述)。谨成《全汉诗种类篇数及其作者年代真伪》一表,共分三类:第一表诗,第二表歌谣及谚语,第三表乐府。大体一准先师,其中小有出入者,如第三表乐府分为二类:第一类词谱均由公制者,为朝廷上文士之文学;第二类词采民谣谱由公制者,乃系采之于民间之歌谣而为乐章者,则为民众之文学,斯则参酌个人之私意而成者也。其是否有无谬误,先师已逝,无由请教,良足悼矣。表成之后,因缀数言,以识涯略。世有达者,理而董之。时维庚午仲夏,西丰葛天民识于北京地安门外之寓庐。

全汉诗种类篇数及其作者年代真伪表第1——诗

年代	真					伪					作者主名
	三言	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三言	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	
西汉		1 讽谏诗 2 在邹诗 3 美严王思诗 4 自劾诗 5 戒子诗						1 答项王楚歌 2 怨诗一首		1 柏梁诗	虞美人 天民案，先师任公谓虞美人《答项王楚歌》为唐人之打油诗，非虞姬作。 韦孟 韦孟 应季先 武帝 天民案，武帝《柏梁臺诗》，先师任公疑为非汉武时作。 韦玄成 韦玄成 班婕好 天民案，班婕好《怨诗》，先师任公。以《文选》李注引《歌录》作古辞，不题班婕好作，故以为非出班手。
东汉		6 迪志诗 7 怨篇	1 咏史				1 怨诗				班固 傅毅 王昭君 张衡

张衡											
朱穆									8 与刘伯宗绝交诗		
王逸						1 思琴楚歌		2 同声歌			
桓生									9 答客诗		
秦嘉									10 客示桓麟诗		
秦嘉									11 述昏诗二章		
秦嘉									12 赠妇诗一首		
蔡邕								3 留郡赠妇诗三首			
蔡邕									13 答元式诗		
蔡邕									14 答卜元嗣诗		
								4(饮马长城窟行入乐府)			

赵壹									5 翠鸟二首 7 疾邪诗二首			
蔡琰 天民案，蔡琰《悲愤诗》第二首先师任公以为后人伪托，非蔡琰作。									8 悲愤诗二首（第二首骚体）			
仲长统										15 述志诗二首		
孔融									9 杂诗二首			
孔融									10 临终诗			
孔融								1 六言诗三首				
孔融										16 离合郡姓名字诗		
应亨									11 赠四王冠诗			
辛延年									12 羽林郎			
宋子侯									13 董娇娆诗			
枚乘			3 杂诗九首									

								4 古诗一首				傅毅
			14 古诗十首									以下无作者主名。
			15 古诗四首									
			16 古诗三首									
		17 古诗一首	17 古诗一首									
			18 茅山父老歌									
	1 古五杂俎诗											
			19 古诗二首									
		18 古体歌	20 古诗绝句四首									
			21 古歌									
		19 伤三贞诗	22 古乐府									天民案古《杂俎诗》疑伪。
		20 讽巴郡太守诗			2 古两头纤纤诗							天民案古,《雨头纤纤诗》疑伪。
			23 刺巴郡守诗									

			24 思治诗								
			25 谯君黄诗								
								5 诗四首（原作）			苏武
											天民案，苏、李诗七首，先师任公疑为建安七子所作。其余十一首以为后世之人作。
	1 古五杂组诗										
								6 答李陵诗			苏武
								7 别李陵			苏武
								8 与苏武诗三首（原作）			李陵
								9 录别诗八首附一首			李陵

全汉诗种类篇数及其作者年代真伪表第二——歌谣及谚语

年代	歌								谣					谚语					作者主名。
	真						伪		真					真					
	三言	四言	五言	七言	长短句	骚体	四言	骚体	三言	四言	五言	七言	长短句	三言	四言	五言	七言	长短句	
西						1垓下歌													项羽
						2大风歌													高帝
		1鸿鹄歌																	高帝
							1采芝操												四皓
							2紫芝歌											1楚人谚	四皓 无名
					1平城歌														无名
					2歌一首														戚夫人
						3歌一首													赵幽王友
		2画一歌 3耕田歌																	无名， 朱虚侯章
					3淮南民歌														无名

淮南王安 武帝 无名						1武帝太初中谣							4八公操5瓠子歌二首						
武帝											1秋风辞								
武帝 武帝														4李夫人歌					
武帝 天民案，《落叶哀蝉曲》先师任公以为六朝作品。											2落叶哀蝉曲		6西极天马歌						
东方朔 无名														5据地歌6匈奴歌					
乌孙公主 司马相如													7歌一首8琴歌二首						
霍去病													9琴歌						

无名													7卫皇后歌					
无名					1逐弹丸													
无名			1紫宫谚															
无名		1路																汉
无名			引谚														4郑白渠歌	
无名																	1颍川歌	
李陵 李延年												10歌一首	8歌一首					
昭帝												11黄鹄歌						
昭帝										3淋池歌								
燕刺王旦 广陵厉王胥												12歌一首 13歌一首						

杨恽	广川王去	无名	无名	无名	赵飞燕以下无作者主名。				
					2五鹿				3邹鲁谚
						2谷楼			
			1东家枣						
									2诸葛丰
									2长安谣
							1元帝时童谣		
					4归风送远操				
9拊缶歌	10歌二首					11五侯歌	12尹赏歌	13上郡歌	
									1楼护歌
				5牢石歌					
		2诸儒为匡衡语							

						东汉
						1张君歌
						1武溪梁行
				2更始时南阳童谣		
	1汉成帝时童谣歌一首					
3汉成帝时童谣歌一首			4鸿隙陂童谣	5王莽末天水童谣		
	3帻如屋				4灶下养	
2三王		3投阁				
1张文	2杨伯起					
				6杜陵蒋翁		
			天民案，鸿隙陂童谣，一作王莽时汝南童谣。			马援 无名

			1凉州歌																天民案，《凉州歌》一作《樊晔歌》。
		2朱晖歌																	无名
				1郭乔卿歌															无名
				2董宣歌						1汉时童谣歌									无名 无名
		3作都夷歌三章													1南阳谚				白狼王唐菆 无名
																	1戴侍中		无名
						1五噫歌													梁鸿
						2适吴诗													梁鸿
				3九曲歌		3思友诗 4效祀灵芝歌													梁鸿 班固 李尤

张衡 崔骃 蔡琰 无名	无名	徐淑	以下无作者主名。
			3 刘太常
			2 井大春
			1 会稽童谣
			1 会稽童谣
1 胡笳十八拍			
5 四愁诗 6 安封侯诗		7 答秦嘉诗	
	2 鲍司隶歌		2 廉范歌
	2 崔瑗歌		
		1 通博南歌	2 崔实引里语

		4杨子行 5许叔重 6冯仲文 7鲁国孔氏 8胡伯始 9考城谚		2江夏黄童 3白眉 4避骢		1桓帝时童谣歌二首				2河内谣 3顺帝末京都童谣					4陈临歌 5又 6黎阳会张公颂 7范史云歌	3吴资歌 4又歌	4喻猛歌 5魏郡舆人歌 6刘君歌		

				灵帝以下无作者主名。		少帝唐姬以下无作者主名。
	1太常妻				2柳伯骞	
10朱伯厚			11帐下壮士		12缪文雅	
			1缝掖			
			5荀氏八龙	6公沙六龙	7郭君	
		2桓帝末京都童谣		3桓帝末京都童谣		
	2桓帝初京都童谣			3乡人谣	4千安二谣	
						8悲歌一首
				8招商歌		

		7贾父歌 8洛阳令歌 9爰珍歌 10高孝甫歌	5董逃歌	9鸡鸣歌		9歌一首 10皇甫嵩歌			4桓灵时童谣父抱朴子引一首				4灵帝末京都童谣 5二郡谣			2时人语	13许伟君 14王君公		天民案，《抱朴子》引桓帝时童谣歌一首疑伪 天民案，《鸡鸣歌》丁辑不载，见《乐府诗集》，先师任公以为东汉末作品

		15袁文开		
		8五门	9贾伟节	10作奏
1相思谚				
	5献帝初童谣		6建安荆州童谣	
6太学中谣五首				1阎君谣
			1桓农童谣	2京都谣
5京兆谣		6献帝初京都童谣	7兴平中吴中童谣	
		4陈纪山歌		
11襄阳太守歌				

<table>
<tr><td colspan="35">全汉诗种类篇数及其作者年代真伪表第三——乐府</td></tr>
<tr><td>年代</td><td colspan="6">1词谱同时均由公制者(文士文学)</td><td colspan="27">2词采民谣谱由公制者(民众文学)</td><td>作者主名</td></tr>
<tr><td rowspan="6"></td><td colspan="3">1宗朝用</td><td colspan="3">2郊社用</td><td colspan="3">1军旅用</td><td colspan="24">2普通用</td><td rowspan="6">天民案,先师任公云:《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殿板四史及丁辑作十六章,今从之。

天民按,先师任公谓侧调出于楚调,《伤歌行》为楚调,故另列之</td></tr>
<tr><td colspan="3">安世房中歌十七章</td><td colspan="3">郊祀歌十九章</td><td>1鼓吹曲</td><td colspan="2">2横吹曲(附录)</td><td colspan="6">1歌舞兼者</td><td colspan="18">2唯歌者</td></tr>
<tr><td colspan="3"></td><td colspan="3"></td><td>铙歌十八章</td><td></td><td></td><td>1雅舞</td><td colspan="4">2杂舞</td><td>3散乐</td><td colspan="4">1相和歌</td><td colspan="10">2清商</td><td colspan="4">3杂曲</td></tr>
<tr><td colspan="3"></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1武德舞</td><td colspan="2">1拂舞</td><td>2铎舞</td><td>3巾舞</td><td></td><td colspan="3">1相和曲</td><td>2吟叹曲</td><td colspan="6">1平清瑟三调</td><td colspan="2">2大曲</td><td>3楚调</td><td>4侧调</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 colspan="2">1平调曲</td><td>2清调曲</td><td colspan="3">3瑟调曲</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三言</td><td>四言</td><td>长短句</td><td>三言</td><td>四言</td><td>长短句</td><td>长短句</td><td>四言</td><td>五言</td><td>四言</td><td>四言</td><td>长短句</td><td>长短句</td><td>长短句</td><td>长短句</td><td>四言</td><td>五言</td><td>长短句</td><td>长短句</td><td>五言</td><td>长短句</td><td>五言</td><td>四言</td><td>五言</td><td>长短句</td><td>五言</td><td>长短句</td><td>五言</td><td>五言</td><td>四言</td><td>五言</td><td>七言</td><td>长短句</td></tr>
</table>

西汉
1安其所第一 2丰草第八 3雷震第九
1天地第八 2日出入第九 3天门第十一 4 景星第十二
1大孝备矣第一 2七始华始第二 3我定历数第三 4王侯秉德第四 5海内
1大海荡荡第六
1练时日第一 2天马第十 3华烨烨第十五 4五神第十六 5朝陇首第十七
1帝临第二 2青阳第三 3朱明第四 4西颢第五 5玄冥第六 6惟泰元第十七
1朱鹭 2思悲翁 3艾如张 4上之回 5翁离 6战城南 7巫山高 8上陵
唐山夫人
天民案，《汉书·乐志》：《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四章为邹阳作。（景帝时人）先师任公以其余为司马相如等作。李延年制谱。 天民案，《铙歌》十八章，先师任公以为武昭宣间作品。 天民案，《陇头歌》丁辑列入歌谣。

天民案，《横吹》三曲，丁辑为汉人作品。《出塞》为齐梁后作品，《紫骝马》虽不见于李延年二十八曲之内。而为后人所加。但风格朴茂亦为汉作。天民按，先师任公以《薤露》《嵩里》二歌时代在李延年前。

1 薤露 2 嵩里

9 格进酒 1 出塞 2 紫骝马

1 陇头

10 郡为黄 11 芳树 12 有所思 13 雉子斑 14 圣人出 15 上邪 16 临高台 17 远

7 齐房第十三 8 后皇第十四

6 象载瑜第十八 7 赤蛟第十九

有奸第五都荔遂芳第十 7 冯冯翼翼第十一 8 皑皑即即第十二 9 嘉荐芳矣

如期

皇鸿明第十四 11 孔德之常第十五 12 承帝　明德第十六

第十三 10 皇

东平宪王苍 天民案,《独漉》,丁辑不载见《宋志》,先师任公以为东汉者作品。 天民案先师任公以《淮南王篇》为东汉末乐伶所造。 天民案,《圣人制礼乐篇》及《公莫舞》年代疑
1善哉行
1相逢行 2长安有狭邪行
1猛虎行
1长歌行二首 2豫章行
1王子乔
3乌生 4平陵东 5东光
1江南 2鸡鸣
1箜篌引
1公莫舞
1圣人制礼乐篇
1淮南王篇
1独漉
1武德舞歌诗
1王子乔
东汉

天民案，《艳歌何尝行》五解丁辑不载，见《宋书·乐志》。天民案，《东飞伯劳歌》、《玉台新咏》载为古词，故先师任公以为东汉末作品。天民按《艳歌何尝行》四解丁辑从《玉台新咏》作《双白鹄》。天民案先师任公以《焦仲卿妻》为建安末作品，未人乐

天民案，《白头吟》，《玉台新咏》作《皓如山上雪》，先师任公以为非文君作。

天民案，古歌辞为六朝作品。

天民案《满歌行》疑为东汉末建安初作品。

天民案，古诗疑为六朝作品。

1 蛱蝶行 2 前缓声歌 3 无题 工作古歌

1 东飞伯劳歌

1 悲歌 2 枯鱼过河泣 3 咄唶歌 4 杂歌 5 古八变歌 6 焦仲卿妻

1 古乐府罣辞

1 伤歌行

1 怨诗行

1 东门行 2 艳歌何尝行五解 3 陌上桑 4 西门行

1 陌上桑 2 折杨柳行 3 艳歌何尝行四解 4 艳歌行 5 艳歌行

1 妇病行 2 孤儿行 3 雁门大守行

1 陇西行 2 步出夏门行 3 上留田行 4 饮马长城窟行

2 董逃行

4悲歌5乐府6古歌7古歌铜雀辞

（一作孔雀东南飞） 7古歌辞8古诗

6艳歌行7皑如山上雪 一作白头吟 8满歌行

第二节 汉魏乐府及其类似之作品

乐府之前驱

介在四言诗和五言诗的中间，有一种过渡的新体诗，名为乐府。

严格的乐府，是专指能谱入音乐的诗而言，其历史、曲调种类、及代表作品，次章详述。广义的乐府，也可以说和普通诗没有多大分别，有许多汉魏间的五言乐府和同时代的五言诗很难划分界限标准。所以后此总集选本，一篇而两体互收者很不少。若勉强要求乐府和五言诗的分别，则：

第一，诗的字数、句法、用韵的所在，都略有一定格式，乐府则绝对的自由，

第二，诗贵含蓄婉转，乐府则多为热烈的直透的表现，

第三，诗必专门文学家乃能工，乐府则一般民众往往有绝妙的作品。

乐府文学之完全成立，当然在两汉时代，但其渊源却甚古——也可以说远在《三百篇》以前。盖人类情感自然发泄，不知不觉与天籁相应，便构成一种韵调，永远打动人的心弦。千百年后诵之，依然生起簇新的同感。这类文学，凡有文化的民族，无不皆有，而且起源极早，吾族也当然不能违此公例。如《卿云歌》、《击壤歌》等，我们若认为我国最古的韵文，便可以说他和汉初乐府正同一系统，只可惜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不多罢了。

春秋战国间，短篇的诗歌，从古书上留传的不少，虽时代和

作者姓名不全可信，大约认为汉以前作品，远不大差。今将其最有文学价值者录若干首。

宁戚《饭牛歌》：

南山矸，白石烂，矸音岸，峻削貌

生不逢尧与舜禅。

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骭，膝也。薄，迫也，言直到夜半

长夜漫漫何时旦。

这首歌见《淮南子·道应篇》。据说是齐桓公的大臣宁戚本是一位看牛的小子，有一天晚上，趁桓公往郊外迎客，“悲击牛角而疾商歌”，疾，急速也。商歌沉痛之音。桓公听见，知为非常人，命后车载归，授以国政。这类半神话的史迹，本来不大可信，但屈原的《离骚》已经说：“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可见这段故事，在战国时久已艳传。这首歌是否出宁戚，虽不敢断言，大约不失为战国前作品。磊落英多之气，活跃在句上。

《楚狂歌》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这首歌见于《论语》，说是“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论

语》这部书大致可信，其为孔子同时作品无疑。

(注)《庄子·人间世》篇亦载此歌，其文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趍(音促)，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此明是从《论语》敷衍出来，但亦足备战国文学之一种。

《楚渔父歌》

日月昭昭乎浸以驰，
与子期乎芦之漪。(一)
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
事浸急兮将奈何？(二)
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三)

这首歌见《吴越春秋》。据说是楚国的伍子胥避仇出走，后有追兵，走到江边，无船可渡，有位渔翁划着船来，唱第一段两句，叫他躲在芦苇里头，追兵寻不见他，跑了；渔翁又唱第二段，叫他上船；渡过那边岸后，渔翁看见他有饥色，弄东西给他吃，他不敢吃，渔翁又唱第三段。……《吴越春秋》这部书是东汉人做的，本来不可深信，但他的资料必有所本，这首歌也许是战国前作品。

浑良夫《噪》：

登此昆吾之墟，

绵绵生之瓜。
余为浑良夫，
叫天无辜。

这首似诗非诗的“噪”，见《左传》哀公十七年。浑良夫是卫国人，帮着当时的卫侯篡国，原许过他免死，到底却宣布他罪状，把他杀了。不久卫侯做梦，看见一个人“被发北面而噪”，噪出这几句饶有诗趣的话来。这种无影无踪的鬼语，本来算不得史料，但文章真佳极了，我们可以认为当时史家——或者就是左丘明的杰作。

越《榜人歌》：

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
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右越语原文)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垢耻。
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说君兮君不知！(右楚语译文)

这首歌见《说苑·善说》篇，楚国的王子鄂君子晰在越溪泛舟游耍，船家女孩子一面握桨一面拿土腔唱这歌。子晰不懂，叫人用楚国话译出来。古书上潘译的文学作品，当以此歌为最古

了。译本全受《楚辞》格调的影响，也有点后来南朝乐府的风味。以上所举都是《三百篇》、《楚辞》以外，另有体格，和汉初《垓下歌》、《大风歌》等极相类。虽其中容有后人润色，不能遽认定他的正确时代。但在汉乐府以前，此体为一般平民文学所常用，殆无可疑。

其见于正史年代撰人确凿可指，而向来传诵最广者则有下列诸篇。

《易水送别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右歌见《史记·刺客列传》。燕太子丹使荆轲行刺秦始皇，轲临行，他的朋友高渐离在易水上给他饯别，击筑而歌，轲和之。为"变徵"之声，最后又唱这两句，挥手而别。这歌虽仅仅两句，千百年后读起来，当时霜风飒飒满座白衣冠的情景，宛然在目。所谓"变徵"之声，像远从耳边迸裂。北方文学，得这两句代表，也足够了。

项羽《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右歌见《史记·项羽本纪》。项羽打最后的败仗，在垓下地方被汉兵重重围住。这位失败的英雄不肯降，不肯跑，夜间起饮帐中，和他的爱妾虞美人及平日常乘的骏马名骓者诀别，慷慨唱这首短歌。到天亮还冲锋打几个胜仗，便自刎而死。这首短歌，给二千年来许多武士很深的印象。一般人读起来，没有不替他洒同情之泪，在文学上价值之大，和《易水歌》可以埒。

同时得意失意两面恰相对照的，有汉高祖的《大风歌》：

> 大风起兮云飞扬，
>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右歌见《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既定天下，回到他故乡——沛，把许多故人父老子弟都叫齐来痛饮。酒酣击筑自歌此章。这首诗文学上价值，虽然比不上《易水》和《垓下》，但也能把高祖的个性完全表出。他还有《鸿鹄歌》如下：

>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
> 羽翼已就，横绝四海。
> 横绝四海，又可奈何？
> 虽有矰缴，将安所施！

据《史记》说，这首歌是高祖欲立爱姬戚夫人子如意为太子，

后不果，戚涕泣，高祖道："为我楚舞，我为若楚歌。"然则此歌也是《楚辞》流裔，但他的音节，我们无从研究了。

高祖死后，吕后执政，戚夫人被幽永巷，囚服舂米。他的儿子如意时封为赵王，夫人念子且舂且歌云：

子为王，母为虏。
终日舂薄莫，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这首歌虽没有多大好处，但也能见出真性情。

西汉文物，自应以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中为全盛时代。但纯文学的作品，其大著述如《淮南子》、如《史记》等不在此论除几篇堆垛的大赋外，其发摅性情之作，几乎举不出来。相传枚乘、苏武、李陵、卓文君的五言诗，我都不敢信说，详次章。流传可诵者，还是和《垓下》、《大风》同格调的几首短歌。内中关于李夫人的两首最佳，其一为李延年作：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其二为武帝自作：

是耶？非耶？立而望之。

翩何姗姗其来迟！

右两歌皆见《汉书·外戚传》，都是为李夫人所作。《汉书·艺文志》有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此两首或即其中之二。李夫人为协律都尉李延年妹，入宫大见宠幸。前一首延年歌以为媒者，后一首则夫人死后，武帝悼思，令方士摄其魂来，在帐后仿佛见之，退而作歌也。

汉武帝还有脍炙人口的一首诗，后人名之曰《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两首诗见《汉武帝故事》。《武帝故事》这部书是汉时人做的，不甚靠得住。这诗很不坏，但有点柔媚剽滑，没有西汉人朴拙气，我不敢十分相信是武帝作。

还有几首诗，的确是武帝所作，诗虽不佳，录之以见当时体格。

《瓠子歌》二首（见《史记·河渠书》）

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兮虑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吾(音鱼)出平。
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柏(同迫)冬日。
正道驰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返兮水维缓。——右其一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难。
搴长茭兮湛(音沉)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隤竹林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右其二

《蒲捎天马歌》(见《史记·大宛列传》)

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得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此外还有一首极别致的诗，乃元封三年作柏梁台成，在台上宴会，武帝和群臣每人做一句七个字的诗，后人名为《伯梁诗》。

日月星辰和四时。(帝)　骖驾驷马从梁来。(梁孝王武)
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　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石庆)

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卫青)	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儿宽)
撞钟伐鼓声中诗。(太常周建德)	宗室广大日益滋。(宗正刘安国)
周卫交戟禁不时。(卫尉路博德)	总领从宗伯梁台。(光禄勋徐自为)
平理清谳决嫌疑。(廷尉杜周)	修饰舆马待驾来。(太仆公孙贺)
郡国吏功差次之。(大鸿胪壶充国)	乘舆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温舒)
陈粟万名扬以箕。(大司农张成)	彻道宫下随讨治。(执金吾中尉豹)
三辅盗贼天下危。(左冯翊盛宣)	盗阻南山为民灾。(右扶风李成信)
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	椒房率更领其材。(詹事陈掌)
蛮夷朝贡常舍其。(曲属国)	柱枅欂栌相支持。(大匠)
枇杷橘栗桃李梅。(大官令)	走狗逐兔张罘罳。(上林令)
啮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	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

这首诗见于《三秦记》,也有人疑他是假的,但我比较的还相信他真。任昉《文章缘起》推他为七言诗之祖,依我看。七言诗之发达,远在五言之前,并不以此为始。俟第四卷叙五言起原时再详论之。

武帝时，因要控制匈奴，所以特别联络西域的乌孙国，因把江都王建之女细君立为公主，遣嫁乌孙王昆莫。公主嫁后，怀思故国，有歌云：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这首歌将自己情感照直写出，毫无雕饰，与《戚夫人歌》同算得妇女文学中佳品。

汉昭帝时，燕王旦谋反，为霍光所诛灭。将发觉时，旦忧懑，置酒宫中，会宾客群臣妃妾坐饮。旦自歌云：

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
横术术道也何广广兮，因知国中之无人！

他的爱姬华容夫人歌云：

发纷纷兮寘渠，骨藉藉兮亡同无居。
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
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安居，犹言何处栖身。

这两首歌沉痛悲惨，在古今诗词中罕见其比，和《易水》、《垓下》的哀壮之音却又不同。文学的色泽比汉高及戚夫人等所作更强

得多。

还有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有一首歌云：

>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
> 人生行乐耳，需富贵何时。

恽本是一位贵公子，失职家居，这首诗满肚牢骚，现于词色，后来因为怨望得罪诛死。

自《大风歌》至此，皆西汉作品。虽未齐备，亦可以见当时诗风之一斑了。综西汉一代，除前卷所录的赋和次章所录的正式乐府外，今所传的西汉诗大率皆此等体格。

《汉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可见当时之诗，无一不可歌。质言之，则凡诗皆乐府，除乐府无诗也。《志》中所著录一代歌诗凡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其目如下：

《高祖歌诗》二篇（案，当即《大风》、《鸿鹄》两歌。）

《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

《宗庙歌诗》五篇

《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

《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

《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

《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夫央材人歌诗》四篇

《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

《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

《邯郸河间歌诗》四篇

《齐郑歌诗》四篇

《淮南歌诗》四篇

《左冯翊秦歌诗》三篇

《京兆尹秦歌诗》五篇

《河东蒲反歌诗》一篇

《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

《杂各有主名歌诗》十篇

《杂歌诗》九篇

《洛阳歌诗》四篇

《河南周朝诗》七篇

《河南周歌诗声曲折》七篇

《周谣歌诗》七十五篇

《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

《诸神歌诗》三篇

《送迎灵颂歌诗》三篇

《周歌诗》二篇

《南郡歌诗》五篇

右目录乃西汉末——成帝时刘向所校录，在当时所流传者仅如此——数目恰和《诗经》相差不远。其中大部分，想是由武帝时所立“乐府”采集编成。我们读这目录有当注意者几点：第一，后人所传苏武、李陵、枚乘、卓文君——等五言诗一概不见，可知西汉是否有五言诗，大是问题；第二，当时之诗殆无一不可以入乐，其

中更有带着乐谱者，如《河南周歌诗》七篇带着《河南周歌诗声曲折》七篇便是；第三，各地方的诗当各有该地方的唱法，所以多冠以地方之名，如汉高祖的《鸿鹄歌》为楚声，杨恽的《南山种豆歌》为秦声，皆见于史；第四，此三百十四篇诗，现在流传确实可指者不过十来篇——如《高祖歌》、《李夫人歌》等，其余不宜尽佚。然则正式乐府中——《朱鹭》、《上邪》、《君马黄》……等调之“古辞”看次章其撰人无考者，内中应有一部分为西汉人作品，可惜不能一一分别指出了。

东汉以后，五言诗渐渐兴起，许多正式乐府的名作，当也是在那时代出现，容在次章再述。但其中还有几首诗，不是五言，不是乐府，而在文学史上确有永久价值者，请在这里顺带一叙。

梁鸿《五噫歌》：

陟彼北邙兮，噫！
顾瞻帝京兮，噫！
宫室崔嵬兮，噫！
民之劬劳兮，噫！
辽辽未央兮，噫！

鸿，字伯鸾，东汉章帝时人，以高隐得名。他和他夫人孟光举案齐眉一事，最为后世所艳称。他遗下的作品，只有这五句，然而低回悱恻，一往情深，足抵得一千多字的《离骚》，真是妙文：

张衡《四愁诗》：

> 旧序云,张衡不乐久处机密,阳嘉中出为河间相。……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其辞曰:
>
>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难,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
>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
>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峙躇,何为怀忧心烦纡。
>
>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张衡是当时一位大赋家,略传已见前卷。他的赋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至于这四首诗,却是志微而婉,夺胎《楚辞》而自有他的风格。

苏伯玉妻《盘中诗》:

> 山树高,鸟鸣悲,泉水深,鲤儿肥。
> 空仓雀,常苦饥,吏人妇,会夫希。

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还入门，心中悲。

北上堂，西入阶，急机绞，杼声催。长叹息，当语谁？

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还无期。结巾带，长想思。

君忘妾，未之知，妾忘君，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

黄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

姓者苏，字伯玉。人才多，知谋足。家居长安身在蜀，何惜马蹄归不数。

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马肥麦与粟。

今时人，知四足，与其书，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角。

这首诗最初见于何书，我还未考出。惟近人选本，都说是汉诗，其句法和汉《郊祀歌辞》颇相类，气格亦苍浑深婉，也许是东汉人作。

东汉诗自然不止这几首，因这几首既不是五言诗，又不是有一定腔调的乐府，纯从西汉体的短歌孳衍出来，所以附录于此。这一体一直到六朝以后，佳章仍不少，因时代的关系，再在别章附录。

第四章　唐宋时代之美文

第一节　词之起源

诗歌作长短句，汉魏乐府既有之，至南北朝人作品，其音节与后世之词相近者尤夥。如《咸阳王》、《敕勒川》、《杨白花》、《休洗红》诸篇其最著也。其每篇句法字数有一定者，则有如梁武帝之《江南弄》：

众花杂色满上林，
舒芳耀绿垂轻阴。
连手蹀躞舞春心。
　舞春心，
　临岁腴，
　中人望，

独踟蹰。

据《古今乐录》,此曲为武帝改"西曲"所制。凡七篇:一、《江南弄》、二、《龙笛》、三、《采莲》、四、《凤笙》、五、《采菱》、六、《游女》、七、《朝云》。同时沈约亦作四篇,简文帝亦作三篇,其调皆同一。武帝《采菱》云:

江南稚女珠腕绳,
金翠推首红颜兴。
桂棹容与歌采菱。
歌采菱,
心未怡,
翳罗袖,
望所思。

简文帝《龙笛》云。

金门玉堂临水居,
一颦一笑千万馀。
游子去还顾莫疏。
愿莫疏,
意何极,
双鸳鸯,
两相忆。

观此可见凡属于《江南弄》之调，皆以七字三、句三字四句组织成篇。七字三句，句句押韵，三字四句，隔句押韵。第四句——“舞春心”，即覆叠第三句之末三字，如《忆秦娥》调第二句末三字——“秦楼月”也。似此严格的一字一句，按谱制调，实与唐末之“倚声”新词无异。

梁武帝复有《上云乐》七曲，自制以代“西曲”者，今录其《桐柏》一曲：

桐柏真，
升帝宾。
戏伊谷，
游洛滨。
参差列凤管，
容与起梁尘。
望不可至，
徘徊谢时人。

此七曲句法字数亦同一，惟内中有两首于首四句之三字句省却一句，是否传钞脱落，不得而知。此外如沈约之《六忆诗》，隋炀帝全依其谱为《夜起朝眠曲》。僧法云之《三洲歌》、徐勉之《送客》、《迎客曲》，皆有一定字句。此种曲调及作法，其为后来填词鼻祖无疑。故朱弁《曲洧旧闻》谓“词起于唐人，而六代已滥觞也。”但严格的词，非惟六代所无，即中唐以前亦未之见。

词究起于何时耶?凡事物之发生成长皆以渐,一种文学之成立,中间几经蜕变,需时动百数十年。欲画一鸿沟以确指其年代,为事殆不可能。今案宋人论词之起源,盖有三说,其一,晚唐说。陆游云:

"倚声制词,起于唐之季世。"(注一)

其二,中唐说。沈括云:(注二)

"……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中之'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注三)

其三,盛唐说。李清照云:(注四)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偏举。……"(注五)

右三说若极不相容,其实皆是也。大抵新体的"乐府声诗",当开元、天宝间已盛起。"以词填入曲中",实托始于贞元、元和之际。至严格的"倚声制词",每调字句悉依其谱,则历唐季五代始能以附庸蔚为大国也。

汉魏乐府,什九皆四言或五言古诗,(注六)齐梁乐府,什九皆类似绝句的五言四句,(注七)皆句法字数篇篇相同,而谱调各别。汉魏之谱,六朝时已渐次沦亡,齐梁之谱,至唐景龙间尚存六十三曲,中叶后仅存三十七曲。(注八)音乐随时好而蜕变,本是

自然之理，加以唐时武功极盛，与西北诸种落交通频繁，所谓“胡部乐”者纷纷输入。玄宗以右文之主，御宇四十年，其间各种文化进步皆达最高潮，而音乐尤为其所笃嗜，有名之《霓裳羽衣曲》即其所手制。以故开元、天宝间新声叠起，崔令钦《教坊记》载三百二十四调，其中所有后世词调名不少。但其歌词之有无，不可深考。(注九)郭茂倩《乐府诗集》有“近代曲词”一门，所收皆盛唐以后之新声也。内中八十馀调，如《水调》、《凉州》、《伊州》、《石州》、《采桑》、《思归乐》、《破阵乐》、《浣沙女》、《长命女》、《一片子》、《醉公子》、《甘州》、《山鹧鸪》、《何满子》、《清平调》、《回波乐》、《大酺乐》、《雨霖铃》、《竹枝》、《杨柳枝》、《浪淘沙》、《抛球乐》、《忆江南》、《调笑》、《踏歌》等，或与后此词调名全同——如《浪淘少》、《忆江南》之类，或为后此词调所本——如《浣沙女》转为《浣溪沙》、《山鹧鸪》转为《瑞鹧鸪》及《鹧鸪天》、《水调》转为《水调歌头》、《甘州》转为《八声甘州》之类。(注十)内中所载歌辞，虽半属中唐作品，然亦有在盛唐及其以前者，如《回波乐》作者沈佺期、李景伯，《大酺乐》作者杜审言，皆中宗、睿宗时人，《忆岁乐》作者张说，《清平调》作者李白，皆玄宗时人。凡此皆声诗——即词之鼻祖自初盛唐之间已发生者。按原稿至此止

(注一)《渭南文集》卷十四《长短句序》。

(注二)括字存中，宋熙宁、元丰间人，与苏轼、王安石略同时。

(注三)《梦溪笔谈》卷五。

(注四)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李格非女，赵明诚妻。生元丰五年(一〇八二)，至绍兴四年(一一三四)犹生存。

(注五)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

(注六)四言如《郊祀歌》中各篇及魏武帝《短歌行》等，五言如《鸡鸣》、

《乌生》、《陌上桑》等。

（注七）如《子夜》、《欢闻》等。

（注八）见《通典》。

（注九）崔令钦年代无考，友人王国维据《唐书·宰相世系表》推定为玄宗时人。

（注十）见《乐府诗集》。

思想史类丛

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
十批判书（郭沫若）
中国学术史讲话（杨东莼）
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
汉代学术史略（顾颉刚）
魏晋的自然主义（容肇祖）
理学纲要（吕思勉）
两宋思想述评（陈钟凡）
晚明思想史论（嵇文甫）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

历史类丛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
社会进化史（蔡和森）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
中国民族史（吕思勉）
中国风俗史（张亮采）
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王治心）
中国教育改造（陶行知）
中国近代史大纲（蒋廷黻）

文学史类丛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梁启超）
中国纯文学史纲（刘经庵）
乐府文学史（罗根泽）
词曲史（王易）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
中国骈文史（刘麟生）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
晚清小说史（阿英）
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
诗史（李维）
白话文学史（胡适）
中国散文史（陈柱）

學術經典

學術
經典

民国学术经典文库


东方标达策划



ISBN 7－5060－0709－6/I·63　定价：15.50 元